

流動棲居

我努力追回我記憶中的城中村
風停在舊地
流動棲居
回鄉下棲居

◎呂志鵬
◎詩子
◎譚俊瑩
◎陳奇川

澳門筆匯



創於1987

澳門筆匯

2026年9月第98期

出 版	澳門筆會
文學顧問	李觀鼎、湯梅笑、廖子馨
總 編 輯	陸奧雷
副總編輯	賀綾聲、孟京
執行編輯	梁錦生、甘遠來、瑋嵐、司徒子榆
美術總監	山田設計
發 行	澳門文化廣場
承 印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書 號	ISSN 1680-6476
資助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集以中文創作的新詩、散文、小說、劇本等文學作品，內容不限，形式不拘。

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字數在一萬字以內為宜，優秀作品不受此限。凡投稿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及提供聯絡資料，並以電子檔郵寄至 penofmacau@gmail.com。一經刊登當奉稿酬，投稿後兩個月內未接本會通知，作品可自行另作處理。

《澳門筆匯》電子版
可於澳門筆會網站下載



創於1987

澳門筆會

電話：2872 0150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 11C

www.penofmacau.co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所有文字和圖片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流動的世代，何處為棲？

司徒子榆

身處後現代的時代之中，流動早已成為一種常態。

這種流動，有時是肉身的空間之間遷移的物理漂泊，有時則是內心反覆遊走、不曾安定的精神狀態。我們不停去接納、適應層出不窮的嶄新事物，也嘗試從厚重的歷史裡抽身，與過去保持一段審視的距離，在動盪的思緒之中，尋得片刻安頓——這本身，便是思想意義上短暫的棲居。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海浪》裡寫下“*I am rooted, but I flow*”，中文意思是“我扎根，但我流動”。這何嘗不是寫作者，在文學層面最真實的寫照？人可以永遠處於流動之中，卻依舊守住內心的根基。

於是這一次，我們邀請了眾多寫作者，書寫他們各自對於“流動棲居”的體悟與詮釋。我們想看一看，他們如何藉由文字這一載體，在不停遷徙的生命裡，尋找那個可以讓心靈扎根，得以停靠的落腳之處。

或許這樣，我們能藉由文學，直面這個時代最真實的命題：當一切都在不停變遷，我們該如何在永不止歇的流動裡，找到屬於自己可以安放自我的位置。

澳門筆匯

2026年9月第98期

流動棲居

- | | | |
|----|-----|-----------------------------------|
| 8 | 呂志鵬 | 我努力追回我記憶中的城中村 |
| 10 | 詩子 | 風停在舊地 |
| 11 | 譚俊瑩 | 流動棲居——觀Netflix紀錄片《排出毒塑：微塑膠威脅自救指南》 |
| 12 | 陳奇川 | 回鄉下棲居 |
| 15 | 鐸而 | 退潮 |
| 21 | 以馬 | 晚安，阿悅 |
| 27 | 南青弋 | 英子的“星空傳說” |
| 32 | 閔梓萌 | 成府路車流 |

創作大中華

- | | | |
|----|-----|-----------|
| 40 | 李烈聲 | 戰地春花格外紅 |
| 42 | 鄭靖 | 琉璃歲月，微觀人間 |
| 45 | 泛涵 | 33號遠征隊 |
| 48 | 黃莉蕎 | 沙梨頭一夜 |
| 51 | 阿德斯 | 甲必丹 |

東莞特輯

- | | | |
|----|-----|----------------|
| 54 | 湯梅笑 | 勞動者的歌——東莞新大眾文藝 |
| 56 | 陳浩星 | 寧遠大捷四百年祭 |
| 58 | 賀綾聲 | 東莞遊 |
| 60 | 望 風 | 東莞記 |
| 62 | 楊穎虹 | 守墓的蝸牛 |
| 67 | 玥 | 觀海戰博物館 |
| 68 | 李俊文 | 初見東莞 |
| 70 | 馬益林 | 不開心的傍晚 |

澳門文學動態

- | | |
|-----|-----------------------------|
| 85 | 筆會東莞採風關注素人寫作 |
| 86 | 澳門文學沙龍討論小說創作 |
| 88 | 筆會舉辦古詩詞叢書朗讀會 |
| 90 | 譚健鋤新作《致我的草堆街》7月亮相香港書展 |
| 91 | 彭執中《悟空請回答》榮獲“上海好童書”特別好書 |
| 92 | 司徒子榆登TEDx演講 以創作解讀“看不見的真實” |
| 93 | 南國書香節羊城書展開幕 澳門館亮相廣州展 |
| 94 | 粵港澳文學周三地作家對談 座談文化異同創作體會 |
| 95 | 澳門文學沙龍討論三創作人作品 |
| 96 | 澳門筆會代表團到哈爾濱開展采風交流 |
| 97 | 文總塔石會址啟幕 打造文化社團服務平台 |
| 98 | 澳門筆會舉辦《時間屬性——黃文輝詩·相展》 |
| 99 | “時光·月光——中秋讀詩會”德生大按圓滿舉行 |
| 100 | 文學館閱讀活動“字在生活：文學館與你閱讀當下”圓滿舉行 |



／流動棲居／

呂志鵬／詩
子／譚俊瑩／陳奇川
錯而／以馬／南青弋／閻梓萌



我努力追回我記憶中的城中村

◎呂志鵬

過去，有一人在一線天的縫隙裏思考
握手樓不過是幻覺被圍困的一場戲
但只要入內，就會不自覺墜入暗示
像沙甸魚一樣
擁擠又沾黏着
一種既親密又寂寞的沉鬱

可這樣的一座城，城中的一條村
我卻很喜歡
喜歡這裏聽不到汽車在城市中呼嘯
嗅不到欲望在高樓上滋長
耳朵和鼻孔
只放牧巷弄間草莽野氣
呆子和牛馬
我們總是這樣互相稱呼
這稚嫩的發音
即使在如何
潮濕的天
都會讓追想回南天的水珠傳遞路徑
或許是受到出租單間的屋脊長期擠壓影響
這甚至能漫延到粵語殘片裏七十二家房客裏
慢慢蓄積
我的懷裏揣着
青年時光，就這樣深釀的一壇苦酒
不容易被抹去

可這樣的體驗卻注定會有後遺症
就是在生命長河中會不停跌出回憶片段
然後隨年紀擴大成為故里

這自是後話，那時
在喧囂和沉默之間則繼續如常
編製起居流程
包括煲飯、切菜、洗碗及失敗
這導致我只能在石碑的食物裏迷路
三元的炒粉、四元的雞腿、五元的田螺
百分之三十的地溝油
卻有着百分之七十的快樂

雖然圓肚挺挺
但窄巷不窄
每個窗口都總會有光
次第點亮
為我過着別樣的人生
即使再普通的人也酣睡得鼻息均勻
也有屬於他們生活的身體
以及幻想的靈魂
在這個南方，更在此
你我，完美相遇
一起吃下苦
當再遇橫蠻的理想病復發
還能
記起生活原來應有努力的味道

愁緒在這略顯多餘
 他們襯衫上的汗水
 他們頭上稀疏的毛髮
 都有朱門和酒肉臭的痕跡
 能帶動某種海潮
 拼了命的深藍，深藍
 而我的小地拖則小心擦拭浪花翻起的水積
 安撫我因海的偶爾失語，以及追悔

飲勝
 喝瓶啤酒，拉東家長西家短
 今天送貨遲了，昨天推銷失敗
 紀念每一個成長裏值得反思的邏輯
 和短暫擁有的生命眩暈
 然後在成年的推土機中
 失去

城中村，我的城中村
 回憶裏盡是生活煙火
 一別三十年
 我倆大概只剩下些許口音還挨着喉嚨飛
 把我的帝國時代、紅色警戒、魔獸爭霸都贈
 給你
 讓澎湃的過去都通通回來吧
 再一次掀開郁達夫的自述詩
 與徐志摩道一聲珍重，再道一聲珍重
 等待時間繞行到最細節的那行
 我記得那時候時間很慢
 慢到能
 足夠記錄，青春中
 所有關於我的一切

風停在舊地

◎詩子

那年我們仨

結伴湘西

遠步張家界

後來我們仨

各奔東西

各路生活

可一不可再的

是風吹散了多年

一些小伙伴

曾一起霧裡

折花

截風

瞧那砂那石那岩

一天天佇在舊地

等有天我們重聚

聽那砂那石那岩

都矗成了三千奇峰

那個數字模糊的年份

我們曾埋下一枚郵票

種出一張絕版風景

多年以後

一個無處不數字的大白天

我翻開虛擬泥土

無常翻開了日常

一幀孤本回憶

在青春的幽谷

拔地而起

流動棲居

觀Netflix紀錄片《排出毒塑：微塑膠威脅自救指南》

◎譚俊瑩

炎夏安放了一個又一個蒸籠
 罩著小市民們
 所到之處
 我忍不住把瓶裝冰水灌入身體
 它順勢入侵
 路上有人穿著拖鞋徐徐而過
 托舉起腳板的塑膠，同時遊走於手搖飲品中
 像間諜識破每一個通關密碼
 我的純棉T敵不過
 下身遂為降溫的堡壘
 那條聚酯纖維褲像偷渡客夾藏鄰苯二甲酸酯，
 我不以為意，這透氣的觸感
 讓皮膚置身無限愜意
 它擁抱我的身體
 跟紙杯內的塑膠淋膜如出一轍
 前者混入皮膚，後者滲透血液
 環境流行病學家莎娜·斯旺辨識出一個個偷渡客

有些已從紙吸管潛入體內，滯留。
 據說被測試的六對不孕夫婦體內有大量鄰苯二甲酸酯
 這就是塑化劑本尊，
 常窩於洗碗的百潔布和塑膠手套中
 經牙刷刷毛登堂入室
 從頭皮滑向每根髮尾的塑膠梳
 它的子民龐大、群生聚集
 棲居、流動、棲居
 逾期居留……
 看頭頂憂鬱的藍
 蒸籠的煙裊裊一個塑膠造的天幕
 蒸架浸泡在汪洋中，那是塑膠的滄海了

回鄉下棲居

◎陳奇川

老家二樓翻修，折騰了三個月，吊頂、櫃檯終於完工。這次回去一看，頓覺滿室生光。我迫不及待地添置了空調、電視、冰箱等家電，又在廚房安好煤氣爐、淨水器與消毒櫃。隔日，到石橋頭家私城訂購沙發、飯桌、床榻等傢私，順帶網購鞋櫃、餐邊櫃和洗手台等器物，填滿家裏每個角落。

住了兩日，漸漸覺得，房子除了實用，還需有悅目的點綴。於是，我網購了裝飾擺件，甚麼福祿雙全、步步高升、大鵬展翅……擺在玄關櫃中，金燦燦的。萬年曆電子鐘表掛電視上，亮麗的畫掛牆壁上，梳妝台則擺好可旋轉、會發光的鏡子。事後回想，未免有點鋪張，仿佛紂為象箸，貪欲升級，就差箕子出來喝止。畢竟，每年寒暑假回老家，逗留的時間不足一個月，大可一切從簡。轉念一想，我已經在這兒將就了十來年，如今房子翻新，不如一鼓作氣裝體面些，也好讓妻兒回鄉時心有所盼。

算起來，這棟樓已經蓋了十五個年頭了。當年，村子臨近堤壩一帶規劃拆遷，舊屋夷為平地，大家各分得一塊宅基地。在父親的張羅下，五層樓很快起了骨架。原打算父母住在

一樓，我們兄弟四人正好一人分一層。無奈只裝修了兩層，家裏就已負債十萬，工程戛然而止。這樓房就如一個赤膊的莊稼漢，勒緊腰帶過日子。十多年後，債務終於清償。小弟卻不幸因病離世，裝修的事又擱置了。後來家裏賣田，手頭稍見寬裕，父親才打算重啟工程，偏偏查出肺癌，身體從此一落千丈。那年春節，我興沖沖地跟他商議裝修方案，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夠見到樓房完整的模樣。他只是聽，沒有吭聲。次日，他似乎想通了，笑着與我盤算蓋房的細節。可惜好景不長，病情突然惡化，計劃再度擱淺。

父親過世兩年後，裝修的事再度提上日程。裝修前，樓層分配是第一道難題。身為長兄，我讓二弟、三弟先挑樓層。三弟一家長期留在老家，與母親一起居住，便由他優先選擇。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三樓。二弟常年在外工作，平時很少回來，挑了四樓。餘下五樓格局有缺憾，頂層偏熱難當，不適合住。我別無選擇，只能選二樓。那時，二樓早已蒼老得厲害，鐵門鏽跡斑斑，牆壁出現裂縫，油漆變色，乃至剝落。我有點不甘心，但是為了一家人的和睦，只能如此。妻子也勸慰

道，反正一年到頭回老家的時間也不多，住在哪層也無所謂。況且，二樓上落方便，陽台視野也無遮擋。

很快，在小叔的監工下，架空層封牆了，瓷磚隨即貼上，防盜窗也安裝完畢。整棟樓如野雞化作鳳凰，一下子煥發神采。鄰居對母親說，樓房終於翻新好了，氣派多了！母親終於圓了多年的夢，笑逐顏開。唯一缺憾的是，二樓還是老樣子，雖重新刷過牆，但是灰白交錯，如不善化妝的婦人，羞於示人。反觀三弟的樓層，裝飾得亮堂堂，宛如新嫁女子，光彩照人。就在那一刻，我終於下定決心，徹底翻新二樓。當即聯繫包工頭，令其參照三弟家的風格，全屋定製。起初，母親顧慮水電線路不好改動，但還是應允了，擇定吉日開工。鄉下動土歷來要看黃曆，更何況母親向來敬奉神明。

然而，不幸的事還是猝然而至。施工期間，一位工人登高刮牆，噴水作業，結果一不小心從梯子跌下來，摔傷肩膀。包工頭立馬送他到醫院，發現傷勢嚴重，又轉往廣州救治，所幸手術還算順利。停工期間，我也不便催促進度，倒是托包工頭轉交慰問金給受

傷的工人。半個月後，裝修的事才恢復了。每周，與母親通電話，頭等大事就是詢問工程進展。進度緩緩推進，如同田地裏的莊稼慢慢拔節生長。母親生怕再出事端，便請小叔時不時過來看管。好不容易等到櫃子安妥，油漆刷了，水電佈置完畢。工程結束，母親又張羅着去拜神明，祈求平安。我心裏想，之前開工已擇吉日，還不是照樣出事？拜與不拜，其實也改變不了甚麼，不過就是求個心安。在安裝淨水器時，工人想在灶台打孔。母親十分惶恐，惟恐驚動灶神。那刻，我忍不住發脾氣了，好在工人調整線路，事情順利解決。事後想想，其實也沒必要與她計較。

如今，二樓裝修完畢，踏進屋內，賞心悅目。站在陽台遠望，從前那塊菜地還在，只是自從窄嘴叔的妻子病逝後，便已荒蕪。田地兩側蓋起高樓，俯瞰前面一行行舊厝——潮汕典型的“四點金”宅院。大多門庭冷落，少有人住。不遠處便是堅伯的大宅院。他早年在商致富，回來興建豪宅，當年張燈結彩，何等風光！不過，只有逢年過節，他才拖家帶口回來短住。我不由得想起年少時，自家老屋日漸擁擠，兄弟四個便跟隨祖母寄居

到這大宅院，度過漫長的中學歲月。如今，堅伯早已作古，宅子前院也改成了路，剩下滿牆剝蝕，昔日精緻的雕塑已蒙了塵，華麗的壁畫也褪了色。多年以後，我這精心打造的二樓，怕也會像那宅子垂垂老去，如靠妝容維持容顏的女子，終究抵擋不住歲月。可那又如何？曾經美麗過，便足夠回味了。

置辦家具之前，小叔請來三位女工打掃衛生。她們忙忙碌碌了一整天。等到窗明几淨，我將年少時買的書籍全搬上二樓。從前曾留存的中學語文課本，因南方潮濕霉變，不得不捨棄了。剩下大多數是皺巴巴的二手書，其中不乏翻版書，紙頁泛黃，沾滿灰塵，有一股陳年氣味。擺上米黃色的書架，它們像一群結伴進城的鄉民，侷促地站在新環境裏，顯得格格不入。這些書大多是我和二弟寄居大宅院時一本本攢下的。那些年，日子過得十分鬆弛，我常常斜倚在藤椅上，蹣起雙腳，慢悠悠地看書。不少書曾一翻再翻，《福爾摩斯探案集》《平凡的世界》《圍城》……每本書籍都是一處心靈秘境，撫慰過我孤獨的歲月；

亦是一方天地，安放了我躁動的青春。

整理書籍之際，我翻出了那本久違的相冊。裏面有工作時拍的家庭大合照。那是蓋樓之前，我們暫居烈鴻兄舊屋時拍下的。適逢冬天，在天井中，父母坐在藍色的塑膠凳上，我與妻子、三位弟弟站在後排，臉上是青澀的笑。那段寄人籬下的歲月，說起來頗有些落魄。與房子的相遇，光有緣分，沒有名分，終究住不進心裏去。好在一年半載之後，新樓落成，我們恍如漂泊的船得以靠岸。可惜，父親與小弟都不能好好享受這棟翻新的房子，真是終身憾事！

從中學、大學到踏入社會，我們一步步地遠離故土。從小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鄉，不知何時反成異鄉。我們早已不再固守一處家園。可縱然回鄉下短暫棲居，老家終究不同於酒店或公寓。這裏有祖輩、父輩留下的足跡，有親朋好友的念想。蘇軾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在歲月的長河中，我們都是世間暫居的過客，並終將會離散遠去。唯有記憶，從未遷徙。

退潮

◎鐫而

一

深夜十一點，陳柏把最後一張畫從畫架上拆下來。

壓克力顏料已經乾透了，表面結了一層極淡的光澤，在燈下泛著薄薄的水光。漁夫背對畫面，網收在臂彎裡，月光停在網眼之間，像一捧隨時會漏走的水。他用指腹輕輕碰了一下畫面的邊角，紙張乾燥而微涼，那觸感他熟悉了十年——從藝校的課堂到租來的工作室，從紙張到畫布，從鉛筆到壓克力，這雙手已經摸過太多張畫，卻從未習慣那最後一筆落下之後的空曠。

他把畫靠在牆邊，畫架折好，收進角落。

十年前他從藝校畢業的時候，站在學校門口那棵鳳凰木下，跟幾個同學抽了最後一根煙。鳳凰木正開著花，紅得像要燒起來。有人問他畢業之後打算做什麼，他說：“畫畫啊。不然呢？”那時候他真的相信，只要畫得夠好，就一定能靠畫畫活下去。老師說過，手藝這種東西不會騙人，你花多少時間在紙上，紙就會還你多少。他相信那句話。他相信技藝是累積的，付出不會白費。他相

信很多事。現在想起來，那些相信像紙一樣薄。但他不後悔相信過。他只是沒想到，紙會這麼容易破。

他在桌前坐下來，打開手機，搜尋外送平台的註冊頁面。

夜深了，內港的潮聲從窗縫滲進來，低低的，像有人在不遠處翻動一本厚重的書。陳柏抬起頭看向窗外，碼頭的燈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金色，隨水波輕輕晃動。他看了一會兒，又低下頭繼續填表格。

系統問他是否在職。他選了“自由職業”。

職業欄的選項裡沒有“插畫師”。他滑了幾下，手指在螢幕上停了片刻。十年前他填第一份工作申請表的時候，職業欄裡有“插畫師”的選項。那時他覺得這個世界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一個位置，他只需要走進去坐下。現在那個選項不見了。或者說，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最後他選了“其他”，在空白框裡打了兩個字——“待定”。打完之後他盯著那兩個字看了很久，沒有修改，按了下一頁。

房間很安靜。牆上那面曾經貼滿草稿的位置現在空了，只剩下一排圖釘孔，在燈下投

出細小的陰影。那些釘孔密密麻麻的，有些周圍還殘留著紙屑，是他撕草稿時留下的。他剛搬來這間唐樓的時候，覺得牆壁太白，像一張沒人動過的紙。後來他一點一點把它填滿，現在又一張一張撕乾淨，牆壁回到當初的模樣。但釘孔留下了。

床底有三個紙箱，用膠帶封了口，上面壓著幾本舊畫冊。裡面收著過去兩年所有的草稿和未完成的習作，還有更早的東西——藝校時期的素描本，第一份作品的作品集，一些被他留著卻從未再翻開過的紙。它們安靜地躺著，鉛筆線條在黑暗中繼續沉睡。

手機還亮著，頁面停在“上傳證件”的步驟。他把身份證拍了照上傳，然後放下手機。

他從抽屜裡翻出計算機。按了一遍：時薪五十五，一天八小時，一週五天，一個月大概二十個工作天，八千八。又按外送的數字：全職月薪一萬五起跳，勤力一點可以到兩萬。不用等乙方收錢，不用等甲方確認，不用改第八稿第九稿。送完一單，錢就到帳。他把計算機關了，數字還留在腦子裡，像潮水退去後留在沙灘上的印痕。

去年他接了六個案子，總收入四萬二。平均一個月三千五。連房租都不夠。房租是四千二。他還記得去年九月那張繳費單貼在冰箱上的時候，他在旁邊站了很久。冰箱嗡嗡地響，白光從門縫裡透出來，照著那張紙上黑色的數字。他把繳費單撕下來，折好，放進抽屜裡。那個抽屜裡還有另外幾張類似的單子，有的繳了，有的過期了。

他畫得比以前多了。以前一張畫畫兩週，現在一週可以出兩張。速度變快了，報酬沒有

變。他以為熟練會帶來價值，但市場好像不太在乎一個人的手熟不熟——它只在乎價格。而價格，正在被那些三十秒就能生成一張構圖的東西不斷往下拉。

十年前他在藝校的畢業展上，有一張畫被一個收藏家買走了。八百塊。他拿著那八百塊請全班同學吃了頓飯，喝了很多酒，有人拍著他的肩膀說“你以後會很有名”。他記得那天晚上路燈的光是黃色的，落在溼漉漉的柏油路上，像一條碎了的金帶子。他不知道那個收藏家現在在哪裡，也不知道那張畫現在掛在哪面牆上。他只記得那天晚上的光。

手機亮了一下。程念發來訊息，問他睡了沒有。他回：“還沒。在算東西。”隔了幾分鐘她又發來：“我過來一趟。”陳柏看了一眼時間，十一點四十分。窗外傳來貨船出港的汽笛聲，短促而低沉。他說不用了，但程念沒有回。他知道她的個性。

二

十二點剛過，門鈴響了。

程念站在門口，頭髮被夜風吹得有些亂，幾縷髮絲貼在額角。她手裡拿著一份對摺的打印稿，紙張邊角被風掀動了一下，又落回去。她穿了一件淺灰色的外套，肩上還帶著外面空氣的涼意。

她走進來時沒有問他在算什麼，把稿子放在桌上，說：“分鏡稿確定了。如果你還想畫的話。”

陳柏接過來翻了翻。二十四頁，每一頁都有她用鉛筆寫的註解，字跡工整而細密。有些頁面的邊角被她修改過多次，鉛筆痕跡疊

了好幾層，像海浪一層一層湧上沙灘又退下去。他翻到第三頁的時候停了一下。旁邊的註解寫著：“腳踝濕了，再乾了。”

那個“再”字被鉛筆塗過又描深，筆畫比旁邊的字粗一些。他記得原稿上寫的是“又”。第一次讀的時候他就注意到了那個“又”字，當時沒有說什麼，只是覺得語感上還可以更好。後來程念自己改了，改完之後發訊息告訴他。他回了兩個字：“好字。”現在那兩個字變成鉛筆的痕跡，留在紙頁的空白處。

“你把『又』改成『再』了。”他說。

程念點了一下頭：“你上次說是好字。”

陳柏看著她。燈光從側面照過來，在她的頰邊投下淡淡的影子。她沒有繼續說下去，只是安靜地站在桌前，等他翻完。

他把稿子放在桌上，走到窗邊，推開窗。夜風湧進來，帶著內港的鹹味和柴油的氣味。他點了一支菸，火光在暗處亮了一下，隨即暗下去。煙從窗口飄出去，散進夜色裡，像一條細線被風拉斷。

“我今天算了一筆帳。”他說，“做外送的話，全職月薪一萬五起跳，勤力一點可以到兩萬。不用等乙方收錢，不用等甲方確認，不用改第八稿第九稿。送完一單，錢就到帳。”

他沒有回頭看她，菸又亮了一下，灰落在窗台上。

“你知道我畢業那年，有人買了我一張畫，八百塊。”他說，“我拿那筆錢請全班吃飯。我跟自己說，這是開始。以後會越來越好。十年過去了，八百塊還是一張畫的價錢。房租倒是漲了。”

程念靠在桌邊，安靜地聽。窗外的風持

續吹進來，把桌上的稿紙邊角掀動了幾下。她伸手壓住，等風過去了才開口，聲音比平時輕一些：“你還記得你畫那隻手的時候，發訊息告訴我——說你覺得那隻手會說話嗎？”

陳柏記得。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那個下午他在碼頭邊蹲了很久。陽光從西邊照過來，把甲板上的纜繩影子拉得很長。一個補網的工人坐在船頭，低著頭，雙手在網眼之間穿梭。陳柏坐在岸邊的石階上畫了兩張速寫，然後走近了一些。那個人抬頭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又低下頭繼續補。

那雙手粗大，指節厚實，關節處有深深的皺紋。右手拇指根部有一道舊疤，顏色比周圍的皮膚淺一些，像一條淡色的細線。食指和中指的關節比別的指頭粗一些，大概是常年握梭子握出來的。指甲縫裡嵌著鉛灰色的痕跡，怎麼洗也洗不乾淨的那種。他回來之後畫了四天。第一天只畫了拇指根部的舊疤，第二天補上食指彎曲的弧度，第三天整隻手成形，第四天調整了三次關節處的皺紋。畫完之後他盯著那隻手看了很久，心裡湧起一種安靜的滿足感——很小，小到幾乎不值得說出口，但它在。

他把那張畫拍下來發給程念，說：“我覺得這隻手會說話。”程念回：“它說什麼？”他想了想：“它說它補過很多網。”“然後呢？”“然後就沒有了。它就只是說它補過很多網。”

那張畫後來賣掉了，賣了八百塊。買家說喜歡手的質感，問他有沒有更多類似的作品。他說有。但後來再也沒有接到那個買家的訊息。

陳柏把菸按熄了，菸蒂在窗台上留下一小圈焦痕。“那隻手會說話，但沒有人要聽。”

程念走過來，把桌上的分鏡稿重新對齊邊角。她做得很慢，像在整理一件需要被好好對待的東西。然後她把稿子推回他面前：“它會說話，我知道。你畫它那天發給我看，我看了很久。那是你畫過最好的手。沒有人的手比那張更像在活著。”

陳柏沒有回答。他低頭看著那疊稿子，封面是空白的。程念還沒有替這本繪本取名。她以前說過，名字要等畫完才取，因為畫面會告訴她標題是什麼。他翻開封面，裡面夾著一張紙條，是他沒見過的。上面是程念的字跡：“如果改完二十四頁還想畫，我給你加扉頁。不算稿費，算我欠你的。”

他看了那行字，沒有說話，把紙條夾回原處。

“你明天去註冊嗎？”程念問。

“嗯。”

程念點了點頭。沒有說“再想想”，沒有說“可惜”，只說了一句“那明天我幫你把畫架收好”，然後拿起包走向門口。開門的時候她回頭，半張臉被走廊燈光照亮，另半張隱在陰影裡：“那個『再』字，我改的時候想的是——一個人站在那裡，水來了，退了，又來了。他可以選擇走開，也可以選擇繼續站著。選擇繼續站著的人，不是因為他不怕水，是因為他想看看水退之後留下什麼。”

門關了。腳步聲沿著樓梯往下，一層一層變遠。陳柏站在窗前，看著程念的身影穿過街道，夜風把她的頭髮吹起來。她走到路口

時停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他窗戶的方向，抬手揮了一下，然後轉過街角，不見了。

他回到桌前，重新打開分鏡稿。扉頁裡那張紙條還在，他抽出來又讀了一遍，翻到背面，想寫什麼，筆尖在紙面上留了一個小小的墨點，然後他把筆放下，把紙條夾回去。

窗外的潮聲持續著。他把窗關上，熄了燈。黑暗中，那張漁夫靠在牆邊，月光在暗處泛著極淡的亮。

三

第二天下午，陳柏完成了外送平台的註冊。審核通過的通知來得很快。他換了件深色的上衣，檢查機車油量，把手機架在龍頭上，打開接單頁面。系統跳出第一單——關閘附近一間粥店，送到青洲，報酬二十四塊。他按了“接單”。

午後的陽光從騎樓的縫隙間漏下來，在柏油路上投下一塊一塊的亮斑。他穿過熟悉的街道，經過雜貨鋪、鐵閘半拉的鋪子、門口蹲著剝豆子的阿婆。他以前畫過那些——畫過水果的顏色、鐵閘上的鏽痕、阿婆的手。現在他從旁邊經過，油門一催就過去了。

經過十六浦的時候他往碼頭看了一眼。海面灰濛濛的，幾艘漁船泊在岸邊，風從海面吹過來。他以前常坐在那邊畫速寫，一坐就是一個下午。現在那些畫面只是一瞬間就過去了。但他記住了——他在心裡留了一筆，像鉛筆在紙上輕輕劃過。

晚上接的單多了起來。他從氹仔送到路環，從路環回到澳門半島。有些街道從未騎過，有些巷子窄得只能單向通行。穿過陌生

路段時，他會看見一些從前沒注意過的細節——門口種滿盆栽的小店、漆成藍色的鐵門、陽台上晾衣服的老人。那些畫面很快被下一條街取代，但有些留下來了。

送到第十幾單的時候，他停在一間民宿門口。櫃檯年輕人接過外賣，他轉身要走時看見牆上掛著一幅小畫。裱在簡單的木框裡，畫的是一隻手。粗大，指節厚實，關節處有深深的皺紋，指甲縫裡嵌著鉛灰色。線條不算專業，像是隨手的速寫。姿勢和他畫過的那張不一樣——這隻手攤開著，掌心朝上——但那種對皺紋和傷疤的專注，讓他一下子停住了腳步。

“這誰畫的？”

“老闆娘畫的。她以前住這邊，說喜歡補網人的手。”

陳柏站在那幅畫前面，看了很久。畫框的玻璃上有一層薄灰，角落有一小道裂痕。那隻手在玻璃後面靜靜地攤開著，手心向上，像要接住什麼。他不知道畫這幅畫的人是誰，不知道她為什麼會坐在碼頭邊畫一隻補網人的手。但他知道畫這幅畫的時候，那個人一定也看過那雙手很久。

走出民宿時天全黑了。風從海面吹過來，帶著鹹味和夜涼。他跨上機車，沒有立刻發動，坐在那裡聽了一陣風聲。他想起自己畫的那隻手，現在不知道在哪裡，掛在誰的牆上。但至少在他畫它的那個下午，那些皺紋和傷疤被一條一條畫下來的時候，那隻手確實“說”過一些什麼——不是說給買家聽的，不是說給甲方聽的，就是說給他聽的。它說它補過很多網。

四

最後一單送到望廈，一棟舊唐樓。他把湯麵交給一個中年男人，那人接過袋子時看了他一眼：“你以前是不是畫畫的？我在網上看過你的圖。”

陳柏停下腳步：“以前是。”

那人點點頭：“那張漁夫背影很好看。我存了。”

門關了。陳柏站在門口，樓道很安靜，只有街道偶爾傳來機車經過的聲音。他看著那扇門，門上的鐵漆有些剝落，露出底下深色的金屬。他站了幾秒，然後轉身下樓。

推開一樓鐵門的時候，夜風從街道那頭灌進來，帶著內港的鹹味和遠處燒烤攤的煙火氣。他跨上機車，手機顯示今天接了十九單，收入四百五十二塊。他看了那個數字一會兒，熄了螢幕。

回家的路上，他經過海邊公路時停了下來，熄火，坐在車上看著海。夜色裡的海面很安靜，對岸的燈火在水裡碎成一片一片的，隨水波聚攏又散開。風從海上來，涼涼的，帶著潮水的氣味。

他想起程念說的那句話——“選擇繼續站著的人，不是因為他不怕水，是因為他想看看水退之後留下什麼。”他以前一直以為自己是在等水退。等市場變好，等AI熱潮過去，等更多人看見插畫的價值。等了很多年，水沒有退，反而越漲越高。於是他決定往岸上走。

但他坐在車上看著海的時候，知道自己並沒有真的離開。只是換了一個位置站著。以前蹲在水邊畫那些被潮水帶來的東西，現在騎著車穿過這座城市的街道，看見的仍然是

那些被潮水沖上來的東西——燈光、人影、牆上的塗鴉、掛在民宿裡的手。也許退潮之後留在岸上的，從來就不是那些最大的、最顯眼的東西。是這些小的——一隻手的輪廓，一張被存下來的圖，一個陌生人說“很好看”。

十年前那個夜晚，鳳凰木開著花，路燈的光落在溼柏油路上，像一條碎了的金帶子。他站在學校門口，跟同學說“畫畫啊不然呢”。那時候他以為退潮之後留在岸上的會是最大的那塊石頭。他不知道，留在岸上

的其實是那些最輕的東西——一片貝殼、一張畫、一句話、一個人記得你畫過一隻會說話的手。

風持續吹著。海面在夜色中緩慢起伏。陳柏坐在那裡，等到風把臉吹涼了，才重新發動機車。

回到家已經快凌晨一點。他推開門，走過去，把那張漁夫從牆邊拿起來，放在燈下，認真地看。

晚安，阿悅

◎以馬

在泛藍的天光之下，一望無際的銀白色沙漠，巨大的超現實建築聳立其間，就像在平原拔地而起的山一樣突兀。整個空間裡沒有風、雲，自然也無分涼爽或燥熱。星球 Myrkzul 地表之下無數蔓延交錯的陰暗洞系內，便是蜥蜴族人 Kressh 生活的地方。

由於常年居住陰暗地底洞穴，加上蜥蜴人自身的新陳代謝緩慢、細胞再生與修復能力強，因此無論雌雄蜥蜴人的平均壽命都達八百地球年。Kressh 初來地球時剛成年不久，才二百一十歲。除了瞳孔淺棕色、鼻子長、手腳細長比例有點不協調之外，他和人類沒有任何區別。也正因為蜥蜴人與人類長相、思維的高度相似性，這幾十年來湧來了大量 Myrkzul 星球的人，他們掌握著最尖端的技術，在最前沿的行業工作和發展。無論雄雌蜥蜴人，生理結構都無礙於他們與人類結婚生子。

蜥蜴人沒有強烈情感需求，結婚生子只是為融入人類社會的例行公事。在地球生活的這些年，Kressh 總共見過三次蜥蜴人同伴和他們的伴侶，和睦程度並不亞於人類。起初 Kressh 在美國一家科技公司任職，等到他

的監察任務結束後，就被調派到了中國澳門。南方的氣候濕熱、雨水多，一到夏季更是颱風暴雨不斷，草木瘋了一樣地亂長，這和他一向乾燥的生存環境差異很大；不過澳門的煙火氣息極濃，一路走來都有無數美食和食肆，看得 Kressh 眼睛發亮。

初來乍到的 Kressh 沒有汽車，巴士出行時總要被買菜阿婆摩擦、擠壓，“唔該借借、司機有落、你塞喺度做咩”，他不懂粵語，呆站著，被罵了幾句後轉頭，一雙淺棕色豎瞳盯著對方，皮膚蒼白毫無血色，嘴裡吐出分叉細舌，“嘶嘶”，阿婆看了他一眼，嘴裡念叨“鬼佬”，罵罵咧咧繞開他下車了。

Kressh 這次在某公司的財務部門入職，任務是持續監察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和居住環境探測。他名字被簡化為 Kris，由於他坐在辦公室裡，總是一副臉色蒼白、營養不良的樣子，好心的同事周思悅經常把冷氣溫度調高，還拿外套給他穿上，儘管他表達自己並不冷、這種溫度最適宜他生存，阿悅依然看得出，他的細胳膊細腿在十八度房內，已經凍到有點失去人類皮膚光澤——發紫了。

尤其是 Kris 身材修長，體重卻僅僅破百。

阿悅難以相信在今天的澳門，居然還有人會餓到營養不良。在下班後，她好心帶他去大牌檔吃夜宵，端上桌的“椒鹽九肚魚”、“啫啫田雞煲”和“乾炒牛河”，讓Kris直咽口水。就連桌上的啤酒，也如甘露般美味。

“怎麼樣？好吃嗎？”

“謝謝，第一次吃。”Kris習慣用英語，使用的粵語還不熟練。

阿悅同情地看他，“父母沒帶你吃過嗎？”

“沒有。”Kris的母星人口少、物資豐富，但並沒有發展出地球這樣豐富多元的娛樂資源和飲食文化。阿悅更同情了，把菜夾給他“多吃點。”結賬後，阿悅看見了什麼，興奮衝到門口，原來是一隻淺黃色小貓。

“好可愛呀！”阿悅興奮摸貓。

這隻流浪貓是附近的常客，它很乖，臉很圓，皮毛柔滑光澤，蹲坐著配合她。身邊女伴往往看見貓狗就走不動道，他不能理解貓狗的可愛之處，也並不討厭。在絕大多數蜥蜴人系統裡，只有“平靜”、“快樂”、“不安”這幾種情感狀態。他只能裝模作樣地蹲下身去摸貓。

他的動作既敷衍又不舒服，貓咪很快跑走。Kris鬆了口氣，阿悅遺憾地看向它，心疼地說，“它好像缺鈣啦，或者身體不舒服，走路有點瘸。”Kris無法感受生病或者受傷，蜥蜴人身體有強大的修復能力，尾巴斷了也不會死，他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好沉默。

阿悅認真思考：“得給它檢查身體！”Kris點頭，人類處理傷痛的方法就是去

醫院，但以澳門的經濟水平，帶動物去診所治病、花費頗高。他的思維對數字、邏輯這類問題格外敏感，問：“貴嗎？”

“我學過獸醫，小病可以給它治，實在很嚴重只能去醫院。我已經救助了八隻小動物啦。”

“家裡會不會放不下？”

“絕育後就送人領養，現在家裡還有兩隻小貓一隻小狗，你可以來我家看噢。”阿悅是兼職獨立義工。這句邀約又讓Kris為難了，他不想看貓狗，但了解人類居住環境是他的任務之一。他說：“有時間就去。”

“我家還有電影和零食，看，就在那棟樓。”

“好巧，我家也在這，三樓。”

“我住五樓呢，以後我們可以經常串門呀。”

熱情邀約讓Kris一愣，他吐出分叉舌頭，“嘶嘶”，這是他的習慣性思考動作。總結所觀察過的樣本後，他得出結論：這個人類屬於當下社會中，非常有愛心、同理心、熱情的稀有人類，她對一切苦難、疾病、貧窮都感同身受，會幫助流浪貓狗，甚至是流浪的外星人。幫助自己只是出於善良性格，而非其他原因。

現代社會培養出扎堆的功利、冷漠、平庸的地球人，這類樣本在他的母星數據庫裡非常多，阿悅保持著原始的淳樸熱情，又有現代社會的精明，微妙的反差感很吸引他。Kris笑了，已經收起的尾巴也彷彿在愉快搖動，阿悅看他蒼白的臉頰此刻浮現一層薄薄的紅

暈，“你笑什麼呢？難道你喝醉啦？”

Kris一愣，剛才飄忽意識和輕盈的感受，確實前所未有的。這就是地球人所謂的“醉酒”？他看向手中的啤酒罐，點頭，“嘶嘶（是是）。”

在朦朧夜色之中，街道逐漸安靜了下來。兩人搭乘同一部電梯，各自回家。Kris的家頗有廢墟風格：沙發、桌子、一張床和四面牆。他覺得有些空曠，但也想不出要佈置什麼。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電腦的幽幽藍光，落滿一室。沒有月光、沒有星辰，甚至沒有塵埃，像極了他在母星時的居住環境。

他打開遊戲《我的世界》。這款遊戲在二〇〇九年就出了，然而時隔多年後來地球的Kris才有幸玩到。他在遊戲裡開天闢地、建房子、挖地基、修水渠、種菜，這種自由以及隨心所欲地改變環境，即便在他科技發達的母星Myrkzul也是辦不到的。

地球的遊戲日新月異、眼花繚亂，有大量製作精良、免費或低價的遊戲不斷推出。玩遊戲是Kris的唯一愛好，直到臨睡前，他才抽空給總部發送一天以來的觀察報告。描述氣溫、濕度、環境是否宜居，人類國際大事件和政治事件等等。

新的一天，澳門不下雨的時候，便是艷陽高照，街道光芒反射刺目炫眼，Kris一出門，路上已堵得水洩不通，超大型汽車與電動車、單車混作一團。到了公司辦公，穿好的襯衫已經微微滲汗，一絲不苟的髮型也有些亂了。他狼狽坐下，才看見阿悅帶來一個捕貓網。

“今天我要把小貓抓來，幫她做檢查還有

絕育。”阿悅解釋。

下班後的兩人，到了昨天的大排檔，找來找去，卻看不見昨天那隻小貓了。阿悅奇怪道：“它一直都在這附近徘徊，這是去哪了？”Kris顯然也在思考，他吐出一點舌尖“嘶嘶”。兩人遍尋四周，都沒有小貓蹤跡。這時的阿悅感覺不對勁了，她急道，“它平時不會這樣的，該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Kris其實並不著急，但看阿悅急得滿頭大汗，跑進草叢裡去伸手扒拉的樣子。又到處亂轉，呼喚著小貓。他只好偷偷豎起皮膚鱗片，探測四周環境波動變化，這是蜥蜴人的能力之一，可以定位生物信息，不過在地球，他是被禁止在人類面前使用這種能力的。

很快，他找到附近一個公園，在一堆雜亂的草叢枯葉中，那隻小貓只露出一雙眼睛，警惕盯著他們。“咪咪，我來看你啦。有好吃的。”阿悅打開手中貓條，引誘它出來。小貓猶豫看著他們，喵了一聲，並沒有出來。

“怎麼回事呀，它平時最愛吃貓條。”

“用網把它抓出來。”

“不行，有欄杆卡著，伸不進去。”阿悅更擔心貿然動手，貓咪驚嚇逃跑。

“它跑不了，因為它受傷了。”Kris簡單道。

他蹲下身，一雙蛇般的淺色豎瞳盯著貓，無聲地說“我來幫助你。”面對這個非人類生物，貓或許是聽懂他的信號，或許是被他奇怪的眼睛所震懾了。總之，當Kris伸長胳膊，越過欄杆撈它時，貓咪很乖巧一點沒動地就被撈了出來。

送進醫院才知，貓咪內臟出血、腿部骨折，它在醫院吐了血，精神狀態很差但還在頑強地堅持。醫生從傷口位置判斷，懷疑是遭人虐待。阿悅出來時氣得落淚，非要調監控找出兇手。Kris翻閱《動保法》，心想如果要入刑，必須找到足夠監控證據表明是該人所做行為；監控也必須是警方調閱，報案人沒有權限。

送阿悅回家。開了燈，她心情低落、一聲不吭地蹲下身餵貓狗。Kris見狀，不知怎麼安慰，只好自覺去廚房做飯。為適應地球生活，Kris提早一年學習廚藝以及駕駛等基本技能。等阿悅從恍惚狀態中抽離，理清了所需材料和舉報思路時，Kris已經端著豉汁蒸排骨和豆芽木耳炒粉條出來了。

“不好意思，我剛剛有點失控了。”阿悅歉意地說，“你是客人，本來應該由我來招待你的。”

“做飯給一個人吃和兩個人吃，工作量差不多。”Kris對此無所謂。客廳開了一盞昏黃的小燈，滿室溫馨，放眼可看見沙發上的公仔、地上打鬧兩隻貓、電視播著新聞。Kris沉默地用飯，心裡卻很佩服她將生活佈置得井井有條的能力。

原先六神無主的阿悅，心情逐漸平復了下來。貓咪在住院治療，她和Kris討論後續報警辦法。錄口供、調查和查監控都需要時間，之後的兩周裡，阿悅都很忙碌，Kris只能兼職照顧她家的動物，有時候她放假不在，Kris就用她給的備用鑰匙開門，直接進來餵貓和打掃衛生。半個月後，警方鎖定了嫌疑人，當天

他身穿黑色短袖、藍色長褲，監控清晰拍到，他在街角反復把小貓抓起摔在地上。

嫌疑人被傳喚到警局接受調查。

“虐待動物的本質就是虐人，故意刺激正常人的精神狀態，這種事絕對不能原諒，我要為貓咪討回公道。”

對是非善惡早已淡然的Kris，對人間的規則沒有太多執念。但看見阿悅如此說，他認為自己需要表態，於是他拍了拍她肩膀，“你做什麼我都支持你”。警局白熾燈冰冷刺眼，辦事警員將兩人帶進詢問室。在長椅上早已坐著一對滄桑的中年夫妻，離他們半米處，坐著一個垂頭聳肩、頭髮凌亂的年輕男子。

男子全程沒有抬頭，脊背僵硬。直到警員簡單介紹身份，阿悅和Kris才愕然反應過來——眼前這個年輕男子，居然只是個十七歲的高中生，就做下了殘酷令人髮指的虐貓行徑。

他父母滿臉愧色地焦急解釋，自己由於常年忙於工作，對孩子疏於管教；又說學校環境複雜，課業壓力大，導致孩子心理逐漸扭曲，才會一時衝動、想法偏激犯下大錯。想起孩子判刑的可怕後果，母親幾天沒睡好，終於忍不住當場哽咽，不斷替孩子懇求原諒。

阿悅一時看向落淚心急的父母，又看向麻木漠然的青年。他的母親抓住了一切可以祈求憐憫的理由，開始訴苦，哭說夫妻倆身體都不好、丈夫常年有肝病要吃藥，家婆癱瘓在床要請護工，自己父親前段時間剛查出癌症，家庭經濟不堪重負，若兒子再被判刑入獄導致輟學，更加難以想象。

阿悅能夠共情養育子女的不容易，然而，監控中小貓被殘忍摔下的畫面、吐血喘息模樣，讓她的喉嚨發緊，說不出話。那個始作俑者，對於身邊的激烈辯論，態度置若罔聞，他堅信自己被法律保護、絕對不會判刑，他毫無愧色、麻木冷靜地看著地板發呆。

她不願再多說什麼，拉過身邊的Kris，走到外面坐下喘氣。Kris全程安靜陪同。在警局來往的走動聲和談話聲裡，時間靜靜流逝，白日的淺淡天光褪盡，傍晚的藍調籠罩了整個城市。良久，阿悅才抬起頭，聲音乾澀地問，“我這樣做是對的嗎？”

Kris注視著窗外消失的天光，語氣平靜，“有恩必報，有債必償。”樸素的道理，適用於宇宙萬物運行的文明秩序，不因個人意志而偏移。

“我以為你會勸我看他們可憐就放過他們。”

“家庭不幸和虐貓行為沒有邏輯關係。”

這句話穩住了阿悅，她深吸一口氣，“我想清楚了，無論最後能不能讓他依法判刑，我的底線是要他親自道歉，並且賠償貓咪一切的檢查、治療和康復費用。”

Kris點頭：“很公允的決定。”

後續的事情交由警方處理。離開警局的阿悅，心頭稍稍鬆緩，慶幸自己發現得及時，也慶幸貓咪能撐了下來，沒有造成無法挽回的結果。夜色徹底鋪開。街上的人潮變少了，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Kris無意間抬頭，看見了昏藍天幕上淺淺掛著的細月牙。

古詩寫有“床前明月光”。這顆地球的月亮亙古高懸，讓他想起了遙遠的母星

Myrkzul。自己對母星的印象雖然平淡，並沒有深厚的牽絆，此刻竟也恍惚感覺到眼底這片淡銀的澄澈月光，像極了Myrkzul浩瀚無邊的銀色沙漠。

一念及此，想到歸鄉路遙遙，淡淡的惆悵便湧上了心頭。他沉默地陪著阿悅一路散步回家，路過小吃店食物飄來了陣陣熱氣，似向飢腸轆轆的兩人招手示好，格外誘人。阿悅問他，“你餓了沒？想吃什麼？”

Kris也被食物吸引了目光，“不清楚，都沒吃過。”

阿悅現在知道Kris來自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說不定村子裡沒通網也沒通電，所以Kris對生活常識幾乎沒有了解。她大手一揮，給兩人都買了一碗。路過超市，又進去買了啤酒；笑道：“今天我們終於可以放鬆一些了。”

回到家裡，邊喝啤酒邊看電視，阿悅起初在片庫選了《星際啟示錄》，她一直想看這部電影；但這部片Kris看過了，最後選了《秋田犬八千》。短短的兩小時片長，講的是秋田犬八公被收養、度過了快樂的幾年，最後主人外出突發心臟病，不明所以的小狗風雨無阻在車站外等待主人；它流浪、孤獨、躲在角落睡覺，當它壽命將至的那天，八公看見了幻覺，主人來接它了。阿悅徹底淚崩，抱著自家的貓和狗哭得稀里嘩啦，喊著我永遠不會丟下你，又呢喃“這真是很漫長的一生啊，八公。”Kris也有點醉了，但他堅持起身，將地上的啤酒瓶、小吃和塑料袋都收拾乾淨。將阿悅扶到房間裡，讓她把外套脫了在床上睡覺。

阿悅眼角還有淚痕，她閉著酸澀的眼

睛，攥著他的手，不願他離開。

室內光線昏暗，有淡淡玫瑰香薰味，Kris坐在床邊，任由她攥著自己手指，像小孩一樣撒嬌。阿悅柔和的側臉，幾乎隱沒在昏暗的光線裡，只有鼻樑勾起一抹反光；在Kris所學習的知識裡，阿悅屬於人類中好看的那批人。

他對美醜並不太在意，因此，即使阿悅比現在再醜百分之五十，他也不會介意。他給阿悅蓋好被子，摸了摸她柔軟的頭髮，“睡吧。”

阿悅翻了個身，搖頭：“我擔心一鬆手你就走了。”

或許Kris也酒意上頭，他脫口而出不該說的話：“如果我是外星人呢。”

她的反應很平靜：“那你回外星後，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她寬大的包容心簡直出人意料，Kris認真思考他們星球當下的科技水平，說：“不算上飛船補充燃料和每次申請間隔，來回是九年。”

阿悅鬆了口氣：“九年嘛，我還以為是九十年。我可活不到這麼長呢，就當你是出國了，外派去非洲搞基建，我可以等你。”

Kris的臉頰依舊瘦削蒼白，嘴角卻浮現一抹笑意，他好笑又無奈看著她；“我並不想蹉跎你的青春。我向總部申請，可以晚一點再回去。”

“那你壽命有多長呢？三百？四百年？”

“一般是八百年。”

“哇！那你交多少個女朋友啊。”阿悅算了下，八十年一個，等對方死了再下一個……

Kris輕輕蓋住她亂說的嘴，“我不清楚，我現在兩百多歲，可能你是第一個。”

阿悅拿開他的手，眯著眼笑了，興奮地打了個滾，“我要睡啦，你想留在這裡睡嗎？”

“我可以睡沙發。”

“好。”他向來有邊界感，所以她尊重他的意願。

“明天想吃什麼？”

“培根煎蛋。”

為阿悅拉上窗簾後，Kris從房間出來，他決定先回家洗澡和換睡衣再過來。看著空無一人的客廳、一旁放著的碟片、飯桌上的零食，他突然感覺到，在這個空間內，一切對於他來說都很熟悉親切，就好像他的家本來就應該是這樣。

他走到窗前，外面城市輝煌的燈光，徹夜不息地在窗前流動著；作為星際旅客，家鄉這個詞對他而言沒有固定的意涵，他很清楚人在這一生的居所都是流動的，就像生命一樣也在時刻發生著變遷。

只不過，在他當下暫居的空間裡，擁有了他的第一個家人。

晚安，阿悅。明天見。他輕聲說。

英子的“星空傳說”

◎南青弋

一

那一年，英子決定南下。告別父母的那天，恰逢中秋佳節。

江南的仲秋已涼意十足，母親默默拭去眼角悄然滑落的淚水，萬般不捨；父親則面色凝重，低聲叮囑：“南方很開放，處處要留心。在外面，絕對不能做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家人的事。”英子點了點頭，將父母的萬般牽掛揣進懷裡，轉身踏上了那條未知的旅途。

時光飛逝，自從英子離開江南小鎮、隻身來到廣州，轉眼已過了三十多個年頭。在這段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南漂歲月裡，她光是“蝸居”就搬了不下八九次。每一次打包行李、更換住處，都預示著生活走到了新的轉折點，也折射出命運截然不同的際遇。

而這一切的起點，要從那列南下的綠皮火車說起。

在漫長的一天一夜車程中，英子與一本名為《星空傳說》的小說集相遇了。這本由花地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集，行文浪漫、故事動人，吸引著英子不忍釋手。這是她在上火車前，咬咬牙、省下緊巴巴的旅費買下的“

奢侈品”。她一邊讀，一邊隨著故事情節淺淺地微笑著。

那時的英子青春正好，扎著清秀的馬尾，穿著一套藍白花點的喬其紗長袖衫與裙褲。輕薄的紗料若隱若現，勾勒出她曼妙精緻的身影。她低頭看書時的側臉，在車廂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溫柔秀麗。

坐在對面的一位白淨書生注意她很久了。他看著這個女孩一邊讀書一邊微笑，終於忍不住好奇，主動搭話：“小姐，你看的是什麼書？看得這麼入迷，可以介紹給我嗎？”

英子這才從文字的世界中驀然回神，看著眼前這位面容斯文的男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你好，這是知名新星作家銀河寫的《星空傳說》，你看過嗎？”

男士一聽，噗嗤笑了出來。英子有些納悶，是自己普通話不標準，還是記錯了作者名字？她連忙低頭確認書封。這時，男士鄭重其事地伸出右手：“謝謝你的喜愛，小姐。在下就是這本書的作者——銀河。那是我寫作的筆名，我本名叫章星，幸會。”

因緣際會，一對陌生男女因一本書在綠

皮火車上結了緣。

一天一夜的車廂顛簸，讓兩顆年輕的心漸漸熟絡。火車抵達廣州火車站時已是晚上九點，夜色正濃，原本說好要來接站的表哥卻不見人影。看著英子焦急的模樣，章星主動幫忙，到公用電話亭撥了傳呼（Call機）給英子的表哥。表哥回電後才知道，記錯了日期，以為是隔天晚上接。

看著對廣州一臉陌生的英子，章星熱心地送她前往表哥所在的工廠宿舍。也因為這份熱心，兩人在廣州有了更進一步交往的理由。英子一邊奔波找工作，一邊托章星幫忙，在頻繁的互動中，兩顆心越靠越近，最終墜入了愛河。

為了能相守，他們在石牌村租下了一間“一房共廳”（與鄰室共用客廳和洗手間）的小小蝸居。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石牌村，廣州歷史最長、面積最大的城中村。當時城市急速擴張，密密麻麻的自建房成了無數南下文化人和打工者的落腳地。為了搶占租房商機，村民們建起了一棟棟“握手樓”。樓與樓之間狹窄得僅剩一線天，鄰居開窗甚至能互相握手。房裡終日不見陽光，即便正午也得開燈。

但對於這兩個滿懷夢想的年輕人來說，能擁有這樣一個小小的“蝸居”，哪怕潮濕陰暗，也總好過與人合租上下舖。那是屬於他們的、酸甜交織的起點。

後來，英子與章星分別在廣州的兩家報社找到了工作。一個做編輯，一個當記者。然而，編輯需要值夜班，記者常常跑深度新聞。一個白天睡覺晚上上班，一個出差就是十天

半個月不回廣州。兩人的生活軌跡就像兩條無法重合的平行線，情感也在無聲的錯落中，慢慢走向了分裂。

二

兩年後，英子與章星和平分手，她將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她被派往深圳福田籌建新的記者站，半年後又被調回廣州報社總部。

居無定所的她，為了能踏實工作，在冼村與同事合租了一套兩室一廳。對英子而言，工作是她的立身之本，但生活也同樣重要。她對待專題報導那份深入一線、拼命三郎式的敬業精神，不僅感動了同行，也深深打動了採訪對象。

在一次前往珠海特區的採訪中，英子結識了某工廠的外銷部經理——華子培。

華子培精明強幹、沉穩體貼，英子被他的工作能力與成熟氣質深深折服。隨著採訪的深入，兩人的情愫暗自滋長。這一次，向來含蓄的英子第一次勇敢地表達了愛意，而華子培也熱烈地回應了她。

一場廣州與珠海之間的“雙城異地戀”就此拉開序幕。

為了不讓英子在廣州太過奔波勞累，華子培在客村（靠近珠江電影廠）租下了一間一房一廳。這一次，終於有了獨立的陽台、廚房和衛浴。站在陽台上，穿過綠樹的縫隙，可以遠遠看到客村立交橋上奔流不息的車龍。這裡交通便利、房租便宜，更重要的是，廣州大道南常有往返珠海的順風車，方便華子培隨時來回珠穗。

看著這個雖然不大、卻完全屬於兩個人的空間，離開父母、在南方漂泊多年的英子，第一次在這裡找到了“家”的歸屬感。

隨著華子培業務能力的展現，珠海工廠決定在廣州設立辦事處。為了方便對接當時正如火如荼建設中的珠江新城，也為了讓英子下班後不用走夜路，他們將蝸居搬到了五羊新城。這裡有完善的小區配套，且緊鄰英子所在的報社總部。

三

搬入五羊新城某小區兩室一廳的那個秋天，廣州的風裡開始有了些許涼意，但英子的心卻是無比溫熱的。

這裡與陰暗、嘈雜的城中村截然不同。每天傍晚，夕陽西下，英子站在陽台上，看著不遠處正熱火朝天動工的珠江新城。那片曾經的農地，正拔地而起成為一座座鋼筋鐵骨的摩天大樓，無數的吊臂在半空中揮舞，彷彿是這座城市蓬勃跳動的脈搏。

那是英子來到南方後，最安穩、也最甜蜜的一段時光。

彼時，英子因工作能力突出升職為部門主任，進入了報社的管理團隊，出差的頻率減少了。華子培在廣州停留的時間也長了，辦事處的工作進展得非常順利，逐漸發展成珠海工廠總部對外的窗口。天氣好時，他會陪英子沿著珠江賓館的小湖邊散步，或在江邊欣賞日落，日子過得溫潤而甜蜜。

他們的陽台上種滿了英子喜愛的花草。每當夜幕降臨，兩人並肩站在陽臺上，看著五羊新城的萬家燈火，聊著各自的見聞。這裡沒

有石牌村的潮濕，也沒有客村立交橋下的喧囂，更像是一個真正的家。“我們也像這座城市一樣，正在越變越好。”華子培從背後輕輕環抱住她，溫柔地耳語。

然而，命運的轉折總是在最平靜的時刻悄然降臨。

九十年代末，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華子培所在的珠海工廠面臨重組。為了保住廣州辦事處，也為了給兩人的未來拼出一個更堅實的底牌，華子培開始了瘋狂的應酬與出差。與此同時，媒體行業迎來了黃金時代，英子作為骨幹，被抽調參與《新南都市報》的創辦，無休無止的加班和突發新聞，將她的時間壓縮到了極限。

兩人的距離，再次被繁重的工作無情拉扯。

有一次，英子為了深入報導下崗職工的專題，在現場蹲守了整整三天。當她拖著極度疲憊的身軀回到五羊新城的家時，迎接她的只有滿屋的冷清，和桌上華子培留下的字條：“工廠有急事，我回一趟珠海。注意身體。”

看著那張字條，英子突然一陣眩暈，胃裡翻江倒海。她扶著牆慢慢蹲下，眼淚無聲地滑落。那一次，她被診斷出嚴重的胃潰瘍。

當華子培風塵僕僕地從珠海趕回廣州，看著病床上臉色蒼白的英子，這個平日裡鋼鐵般的男人第一次紅了眼眶。他握緊英子的手，沙啞著嗓子說：“英子，我們結婚吧。”看著眼前這個滿臉疲態、眼裡卻全都是她的男人，英子含淚點了頭。

為了結束兩地分居，華子培決定破釜沉

舟，辭去工廠職務，留在廣州自主創業；而英子也決定轉換跑道，調往報社相對穩定的行政管理部門。

那是他們的第六次搬家。這一次，他們用積蓄在當時剛興起的番禺，買下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四

番禺的樓盤很大，綠化極好，遠離了市區的喧囂，安靜得宛如世外桃源。這也吸引了當年報社的許多年輕夫婦前來置業。一條廣州大道連接著洛溪大橋，引橋不遠處的小區，便是英子與華子培的新居。

搬進新家的第一天，英子親手在陽台上掛上了一串風鈴。看著房產證上寫著兩人的名字，英子眼眶微濕。

“英子，這回我們真的有根了。”華子培從背後抱住她，聲音裡帶著創業初期的疲憊，卻無比堅定。

然而，創業的艱辛遠超想像。在公司起步階段，資金鏈斷裂，為了按時給員工發工

資，華子培背著英子把這套剛買不久的房子抵押給了銀行。當英子得知這個消息時，兩人爆發了結婚以來最激烈的一次爭吵。

“這是我漂泊了十幾年，好不容易才有的家。你為什麼連商量都不跟我商量，就拿它去抵押？”英子的聲音在空蕩的客廳裡顯得格外的尖銳與絕望。

華子培痛苦地蹲在地上，揪著頭髮：“英子，我也是為了這個家。如果公司倒了，我們拿什麼在這個城市立足？我不想讓你跟著我受苦。”

看著這個在商海中被撞得頭破血流、卻依然試圖用肩膀為她撐起一片天的男人，英子的心瞬間軟了。她慢慢走過去，蹲下身，緊緊地抱住了他。

“子培，我相信你。大不了，我們再搬回五羊新城。只要我們在一起，哪裡都是家。”

這次危機沒有拆散他們，反而像是一場烈火，將他們的感情淬煉得更加堅韌。

在隨後的幾年裡，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外貿行業迎來井噴式發展。華子培的公

司挺過了最艱難的時期，業務蒸蒸日上。為了更好對接歐盟業務，華子培將公司開到了澳門。在澳門這片寧靜的土地上，他們購置了一間位於路環的小區住宅。隨著投資移民的成功，他們也迎來了愛情的結晶——一個可愛的女兒。而英子也順利進入澳門一家雜誌社，成為了主編。

五

三十多年的歲月，如同一列疾馳的綠皮火車，轟隆隆地駛過了青春，駛過了迷茫，在中轉站換成了高鐵路上的“復興號”，最終平穩地停靠在了幸福的彼岸。

移民到澳門近二十年的英子，這天回到廣州老東家，與昔日的領導和同事們敘舊。她坐在煥然一新的報社大樓落地窗前，俯瞰著窗外的廣州大道車水馬龍和對面珠江新城魔幻般的高樓大廈。

這座城市變了，變得讓她快要認不出來了。那些曾經揮灑過青春汗水的城中村——石牌、冼村、客村、楊箕村，有的已經在城市更

新的洪流中變成了寸土寸金的摩天大樓，有的則永遠留在了她泛黃的記憶裡。

六

回到澳門的她，偶爾還是會想起那年的中秋節，想起江南小鎮上父母含淚的叮囑，想起那列南下的綠皮火車，想起那個白淨的作家章星，以及那些在握手樓裡為夢想奔波的日日夜夜。

每一次搬遷，都是一段際遇的結束，也是另一段人生的開始。而英子，終究沒有辜負當年的自己。她在這片南方的熱土上，用三十多年的堅韌與溫柔，為自己，也為愛人，寫下了一首最動人的“星空傳說”。

成府路車流

◎閻梓萌

在語言大學讀書時，我常常坐在學校南門外的公交站，望著成府路的車流發呆。

第一次理解時間的概念，便是在一輛公交上。在那之前，我對許多詞匯都只是模仿發音，不甚理解含義。就像母親告訴我，別人問我幾歲時，我要說三歲。我說好，我會永遠記住的。她說不用永遠記住，因為我不會永遠是三歲。我追問了許多問題，都沒能理解年齡的意義。她便告訴我，暫時先記住，“我三歲了”這句話。

後來有一次乘公交，我又問母親，我三歲了，是什麼意思。我忘記她那次是如何解釋，但總之我突然明白了，一直重複“我三歲，我三歲。”公車在這時急剎車，乘客一起傾倒，驚呼。我也跟著一起歪斜。車窗上映出我的臉。

那之後，又有許多時刻，不斷加深、塑形我對時間的理解。

在北語時，我總逃課，遲到早退，生命中似乎有無盡的時間。成績中等，加分的課外活動很少參與，因為我堅信我以後會成為搖滾明星，而搖滾明星是不需要用績點證明

自己的。

也是在那時，我認識了周遊。

2019年11月。一天晚上，我又在成府路上呆坐到天黑。趕在宵禁前回到宿舍，在電梯旁的自助咖啡機買拿鐵。黃色塑料杯蓋破了，咖啡灑得衣服上全是。上樓後，我在自習室裡看小說，科塔薩爾的《萬火歸一》。我從最後一篇開始讀，每讀一篇就望著窗外樹影發會兒呆。看完第一篇《南方高速》，已經是早上六點了。

我穿上外套想出去走走，天還沒亮，成府路很安靜。我漫無目的，每到一個路口就由著當下的心情繼續向前走，向左向右轉，亦或是轉身回去。就這樣走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天橋上有一個人影，坐在欄杆上，半條腿伸在外面。

我抬頭望向那人影，她的長髮在風中飄，面孔垂垂朝向我。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上去，她也沒有跳。我們就這樣互相望著，像是兩個沉默的人在對峙。直到天開始濛濛亮，我又想到這或許不僅僅是一場對峙，這樣的姿態也像是我在朝聖一尊疑似想要自殺的陌

生人，而她在給予我無以名狀的恩施。

我終於走了上去，但沒打算勸她下來。不勸要自殺的人，這是我在高中就決定好的人生守則。阻攔一個決心想死的人，是用自己生命中的幸運去否定另一個人的不幸，我想這很暴力。

我到她旁邊，停了下來。看上去是和我同齡的女生，戴紅框眼鏡，兩頰滿是雀斑。很瘦削，黑色羽絨服在她身上厚重地壓著。我們互相看看，一對視上就各自移開眼神，轉而望向天橋下。天色漸明，車流與行人也多了起來。她先開了口，問我在想什麼。

“我在想，現在，太陽一半在地平線以上，一半在地平線以下。我們會說這是日出，是因為我們知曉時間。但倘若我們忘卻時間，只看到這景象，會認為現在是一個開始，還是結束？”

她沒有回答我。我問她她在想些什麼。她告訴我她是昆明人，來北京以前從未見過花草枯萎。天橋下，兩邊的樹木已經落光了葉。“葉子不應該是綠的並且一直是綠的嗎？”她還說，北京的冬天“冷眯日眼”。

我也沒有回答她。過了一會兒，我說我要走了，她問我去哪裡。我說我困了，要回宿舍睡覺。我轉身走了兩步，回頭看到她還坐在欄杆上。我問她你要跳下去嗎，她說對。我問她你是想死嗎，她說是啊。我遲疑了幾秒，說要不你還是下來吧。她說那好吧。我們就一起走下了天橋。

一路上我們沒有講話。北語南門門口，我對她說我到了，她說她也是。我問她也是北語的嗎，她說不是，指了指馬路對面，走進

了地質大學。

我回宿舍睡到下午六點，吃了晚飯，洗澡，出門去看演出。那天晚上在疆進酒有一場後朋樂隊拼盤，我點了一杯最便宜的酒，在最後一排倚著牆。明天的鹽正在臺上演出，黎忘年在唱那首《校外戀人》，藍色的燈光打在舞臺上。他唱到“可以說些沒有用的話/可以做些沒有用的事”時，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早晨天橋上的那個女孩，走過去拍了拍她的肩。

演出結束後，她說我們可以一起拼車回學校。那天晚上我們聊了許多，我知道了她叫周遊，在地大讀大二，昆明人，彈貝斯，也想成為搖滾明星。她聽說語言大學的學生英語都很好，學校裡留學生很多，老師學生都是同性戀，問我是不是真的。我對於前兩條傳言給予了肯定，至於最後一條，我說不能一概而論，雖然我熟悉的老師同學確實很多同性戀。我們交換了聯繫方式，約定以後一起看演出。

過了幾天，我又坐在成府路邊觀察車流。學校裡的人不斷從我身邊走過，公交車在我面前停靠又離開。我猶豫著不想把這種時刻定義成孤單。我給周遊發了消息，問她想不想出來。她問我去哪裡，做什麼。我說在成府路邊，坐著，觀看車流。她說她十分鐘後到。

她來了以後我們便一起看車流。有男人騎電動車帶小孩經過，問他語文考了多少分。有公交靠站停下，窗邊一個頭髮染成金色的乘客靠在車窗上睡覺，稀疏的頭髮貼在玻璃上，我心想果然漂髮會損傷髮質。有老人從隔壁超市出來，手裡拎著一大袋卷紙和一大瓶可樂。有無盡的車輛來了又走。

周遊問我為什麼可以看車流看這麼久。我說因為我感覺我的生命被堵住了，並且暫時沒有辦法。看到世界上還有別的生命在流動的狀態裡，至少帶給我希望。

快到十二點，我說我該回宿舍了。周遊邀請我去她的“基地”，是她家親戚300元每月租給她的地下室，位置在一個居民樓的地下3層，很破舊。我去了後發現，那裡十分陰冷，要穿過兩扇碰一下就掉落鏽鐵屑的大門。走廊裡有公共洗手間，臭氣熏天，女廁裡有廢棄的男用小便池，裡面是長滿青苔的拖把和積滿灰塵的飲料瓶。廁所門口的木桌上竟然有醬油瓶和一些廚具，擺放整齊，桌子也擦拭得乾淨，不知道是誰在用。旁邊還有一些廢棄的水管，牆上貼著“浴室”標籤。

周遊的“基地”裡卻很是乾淨。一些專輯唱片，幾本書，一張灰色絨布沙發，一把貝斯，效果器，音響，牆上掛了一些樂隊旗幟，遮擋脫落的牆皮。

她抱給我一堆專輯，對我說我可以隨意挑選播放。我選了一張Ekatarina Velika的《Samo par godina za nas》和一張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Passion Play》。出於回贈，我拿出包裡的那本《萬火歸一》。周遊開始按正序讀第一篇《南方高速》，我則先播放那張《Samo par godina za nas》。

專輯播完，周遊也讀完了《南方高速》。她問我覺不覺得我們也在南方高速上，剛好在塞車時停在彼此旁邊，一旦道路通暢我們就不復相見。我忘了那天我是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只記得我們就這個話題衍生出了許多其它話題，聊到我們都睡著了。第二天早上，

她把我還沒聽的那張《Passion Play》裝進我的包裡，叫我帶回去。

我們就這樣時不時見面，一起坐在成府路看車流，去五道口吃飯，去她的基地一起聽音樂看書。直到寒假前我們見了最後一面，在五道口的Mojar吃了墨西哥菜，在留言牆上留言。我寫我不要被世界改變，周遊寫她要改變世界。我們約定開學再見。

2020年年初，我們沒能返校。起初，我們以為過一兩個月就會恢復正常。但事情只變得越來越糟。

周遊提議我們儘量線上做一些事情，我想起那張《Passion Play》我還沒聽。播放後，我告訴周遊這是最好的音樂，全世界都應該去聽這支樂隊。我們一起建了一個公眾號，寫一些介紹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文章。但每篇瀏覽量都不超過10，沒人感興趣，我和周遊也沒再繼續。一個月後，後臺突然收到私信。一個網名為“蟲豸”的人打賞了周遊寫的一篇有關布拉格之春與PPU樂隊的文章，並且留言做了一些補充，還給我們發了一些他手裡其它專輯的照片。

我們聯繫了“蟲豸”，得知他是北科大二的學生，真名是陳宇航。我們三人建了群組，起初我們只討論布拉格與PPU樂隊，後來我們開始分享日常和想法。我會說我長了第9顆蛀牙，在去醫院補牙的路上。陳宇航會說他爸又出軌了，還迷上了賭博。周遊會說她做心臟手術的事。後來我們得知，陳宇航會彈吉他，便決定一起組一個樂隊。

我把自己以前寫的一首詩改成了詞，作了曲，錄了demo。陳宇航完成了吉他部分的

編曲。貝斯和鼓的部分留給周遊，但她拖延了很久，最後編出來的效果也很一般。陳宇航重新錄了貝斯的部分，跟周遊說要學樂理，多練琴。我們從我的日記裡隨機選了一個詞作為樂隊名，我畫了一個人打哈欠的圖像作為專輯封面，周遊說還以為這人是在大叫，於是給專輯起名《嚎叫與哈欠》，專輯簡介“嚎叫與哈欠是萬萬不可失去的天性。”我們在網上發佈，意外地真有聽眾。陳宇航說他聽這首歌聽哭了，我說我唱歌實在是太難聽了，我還是學打鼓我們做後搖吧。

後來我們又嘗試更多的創作，但都沒能完成。一次是因為，我寫好了詞曲demo，陳宇航想做dreampop風格，周遊想做post-punk，他們起了爭執。另一次是因為，周遊的貝斯編不出來，陳宇航叫她學樂理，練琴。周遊說大音希聲，性手槍的Sid Vicious就不會彈琴，但依然是很好的貝斯手。陳宇航說他不可能每次都幫她彈她的部分。創作再次不了了之。

我們的群聊漸漸不再有人說話。陳宇航看到路邊好笑的飯店名稱，會私聊發給我。周遊找到更多PPU樂隊的視頻，會私聊轉給我。

第二個學期，終於等來返校的消息。那天，沉寂已久的群聊彈出了消息，是周遊轉發了一部盜版電影鏈接。她和陳宇航在群裡討論電影裡的人物與情節，我只打開看了片頭，Iggy Pop的《Lust for Life》響起，主人公在街上奔跑，旁白念著“選擇生活，選擇工作……”看到這裡我就關掉了。因為這些畫面於我心有戚戚，讓我想到當下的我們，也

令我想起周遊讀完《南方高速》問我的那個問題，令我被一種尚未實現但已然到來的迷茫與失落籠罩。

返校後，仍然不能自由地進出學校。封禁時而嚴格，時而寬鬆，時而標準不明。那渾渾噩噩的半年裡，我似乎有許多又沒有什麼回憶。我記得我和陳宇航一起看過一次演出，拼車回學校的路上，我們打開窗吹風。那樣的封禁以後，就連這種時刻都無比自由。陳宇航說他有一次申請出校被駁回了，因為他填寫的理由是“想看日落”。我說我也是，我填寫的理由是“想看學校南門外的車流”。

還有一次，我們三個短暫地見了一面，在北科旁邊一家重慶小面吃了晚餐。去成府路散步，看到沿途牆上新裝了各種語言的“人才是海澱最美的風景”，綠化帶旁立起“Beautiful”、“Technology”等英文單詞。我們一起笑，說這也太土了。但很快又聊回組樂隊的話題，陳宇航說周遊應該練琴，他們吵了起來，各自把煙頭熄滅，用力扔到地上。突然落起雨，三人不歡而散。回去後，周遊退出了群聊。第二天早上，我回到他們吵架的地方，看到煙頭已經不在了，只剩路磚間淤積的泥水。到了下午，泥水也幹了。

過了幾天，我給周遊發消息，問她《Passion Play》那張專輯什麼時候方便還給她。她沒有回復我。後來我忙著準備大三出國交換的手續，出國後疲於適應新生活，和在北京的朋友們少了聯繫。包括周遊和陳宇航。到了歐洲後，我買了廉價航班，預定了15人共享的青年旅舍，去了布拉格旅行。在一家博物館裡，我找到了“1968布拉格之春”

專區，試圖在那裡尋找PPU樂隊的痕跡。最終在許多照片中找到小小一張演奏照片，下面寫著“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在友人家進行地下演出。”我拍下來發給周遊，她沒有回復，只說她學校又封控了，哪也去不了，她感到很壓抑，沒有意義。我不知道說什麼，那是我們最後一次對話，就這樣停在了那裡。

大四那年我在別的地方報社實習，其後又去了國外讀研。直到我找到一份在北京的工作，又回到了這裡。

一天晚上我在朝陽公園散步，遇見了陳宇航。他告訴我他剛被裁員，現在在一家排練室兼職，還在玩樂隊。我們很為這場重逢欣喜，分享了這些年各自的生活，聊了聊最近在讀的書。陳宇航騎車送我回家，風吹過我們的頭髮，我想起大二那年我們看完演出一起打車回學校。他說他前段時間在一家教育機構做兼職老師，每個孩子身上都有那麼多可能性，但後來他辭職了，因為那裡的環境令他壓抑。他還說他現在戒煙了，我又想起大二那年，他和周遊扔在地上，我沒能撿回的煙頭。我說我現在住的地方離地鐵站好遠，

工作好無聊，好孤獨。

在那之後，我們晚上經常一起出來找些事情做，消磨時間。他騎車帶我在胡同裡穿梭，去各種便宜酒吧；在朝陽的街道上迷失方向，尋找還有空位的桌球廳；在一條條我不認識但他很熟悉的路上，找夜宵店。夏天，我們在一條條下坡路上加速前行，感受風吹。冬天，我背著他的吉他，縮在他背後躲避冷風，和我的異地男友打電話吵架。

但我們從來沒再去過海澱。也沒有人提起周遊。

直到有一天，陳宇航告訴我，他下個月要離開北京了。沒有說為什麼，我也沒有問。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翻出我們以前發佈的那首歌曲，《嚎叫與哈欠》封面裡的人像張著嘴巴，劣質的混音，散碎的編曲，我嘔啞嘶嘶的人聲。評論區的日期大多停留在2020年，只有一個人從2020年一直留言到2026年，直到上個月，她還在評論區問樂隊什麼出新歌。我回復她說我們解散了，成員也沒有聯繫了。我又從雲盤裡找出周遊之前分享的盜版《猜火車》，模糊的畫質，一個人看完了電影。之後，或許是各自忙碌，陳宇航和我也不再那

樣頻繁聯繫。

幾周後，他說想在離開前再見一面。他騎車到我家樓下接我，問我今晚去哪。我說去成府路。他沒說話，只是沉默了幾秒鐘，便擰動車把。一路上，我們一言不發，直到成府路的公交站旁。後面的圍牆上仍然貼著藍色的“人才是海澱最美的風景”，綠化帶旁拼著“Beautiful”和“Technology”。

我們坐在路邊，望著來往車流。我意識到我再也沒有當年的感覺了。那時我感到堵塞，如今我只覺得更堵塞。那時我望著別人流動便感到希望，如今我看到流動只覺得煩躁，所有人都有來處與去處，難道只有我困在一潭沒有出路的死水裡。我在成府路有許多回憶，但我再也不會在這裡創造出新的故事了。

回去路上，我問陳宇航，你說周遊現在在做什麼，她還記得我們嗎？陳宇航沒說話，但在下個路口失去了平衡，我們連人帶車摔到地上。借著夜色，我看到身下的地面有一小灘深色液體。我想，好倒黴，摔倒還剛好摔在髒水上。站起來後發現，那是我的血。陳宇航沒有受到外傷，但手臂和腿上全是淤青。

第二天，陳宇航帶著滿身淤血離開了。他說他痛得不便於行，但肯定會好的。或許我的精神也在那晚被摔碎了，第二天我就提了離職。我終於接受，現在的北京已經不是那時的北京了，我在這裡並不快樂。

一個月後，我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陳宇航打來電話。他告訴我他打聽到周遊的近況了：她回老家了，在高速公路當收費員。他還說，這是他有且僅有的信息，至於周遊還記不記得我們，則是不得而知的事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很早起床，打車去機場。路上我睡著了，做了許多混亂的夢，暴力無序的畫面，其中穿插成府路上的車流來往。快到航站樓時司機將我叫醒，我睜開眼，看到他正在公路收費站繳費，問我要不要發票。

我慌張地嗯了一聲，盯著逐漸抬起的道閘。我想起周遊。她也這樣自己坐在一個窗子裡，一次又一次放別人通行嗎？她現在快樂嗎？她還記得我們嗎？



／創作大中華／

李烈聲／鄭靖／泛涵／黃莉蕎／阿德斯



戰地春花格外紅

◎李烈聲

在南中國，新年剛剛過去，花季便來了，天上的木棉花，地下的杜鵑花，都如火如荼地綻開，此外，還有不受季節限制的簕杜鵑，近年才移民此地的黃風鈴，紫風鈴也開得格外蓬勃，一同在湊熱鬧，把南國之春，點染得多彩多姿，使人目不暇給。

我是個在中日戰爭中成長的人，有幾個新年在“上刺刀”的呼叫聲中度過，如今，年事已高，但是有時追憶那些戰火煙硝度歲的往事，總是感不絕於心，正如李後主詞所說：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在吹面不寒的東風撫拂下欣賞春花，是一宗賞心樂事，但是，有一宗往事，使我在欣賞春花時愀然不樂。

那是抗戰接近勝利的一年，我奉命在廣東沙坪墟前線任職通訊兵。一年既終，春節來臨，除夕那天，軍中伙頭軍依照慣例，一定要宰殺幾頭年豬，給終年賣命的兄弟們打打牙祭。因為軍中副食錢少得可憐，平日副食餸菜，全是素食，不是大頭菜便是番瓜藤，大

頭菜煮大頭菜，煮不出肉味道，大家沒有一點肉食進腹，都瘦得癆皮病骨，只有年夜飯中吃一頓肉，補充補充。這筆錢每年都由韶關省政府發放，年年如此，可是，不知何故？今年在兄弟們等得望穿秋水，年豬錢還未發下，伙頭軍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向老營長請示。我們都知道，老營長有一頭老馬，原是炮馬，所謂炮馬，便是上頭安排此馬拖火炮轉移陣地，這馬生不逢時，軍中窮得要命，不要說沒有麥子，豆子可飼，連豆腐渣，花生麩也吃不上，平日和我們一例，啃番瓜藤柴薯葉，這些東西何能長膘？更慘的是敵機一次空襲中，炸彈橫飛，火炮被炸成一堆廢鐵，炮馬也被炸傷，火炮既廢，炮馬無保留必要，營長前曾受傷，醫治後仍不良於行，便以傷馬為座騎，急行軍時，傷馬馱傷兵，是一幅催人淚下的圖畫。

那天，營長聽了伙頭軍請示，沉思復沉思，他開金口：“你的意思是要殺老馬？”伙頭軍口若懸河說：“營座說對了，這匹衰馬，

炮冇得拖，食又冇得食，有事還需兄弟服侍它，徒然浪費兄弟們的口糧。這樣的廢物，在杜絕浪費的呼聲中，如何可以聽之任之？”

“這頭東西，不宰何待？”伙頭軍一輪咀，說得營長無話可說，他沉重地嘆一口氣，再沉重地點頭。

奉了命令，伙頭軍高高興興地把老馬拉進廚房，不久，我們就聽到老馬的慘叫聲，老實說：天天見面，這匹老馬於我們來說情同手足，如今不止把它宰殺，還要吃進腹中，無論如何，都感到有愧於心。

除夕的年夜飯，我們吃了一頓紅燒馬肉，馬瘦且老，除了馬皮和馬骨，心肝和腸子，都弄乾淨吃進腹中，想起平日與它相處的日子，我們吃得索然無味，伙頭軍細聲說：“我剛才把馬肉送中營長室中，這傻瓜搖頭不食，還坐在那裡掉眼淚，哭着說：‘我救它不成，怎能吃它的肉？老馬啊，主人對你不起啊。’”最後，他吩咐我把馬骨收拾起來，大年初一，把

它的骨頭埋在大雁山上。不要看他是軍官，其實只是一個傻瓜。

在炮竹聲中，我們默默洗腳躡進禾桿堆中睡覺，風嘯雨哮，夢中似乎聽到老馬的慘叫聲。

大年初一，我請假回家向父母拜年，過了元宵，我才回營，一天，軍中無事，營長向我說：“李仔，跟我去欣賞映山紅。”

他已經沒有坐騎，只能一歪一歪走路，我們走到大雁山上，春花如錦，大雁山上，有一片野生映山紅花，他帶我進映山紅花叢中，指着一處突起的土丘：“你看，這裡埋着你們的美食，我的老馬。”他舉手到帽簷，行了一個軍禮，眼中噙着淚水。

我縱目細看，這一片春花，比其他映山紅花更紅。

琉璃歲月，微觀人間

◎鄭靖

序曲：水火

時維六月。空中紅心的光圈，放大既有的冷，舊有的熱、燙、渴、痛、燒……成灰。不僅蒸發沸騰，也讓水結成冰封時空，寸草難寄。

十三日的午後，天際漫著一層薄陰，風吹得清勁，雖拂去了幾分暑熱，卻吹不散那一絲令人懨懨無生氣的沉悶。丙午年是我的閉關年，博士論文的重壓如影隨形。日復一日，我獨自穿行在那些自上而下的政治史料與宏觀敘事裡，在冷硬的管治框架與社會的動盪縫隙中苦苦尋覓一點微末真相或其實幻覺。隔三差五地，我鏖戰至凌晨三點：時而因0.1毫米的推進而狂喜，時而因一無所獲乃至前論盡錯而呆愕，歲月彷彿只剩下故紙堆裡飛揚的塵埃與肆虐的疲倦。

這一天，我終於放縱自己奢侈了一把，逃離書桌，步入珠海富華里的煙火人間。繁華喧鬧中攤位林立，我像刷文獻似的飛速刷起攤來。兀地，我被一個小攤子上的串串晶瑩絆

住了腳步。拿起第一串冰珠的那一刻，周遭的喧囂瞬間遠去，一股清涼順着那些剔透的光影，悄然喚醒了久已昏昏的心田。

相逢：靈武

這些在光影下流轉著溫潤光澤的珠串，皆出自攤主靈之手。靈是寧波人。她生得極白、極瘦，聲音輕柔婉轉。這位剛結束KCL（倫敦國王學院）大三課程的歷史系女生，趁著暑假，來到男友武的家鄉，二人一同來擺攤。每一串水晶，都是她一顆一顆精心串就的孤品。

晶石無言。可世人總愛將繾綣的心願寄託在這些地底精靈身上，賦予種種縹緲的傳說和遙遠的想象。那澄澈如海藍寶與紫晶交織的溫柔，彷彿攜帶着亞特蘭蒂斯深海的囁語。傳說，那是人魚的寶物，具有平息風浪、撫平心靈創傷的力量。輕盈的粉晶猶如暖陽下的薔薇，微風吹送陣陣隱約的香氣——清甜中帶點微酸，又或幽深如老茶。沉重的疲憊在不知不覺中輕了，淡了，消了，散了；心隨

花開，人也似乎香了起來。那閃爍著溫暖色澤的黃水晶，如將暮秋午後最淳厚的一抹暖陽封存其中，凝固成歲月深處最璀璨的琥珀霞光。它不灼人，卻自帶如烘焙麥穗般的踏實與溫潤。當光芒流轉，心頭的陰霾被無聲驅散，取而代之的是從生命深處生發出的篤定和自信。它用從容的明亮溫煦地照進意識的深谷，為跋涉的靈魂注入澄明和堅韌，讓人在紛擾中重新尋回內心的明朗與豐盈。

石不能言最可人。我一口氣買下了紫、藍、白、黃四條手串，把鮮活的靈動與美善裝進口袋，帶回家。

流光：穿星

世間的遇見，多是萍水相逢。夜幕降臨，我偶然發現那串藍水晶上遺落了一粒小小的珍珠。翌日午後最遲兩點我便要啟程返回澳門，等不及她三點出攤。原以為這只是一場微憾的擦肩，怎料這對年輕的戀人竟決意頂著隨時可能傾盆洩下的暴雨，驅車從坦洲來到我的住所附近。“我們現在起來洗漱一下

就過去，出發跟你說。”“好。”我們約在靜謐的附近酒店大堂。

H酒店位於口岸附近，這偶然借用的城市一隅，成了我們臨時的“避難所”。落地窗外，是隨時可能傾瀉的暴雨；陰沉籠蓋的天空下，港珠澳大橋如一條擱淺的龍，靜靜地臥著，微微喘息。時間之流經過這無名的角落時，彷彿被什麼拌住，也慢了下來。靈在我的左側，纖巧的身軀坐定，巧手弄線，飛絲穿星，重新為我編織了一串淺綠色的流光。據說，綠水晶代表春天的療愈和新生，能洗去精神的塵埃。斯文的武靜靜坐在對面，看著女友。靈又將藍水晶的配飾修補如初，甚至改了一處配飾，整串藍水晶更靈動了。我亦為母親挑選了一串晶瑩微潤的小橄欖綠。母親不喜歡大珠子，一如她總是默默在守護我們身後。“不要太張揚。”她總是說。我小心地收好，放在我喜愛之誇張的大珠子旁邊。

凝時：琥珀

緣分，呼喚著相遇，編成一段歷史。而

幸福的人，往往沒有歷史。水晶珠在靈手中滾動，仿佛忘卻地底記憶的冰靈。我捧起旁邊靈特地帶來的深邃迷人的黑金髮晶，湊近了細看。澄澈的切面仿佛一扇扇通往隱秘世界的門，筆直的絲線在晶體中劈成了一道道金色的閃電：一道是記憶，一道是遺忘；一道是永恆，一道是剎那；一道是熟悉，一道是陌生；一道是過去，一道是未來；一道是冰，一道是火；一道是醒，一道是夢。

被光陰無情地撕裂，對立或交叉的光絲在同一塊晶石中安然共處，互不驚擾。偶有困在水晶核裡的雜質或斷面，在時間柔軟的手掌中，凝固成一道幽邃無涯的微觀風景。它們曾是地底沸騰的岩漿，歷經了重重劇烈的劫波，穿越了億萬年的黑暗與高壓；如今，它們像來自遠古時空的使者，靜靜躺在靈的掌心，用磅礴的包容築就方寸天地，慷慨地收容了我動蕩不休的倦怠。靈輕輕拈起另一串，舉到燈光下給我看，像介紹一位沈默的朋友。武在一旁微笑，偶爾刷刷手機，並不插話。暴雨，始終沒有落下來。

81分鐘，彷彿從時間急流裡偷來的一小段緩水。在這裡，沒有漸漸遠去的刀光劍影，沒有故紙堆裡的明爭暗鬥，也沒有過去

與未來的無限糾纏；只有一個女孩穿針引線，一串水晶流轉燈下，一對戀人安靜相守，還有一個活在精神世界裡的旅人，在一座隨身攜帶的微型島嶼上，偶然拾得的片刻清閒。

我起身告辭。靈將修好的藍水晶遞給我，珠粒在腕間輕輕一碰，發出極細微的清脆聲響，像一滴雨落入湖心。

相約下一個季節，一起玩。那時，我或已從故紙堆中脫身，他們或已回到各自的校園，又或許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繼續擺攤。誰知道呢！緣分如水，流到哪裡，便是哪裡的形狀。這一份偶然邂逅的鬆弛與慰藉，早已化作一串記憶的水晶，凝在腕間，變成琥珀，從此隨我，穿行人間。

33號遠征隊

◎泛涵

繪母抱膝而坐，白髮自額前垂下覆蓋整個身體。弦樂綿長，副標題是光與影。前進紀石，人物越來越小，變得難以看清。妳說想活在遊戲中的世界，生命已經被定義好的世界，就是死去，也必有其位置。“For those who come after”，隊員一個接一個倒下，主角古斯塔夫也死去。終其一生都在追逐必定失敗的目標，人人平等而徒勞無功，那些絕望或許就不那麼絕望。那一年妳29歲，電腦屏幕發出的光使妳看起來像剪影。

“玲姐問妳要不要在秋季沙龍分享？”沒有回應，妳四處尋找繪籠的開關，“還有一個在前面懸崖轉角處”，我當然沒有真的說出來。我知道妳得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妳總是迷失於那些場景之中。過了五分鐘，妳從虛構的虛構中抽離，“不要，我去坐坐就好。”艾瑪兒發動技能—司湯達症候群，黃色的數字在跳躍。佛羅倫斯到底是何等絢麗，以至讓人如此失序。

紀石內部時而斑斕，時而黑白。

能言善道的人佔據中心，口裡念著印象派、野獸派、解構主義之類的話，聽眾連連點頭。玲姐低頭不語，與周遭的人格格不入。人

們圍著簡介上百字的畫，東找西摸地掏出錢包。在貼上已售的標籤後，他們比畫家本人更雀躍，每當有人佇足，他們便說出莫測高深的話，然後告訴人們這幅作品將被收藏於私人別墅或是畫廊之中。嵐一言不發，玲姐到處幫忙解說，一個早上只賣出兩幅畫—紫羅蘭色調的單色畫與一幅草原寫生。有人路過嵐的作品，伸手指著，“不就是模仿Jason Anderson的創作嗎？”玲姐搖搖頭，嘆了口氣。幸運的是，畫展結束前嵐又賣出兩幅畫，一幅是玲姐替一位銀行家添置的收藏。另一幅是玲姐自己買的，她打算把移民後居所正對入口的一面牆留給嵐。墨綠得近乎黑的畫面，整整一個人高。遠看時色彩佈局十分諧協，只有細微的光影變化。可是，當靠得足夠接近，那作畫時的筆觸便一覽無遺，堆疊的顏料中潛藏著洶湧情緒。“Anderson很少用那麼深的綠，線條比較硬朗。”玲姐喃喃自語。

“自動死亡：戰鬥開始時死去。動力復生：復活時，所有隊友行動點數+3。強力復生：復活時獲得強力3回合。”嵐學會了組合靈光，有點不可思議地。擊敗雷諾瓦後，繪母便不再有人守護。她默默承受攻擊，甚至治癒那些

不理解她的人。紀石破碎，數字褪去色彩。原本被光籠罩的玻璃終於清澈起來，遊戲中的角色睜開眼，窗外是巴黎鐵塔。遊戲世界也嵌於另一世界之中，嵐控制的角色只是另一角色創做出來的玩伴。人們拼命掙脫的宿命，只是被偶然寫下的劇本。在我思考如何安慰嵐時，她轉過身來對我說，遊戲中到處出現的法語、法文歌曲早已暗示了世界的表裡。從不知道嵐會說法文，但仔細一想，我對嵐幾近一無所知。她醉倒在我身上的時候已經有未婚夫，這是我唯一知道的嵐在遇到我之前所發生的事。死去的遠征隊員被復活，潮水般湧向盧明城，在完成使命後再度死去。那一夜，我們進行了漫長的性愛，每一步都合符節奏，莊嚴而有儀式感。

我感到悲傷，因為並不真正了解嵐。她的脆弱或許只是因為她願意在我面前這麼做，而我同時又為此感到倖存者式的慶幸與內疚。更悲傷的是，這一切或許我早已知曉，卻不願意承認。

盧明城徹底崩壞，街道已不成樣子。像住進我的家一般突然地，嵐無聲無息離開了。衣櫥、梳妝台、浴室收拾得整整齊齊，床單、被套、枕頭套換上全新的樣式，連地板也被擦拭得閃閃發亮。嵐所有的痕跡一息間便被抹去，除了在餐桌上的那張紙：感謝你兩年來的陪伴，在你的身邊我可以打電動，畫那些我所喜愛的單色調畫，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紅酒。油壓床下有幾幅畫，總有一天你會用上它們的。那一年嵐30歲。

前三幅都是嵐常畫的抽象畫，靛青、晴藍、湛藍，最後一幅有著從未見過的構圖，

畫面外沿是繁複的澳門夜景，黃燈、白石、藍瓷、青瓦、無人的舊街……中央卻是一大片純淨色塊。我花了三天時間接受嵐的離去，其實她的離去比到來更容易接受，畢竟她的離開是必然的。雖然接受了，但每當我想起她的感謝，我們之間的不對等還是會使我鬱悶不已。

輕飄飄的日子再度充斥生命，徘徊在做些甚麼或是甚麼也不做之間，各種可能性使我疲憊。想過把嵐的畫掛出來，卻沒有動力再打開油壓床。家中的燈變得可有可無，在陽台看樓下的人走過，或是雨天時被水濺濕的稍稍涼快。沉淪像輪迴一樣掃之不去，嵐應當是永遠受保護的。嵐給予了她所能給予的一切，我是否有與之匹配的回應？連續幾天雨大得驚人，樓下的街道有水匯流而去。在尼克斯奪冠那一天，媒體鋪天蓋地報導嵐結婚的消息，標題是百億富豪與神秘畫家高調完婚，矛盾的文字讓我看了又看。婚禮在海島舉行，富豪有著與年齡不相配的健碩身材，嵐的笑容璀璨，有著我不曾見過的艷麗。文末附有許多嵐的畫作，其中幾幅被標上估價，都是六位數字，包括我和玲姐的畫。印象中嵐的畫作從未以超過五萬元的價格成交。

嵐越來越頻繁的出現在社交媒體之上，侃侃而談其藝術理念與創作心得。她喚新的經紀人拿出畫作，與床下那幅城市畫構圖相同。“再紛擾的城市也總有純真的領地。”我為她感到高興，同時像吞了未煮熟的魚腸一樣難受。

一時間，所有畫廊都掛出與嵐風格近似的作品。我想到嵐作畫時的神態，對著上百瓶

顏料與用不同比例調成的數之不盡的色彩，她時而皺眉，時而微笑。嵐在小塊的紙上塗抹顏色，然後互相對照、比較。有時她得到了絕對的顏色，卻因找不到相應的襯托而放棄。有時她找到和諧的共鳴，卻又因色彩無法獨當一面而摒除不用。她曾在畫室中踱步兩星期，只為找到某種棕色。然而，一旦嵐找到正確的顏色，作畫過程便如夏日溪流一樣，涼爽而流暢。

我一直不明白何謂正確的顏色，但現在，因其相反的途徑，我明白了嵐當初的苦心。嵐作畫的速度越來越快，每星期都可以看到她推出新作，但她的顏色不再描述世界，更不表露自己。嵐換上了所有人都喜愛的外衣。

嵐對色彩的配搭與洞察仍有著最細膩的見解，但她已不再維持危險的平衡，不走在雪山的山脊上。最新的高價畫作被精準分割成兩部分，上面是最恰當的藍，高中暑假天空那種透明的藍。下半部是澄黃，一眼就能讓人回到最懷念的夏日海灘。人們愛上那種對意象的完美表達、平衡。我想，她定是帶著痛苦下筆的。

一年過後，嵐迎來首次個人拍賣會。主持人煞有其事地介紹嵐的創作，每幅畫都有翔實的創作背景、意涵，估價更是水漲船高。我和玲坐在角落，看競價的手此起彼落，過程漫長。拍賣行的氣溫很低，待我發現時已被凍

得無法思考。我轉頭望向玲，眉頭還是皺著的，和一小時前一樣。提早離開拍賣行，走出商業大廈，八月的陽光將熱量化成針，一點一點刺進皮膚。我閉上雙眼站在陽光之中，儘可能驅散血液中的寒氣。玲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站在我的身邊，我們到三人常去的咖啡廳，一幅嵐隨手畫的綠瀑被掛在牆面，老闆想必不知道這幅畫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我喝一口咖啡，又看看那幅畫，覺得很餓、很餓。

玲回到移居地不足一年，我們又見面了。兩星期前，我們各自收到電話，說有人想買我們的收藏。玲和我當然明白那是甚麼意思，想了一陣子，俱都答允。我已記住那兩年的每一種顏色。我和玲拿到足以生活很久的錢，嵐繼續向上爬，成立了藝術品投資公司，替參選議員的丈夫站台。嵐在鏡頭前永遠如沐春風，我想起她操控角色穿越古戰場那一晚，安葬古斯塔夫後，她哭了整整二十分鐘。不明白她為何選擇了我，在還能展現脆弱的時候。如今，嵐帶著旁人不理解的理由與決絕，像繪母一樣活著。

《33號遠征隊》有兩個結局，一是以現實生命為代價，留在畫中生活。二是把畫徹底摧毀，回到毀容、無法說話的現實中。人們說，一個是壞結局，一個是好結局。可我通關的時候，總感覺那是同質的悲傷。

沙梨頭一夜

◎黃莉蕎

街市下青綠色的海水無限地向兩邊延伸開去，水面沉靜溫和。倒是對面珠海灣仔的商務樓灑脫而高挑地立著，在灼熱的夕陽下有一番颯爽氣質。

沙梨頭街市建成也有十年了吧？這座十三層的大樓坐落在半島西側內港，屬珠江口岸濠鏡水道。因海工艱巨，據說現在還常被中標的承包商對外援引起來。街市一二樓商鋪鱗次櫛比，只是往來消費者還是老者居多——澳門的老齡化近幾年似是加重了。我起身下樓，瞥見中央黑色的四方螢幕正在播報某“四旬內地女子”的相關新聞——當事人都逃不過被媒體披露年齡的命運。

我當下確認自己若因犯事而登報，也應以“X旬男子”的頭銜出現了。

那麼她應也是？

——而我內心總覺得她年紀比我更小一些。

她是小學五年級轉學到我們班的，坐在我前面。

她功課很好，各科都是班上的第一名。我卻也注意到她似乎粵語不好，辨別不出老師在叫她的名字。每當這時，她的耳朵就會因羞澀而泛紅，抬頭微向前傾，用眼神與老師再次確認。坐在她正後面的我對她的慌張

看得很清楚。於是當老師再叫她，我使用筆頭輕輕地戳一下她的後背。她便也知道了。

我其實自第一天便計劃把墨水滴在她書包上來引起她的注意，不過已然沒有必要施展。我們似乎從老師的問答裏達成了某項無言的默契：彼此都不覺得對方討厭。

那時課間有老師帶學生集體排隊出校的活動。有一次出校，她和我前後走。我偷偷看她臉頰細微的絨毛，像桃子一樣。突然她轉過身，給我指了她家在哪裏。

大概因為青春期的敏感，我一時感覺全班男生都在盯著我，於是別過頭，假裝若無其事——現在想來當然只覺得幼稚。她也不生氣，只是用黑葡萄一樣沉靜的眼睛看向潮濕的街巷。

她的家……是在這瘋堂斜巷附近麼？還是主教堂邊上？我邊走邊回憶，卻一時不得其門。哦，是在靠近13號碼頭的老街上。

夏夜的雨說下就下，打傘的人卻不多。樓下尚算便利的位置開著若干魚檔、肉檔和修車行。行人頭頂漆紅的牌匾透露某位醫生諳熟私隱疾病的偏方，廣告之密集給人以熱鬧的錯覺，而此間多數房屋都已空置。街區的牆體因水汽侵蝕多年而長滿青苔乃至發黑，牆上落寞地掛著諸如“德善堂”之類的很有

些年頭的名字。“珠海同鄉會”、“潮州同鄉會”；“漁業商會”、“禽業商會”，濃墨重彩的大字也昭示著這些群體曾經的蓬勃，而鐵製的字框卻儼然鏽跡斑斑了。

十多年前碼頭的海風，也像今夜這麼鹹腥麼？那時竟不覺得。

自出校活動結束後那天起，她每天都給我一塊錢，讓我放學護送她回家。我答應了，內心是欣喜的。

其實路上本也沒什麼危險可言，澳門很小——今夜走來更加小。何況沙梨頭遠離光怪陸離的新區，常住的多是本地居民。

路上我們也並不做什麼特別的事情。她話不多，我的聊天技能更是從小無任何長進。我亦不記得她除了學習之外有什麼“愛好”。經過街口的文具店，她愛進去看看。遇到有新進的帶可愛掛墜的筆，她會多看幾眼，但也並不買。有時候和她坐巴士從學校回家，她聽不太懂粵語的報站，我便站在她旁邊提醒她。

她也說不上真的很好看。只是她細膩的臉頰上短小的絨毛、藍色校服褲下短小圓實的小腿，在多年以後，還常常讓我想起青春的夏天。

她給的那些“一塊錢”，都被我投入在了阿婆的糖水鋪裏——剛好是兩碗熱的薏米杏仁露的價錢。說是店鋪，實際算是攤子，阿婆將幾張簡單的桌椅往街邊一放，就是客人的座位了。每天放學，我和她走過沙梨頭葡式的碎石路，在這裏各吃一碗。阿婆的收音機播著粵劇，她不懂，卻聽得出神。分別時，她總用不那麼標準的粵語對我說：

“今日唔該曬你！”

今夜在溫熱的夏雨裏，我執著地在街頭尋找阿婆的那間糖水鋪。我加緊步伐，沿地圖上海和街的方向嘗試摸索，卻迷失在水汽迷蒙的記憶裏。

“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薦鳳臺上……”

高胡……瑤琴……高亢的女聲。是那時候阿婆收音機裏愛放的《帝女花》。而糖水鋪卻不知所蹤。

失去了定位的我，如同遁入了陌生的外語環境，失去了一切指引意義的符號提示。

我看著滿街可見的“水蟹粥”、“雲吞麵”、“咖啡奶茶”的字樣……也許阿婆的糖水鋪也化身成某大眾排行榜上的“必打卡美食”，換了一種樣貌續存下去，也未可知？

遊客企圖通過舌頭和胃貼近當地人的感官體驗，我這個離鄉多年者則在追索失落的舊時記憶。在這個充斥著太多離別的港口城市，想必我們都做了無謂的、徒勞的努力。

只是阿婆那兩碗滾燙的熱杏仁露，今夜想起來，還讓人額頭滲汗。

分開是完全沒有預兆的。

似乎是在某個尋常的傍晚陪她回家之後，她就消失了。甚至在這個傍晚，我們一定還在13號碼頭邊上的老街裏，一同走進了文具店、或吃了杏仁露——而她消失了。

我曾不解於那麼禮貌的她，為何製造了這樣一個沒有告別的可恨的離別？以至於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放學後還常常意難平地返回我們走過的路，去尋找她。

大概人這一生總有些誤虛為實的時刻。

當我們同在一間課堂、同在一輛巴士、同在一間糖水鋪，並不感到當中的珍貴。那些本應留在舊夢裏的夏日，卻又無數次讓我誤以為是眼前的真實。

我後來在同學口中聽說她父親是一位工人，跟著某個項目來澳務工（好像是為修建水上街市？），總之是沒等到竣工便調回內地，她也一併回去了。至於為什麼這麼突然，我並不清楚，似乎是與身份有關。長大後也有熱心的老同學拉了群，群裏唯獨沒有她。

我聽說八九十年代政府曾給一批勞工特發過身份證，這批人因此得以留在澳門。若真如此，人的去留也只在紙之差。可惜她也不在其中。

高中後我出國讀書、工作，甚至於這麼多年再也沒有回來過澳門了。如今我做著一份不那麼得意的工作，身邊來往著許多各式的女人。她們在臥室、客廳、廚房講著英語、葡萄牙語、法語。她們很不同，又沒什麼差別。她們在我身邊停留的時間好像都不長，而我沒有再像年輕時尋找她那樣尋找過任何人。

我不經常夢見她。但每逢我的人生遇到“大事”，她總不約而至來到我的夢中：比如十九歲那年，我剛到那個寒冷的國度上大學，便夢見她搬到我的宿舍樓了；比如前年重要的專業考試，壓力極大的那段時間，我夢見她也要報考，我們在考場碰見了。

夢裏她從來沒有說話。大概我內心總覺

得她本應說自己的家鄉話，帶著大陸南方或北方的口音。

偶爾在夢裏我意識到可能是夢，便反問自己：這是夢嗎？

我在夢裏回答：不是。夢醒之後我總遠遠地聽到小時候放學的鈴聲。

我深知夢裏的她只是我頭腦中一團溫暖而模糊的存在，因我並不知道她初中、高中、大學甚至現在的樣子。我只知道她小學的樣子。

巴士外血紅的燈牌將沙梨頭街市照得通亮。行人攘攘，夏日溫熱的空氣均勻地泛著鹹味。

一群嬉笑的菲律賓女遊客相擁著上了車，應是趁週末來澳門度假和消費的。

車將行將止之間，我忽見燈下一個亞洲女人的身影。她正費力地伸著細瘦的手臂，傾身向車身張望著。女人躊躇著、猶豫著，小心翼翼地踮高了敦實的小腿，而最後並沒有上車。我想起十年前老師用粵語喊她的名字時，她的反應也是這樣慢了半拍。我想開口，卻叫不出來。待到我向車後望去，已不見她潮濕的黑葡萄般的眼睛，只剩下紅綠的街燈和彌散的水汽。

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一場寂寥的舊夢中，而我不必、也不願醒。

只是不知沙梨頭今夜鹹腥的雨水，也會在她的夢裏嗎？

甲必丹

◎阿德斯

檳城的鳥劃開我的眼角 是一種禽類的細軟
 那灰濛羽翼上沾了澳門的血 便有了親緣
 於是牠軀體沉重 座落我的腳前
 我們是一對爺孫
 百年前 牠是喬治城華人的生神仙
 縱然牠化成鳥 依然占算出我的軌迹
 永遠比我快上一步
 我想出走的 牠永恒地比我先出走/我想擁有的
 牠永恒地比我先擁有
 牠後來被尊為“甲必丹”
 從此以後 牠的子孫成了官家後裔
 一代傳一代 永恒地擁有這個名號
 娘惹、淡米爾、潮州、福建、四邑、巫族、原住民的血
 融成一種無法定義、難以名狀之物
 然後，輪迴、輪迴再輪迴
 便成了隻檳城的鳥 有了羽翼卻不懂飛翔
 永恒地羈留
 用翠鳥似的眼瞳注視着我
 牠攢了一個世紀的好奇 於是牠張開喙、暖了舌
 問牠的子孫
 吱吱吱喳喳



／東莞特輯／

湯梅笑／陳浩星／賀綾聲／望風／
楊穎虹／玥／李俊文



勞動者的歌——東莞新大眾文藝

◎湯梅笑

澳門筆會組團訪東莞，作文學交流，聽東莞作家協會主席胡磊介紹當地文學創作情況；聽素人作家談個體寫作；收穫了兩本贈書——《南飛燕——東莞作家作品2020》、《東莞文藝秋冬卷2022》。我拋下其他在看的書，先讀東莞作家文集，因為東莞勞動者素人寫作生態成為全國的典型示範，是新大眾文學視域下中國三大文學現象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寧夏西海固鄉村脫貧致富的社會變遷的鄉土文學；湖南益陽清溪文學村莊，以文學帶動活化、振興鄉村。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在廣東和福建共同推行“三來一補”對外經濟合作貿易模式。廣東的東莞等五個縣市作為首批試行地區。在政策的推動下，台港商人紛紛在東莞開設工廠，東莞製造業蓬勃興旺，經濟騰飛，吸引大量農民工南下打工，數百萬產業工人與從事攤販、保姆、清潔工、修理工等各行業的外來務工者們，各有獨特的生活體驗與悲歡，是東莞產生富有中國時代特色的“打工文學”的社會基礎。在互聯網時代的大眾化脈絡，AI寫作帶來了機遇，缺乏文學訓練的勞動者們通過文字，把生存困境，精神矛盾，現實衝突，對自我價值的懷疑，對階層固化的無力感，寫成詩歌、散文和紀實作品，透過手機自媒體發表，促進東莞

進入涵蓋各行各業的“素人寫作”的新大眾文藝階段。

在交流會上胡磊主席介紹，目前在東莞建立檔案的寫作素人已達二百多人，去年7月，三十六位來基層的寫作者走進中國文學殿堂，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參加“東莞素人寫作專題研修班”，為期兩周的集中深造，共發表了五十萬字作品。

東莞，放在全國地級市裏比較，它是一個“文學大市”。已故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曾作出這樣的評價。人口千萬的東莞是全國的“新一綫城市”，除了經濟實力強外，地域寫作成績亮眼，好些作品在全國大型文學刊物和某些重大賽事中獲得獎項，作家突圍而出，寫作群體中成為全國作協會員和廣東省作協會員的數量多。

時間應回溯至2005年，東莞文學藝術院成立，聘請居於北京的著名文學評論家雷達擔任名譽院長；翌年，東莞政府啟動了向全國作家簽約計劃，吸引十多名作家來此創作。一個作家群落形成了，政府因勢利導，在樟木頭鎮裏保留着三百多年歷史的古村落官倉社區建立“中國作家第一村”，配備專職人員為作家服務，讓來自全國各地的作家安心住下和創作，社區充盈着濃厚的文學氛圍。小說家王十月，現任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作品》雜誌社長兼總編、廣東文學館館長，是90年代從湖北南下廣東打工的一員，如今卓然成為文學名家。王十月進駐過東莞作家第一村，他的中篇小說《國家訂單》榮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耗時十五年創作的長篇小說《不捨晝夜》，2024年出版後，入選為年度“中國好書”、以及“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王十月曾回到當年築夢的作家村舉行創作分享會。

陳啟文，湖南人，著名作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今年7月，他的長篇報告文學作品《穿越人間的象群》，獲得第九屆魯迅文學獎。他也是最早進駐東莞第一作家村的“村民”。陳啟文喜愛這裏的創作環境，在幽深的三家巷青磚老屋裏建立工作室。從廣西村寨走出來的莫華傑，當過流水綫工人、飯店服務員。熱愛文學的他某次來到樟木頭作家村參加活動，遇上陳啟文，結下了師徒緣份。莫華傑住進作家村，不懈努力，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春潮》和長篇自傳體紀實文學《世界微塵裏》（此作曾獲廣東魯迅文學獎），轉型為專職寫作。這個文氣氤氳利於尋夢的地方，是文學創作的一塊寶地，讓有志的作家以一杆筆推倒如山的命運。

閱讀《南飛燕》，那些逃離故鄉參與異鄉建設的勞動者們，潛生於社會底層，因城鄉身分的差距，對現實的無力感，夢想失落，忍受着歧視、不公對待，以親歷者的深切體驗，書寫當下與記憶中的悲酸苦辣，富有生活原色和真情，個人的生活史折射出底層的生活史，作品以樸素的力量，喚起社會關注。

〈樓村是一塊胎記〉，作者張喆記敘了1998年首次南下深圳與丈夫相會的遭遇。她甫下客車，在公路旁等候接應時被四個民警圍住，因為沒有“暫住證”，出示身份證被視為無效，解釋又不獲理會，即被帶走關進派出所等待家人付款“贖身”。時隔二十多年，那鐵門被重重地關上扣鎖的聲音，熾熱鐵皮屋裏十多名“難民”混沌惶恐的形神，與作者無助、屈辱、驚懼都深藏在記憶中不肯退場，延伸成不斷的夢魘。那些被羈押在派出所的男女老幼，如果通知不及親友，或拿不出錢繳付，便被當作“三無”人員，遣往樟木頭寶山收容遣送站，開始另一場苦難。直至2003年，在廣州工作的孫志剛上街時沒有帶備身份證和暫住證，被關進廣州收容站後遭到打死的事件發生後，引起全國震動，促使改革，廢除《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終結收容遣送制度，至此歷時十一年的收容遣送站消失。孫志剛的生命推動了中國的法治進程。

東莞的“打工文學”，是由基層外來工、素人寫作者與進駐作家共同催生一種獨特的文學式樣，亦隨着產業轉型拓展題材和對“生命共同體”意識的超越。據胡磊主席介紹，東莞處於全國學生最多的地方的最前列，加上外來人口年輕化，有“青春之城”之稱。東莞青年文學獎的參賽人數達五十萬，也反映城市的活力狀況。現在正擬訂“東莞未來作者青苗計劃”，為未來構建良好的文學生態，把東莞建造成有實有名的“文學之鄉”。

寧遠大捷四百年祭

◎陳浩星

今春訪陝北，偶憶《甲申三百年祭》一書寫作於此。稍後復過東莞，得謁袁督師祠，值寧遠大捷四百周年，撫時感事，因效郭沫若用意為此，非敢東施效顰，亦前事不忘之意云爾。

歷史懸一扇遐思窗扉，
靈光乍啟，漫展襟帷。
縱觀萬古興廢，
世人皆可洞曉先機。

追思天啓丙寅流年，
寧遠鏖兵烽火漫天。
袁兵備精研西洋利砲，
回看史跡，心事依舊長懸。

西士利瑪竇結交徐保祿，
儒者深恥學識不足。
欲求社稷長安，
強兵固本，方得萬邦翕服。
李良度世知機審時，
募葡購砲卓有施為。
深承縱橫韜略，
安邦妙策，世傳以夷攻夷。

輿圖渺落滄溟微點，
萬鈞重砲跨海相隨。
西洋利器中樞驛站，
正是濠鏡澳海之湄。

廿二門紅夷巨砲入皇隈，
君王頒諭重整邊垓。
半烽戍守遼東前壘，
興亡青史從此鋪開。

袁公戍邊啣雪迎風，
三軍用命雲集景從。
後金鐵騎凌風馳突，
關寧勁旅，蓄勢宛若蛟龍。

朔風凜冽城壁凝冰，
敵陳楯車兼備梯繩。
鐵鉤爭攀重城雉堞，
軍心匯聚，壯氣萬疊飛升。

八旗馳野，金鼓雷霆，
城頭巨砲，怒颭長纓。
夷炮應聲橫吞塞漠，
建虜崩潰，行陣盡失其形。
白山黑水，旌旗散落郊垌，
努酋敗走，孤影一片伶仃。

後金經此炮火摧頽，
入主中原漸弛兵威。
盛世耽於太平晏樂，
閉關自守，漸與寰宇相違。

濠鏡長泊萬國帆桅，
西洋火器輾轉來歸。
奇技徒供宮廷清玩，
至尊閒賞，無復禦敵憑依。
粵海關收盡異域珍瑰，
朝野醉迷萬象繁堆。
不思火器興邦長策，
浮世繁華，潛藏末世禍災。

當年雄砲塵封殿墀，
四海承平罔識危機。
一朝烽燧重燃禹域，
山河震盪，追悔已是無期。

四百年前洋砲烈焰轟鳴，
四百年來吾人醒也未醒？
鑑古長懷戒懼，
往史昭然，標定前路準星。

興衰幾度，華夏滄桑曾經，
千秋訓誡，須當刻骨傾聽。
守舊終為時代拋棄，
其命維新，永固神州邦國安寧。

東莞遊（組詩）

◎賀綾聲（詩、圖）

一、海戰博物館的上午

草地有人倒立
強健了東莞體魄

海戰博物館
我隔著玻璃
聽見炮彈遠去的上午

講解員的聲音穿過展櫃
如海上泛起的晨光
眾人立即舉起手機
瞄準戰爭真相

只是這一次
沒有硝煙

二、威遠炮台舊址

大炮早已學會了沉默
三數隻麻雀站在其上
替它繼續當年聲響

虎門大橋下
有幾個旅人
在點火抽煙



三、可園

水榭與曲廊之間

風吹古木晴天雨

仿如亭台優伶唱戲

剛巧有人路過

隨口吟出

“亭館綠天深，樓起綠天外。”

詩句落進池裡

驚動了錦鯉

牠們驟然聚攏

向這午後的浮光

輕輕點了點頭，曰：

“可。可。可。可。。。。。”

餘音逐波散去



四、東莞記憶

騎樓記住這個初夏

也記住素人寫作的煙火味

澳門與東莞

老字號與新招牌

在巷口交換言語

兩地情誼

日後或在一部小說連載

或在一桌粵菜上延續

林則徐與鄭觀應

輕輕碰了碰杯

註：“風吹古木晴天雨”為白居易詩。“亭館綠天深，樓起綠天外”為居巢詠可園詩。



東莞記

◎望風

題記：謁袁崇煥紀念園之孤忠，觀威遠炮臺之鹹潮，聽素人寫作者於東莞，守一份自在與真誠。

一.雨謁

雨，是從天啟年的雲層裏漏下來的
先濕了古榕垂落的鬚根
再漫過園垣，無聲地淹到點將台

入夏龍眼與荔枝斜探
枯筆卻蘸着冷雨
在我發燙眉骨上
寫下未乾祭文

一旁，紅夷古炮沉默如鐵
炮身紋路裏凝住的
不僅是昔日關外朔風
還有此刻順着青銅銹跡滑落雨滴

荷聲從身後池塘奔突而來
撞進耳廓，卻被雨聲壓成扁扁一片
抬眼，石像過去蒙着歲月塵沙
現在也已蒙着一層薄薄雨霧
但見來客
動似要抖一抖石鑄戰袍上那百年風霜
誰知卻在無意間復刻營寨仰望英姿
雨水匯入臉龐細紋中
替他細細刷去

那一身洗不盡的戍邊塵垢
與莫須有
罪名

基座上“擎天一柱”四字
依然閃亮
民族之氣婉轉浮升
可不配合的長明燈卻在衣冠冢深處明明滅滅
幽深得令人不忍細看

我踏遍碑廊與小院
滿目皆是濕漉石刻和空寂
甚至連故居也暫停開放
那些舊時戍卒已不見半分人影
只有雨，還是雨，替他們豎站着

忽覺自己
是這漫天霧白中，唯一鮮活肉身
站在這裏，替代代守墓的余家人
在數百年前的耿耿孤忠旁
做一回
淋雨的守魂人

二. 過威遠炮臺

日 夜

緩緩

海風捲着江浪發問

並非討要答案

斷垣兵房與斑駁炮身

早陷入長久沉默

靜待歲月催老

在過去中過去

鋼筋與夯土被鹹潮啃噬

連帶

射程與速度一同朽敗

野草漫遍堤岸

現在他們流落在珠江灘頭

隔着江海遙想關天培執念的正確性

聽着，都令人欲淚

他們

早已熬過了戰爭

他們

早已燃盡了血性滾燙

他們

早已不需要證明帶給我們什麼

自有來者

用一個民族的尊嚴眼光

前來瞻仰

三. 紙筆自守

風翻動稿紙折痕的陰影

字句底下，埋着東莞打工熬出的清苦

卻獨欠那一絲被文化捧出的甜膩

在案頭上

從來都不是野心，是同一份執念

“發表？出版？名堂？通通都交給世人”

吐出這句自語的人

比那些盼着出圈影子

來得更鬆弛

更像那一株自顧自生長的本地莞草

他篤定

筆墨無需旁人裁定斤兩

只需在燈下跟文字靜靜廝磨

然後

一遍遍勸服自己

把所有都沉進字句裏

果然

任憑那俗世評判的潮水漲落

沖不走的

依然是他筆下那點

獨有的章法與骨氣

看着，看着

孤傲的脈絡

如斯清晰

以至世間缺少了你

你依然是你

守墓的蝸牛

◎鐫而

她把履歷投到第三十七家公司的時候，信箱裡又彈出一封拒信。

內容她閉著眼都能背出來：“感謝您對本職位的關注，經綜合評估，您的專業背景與我們的要求存在一定差異——”差異。她學的是考古學，田野考古方向。本科四年，碩士三年。會用手鏟、毛刷和全站儀，能蹲在探方裡一整天不動彈，就為了清出一塊陶片周圍的浮土。可招聘市場要的是會寫標書、會做PPT、會陪領導喝酒的“項目經理”。

“考古專業？”上一家面試官翻著她的履歷，眉毛挑了一下，“我們主要做文旅地產開發，您有沒有做過商業策劃？”

她說沒有，但可以學。

面試官笑了笑，沒再說什麼。

試用期第三個月，部門主管讓她把一份遺址評估報告裡的“該遺址具有較高的原真性保護價值”改成“該地塊文旅開發潛力巨大”。她說不能改，這是事實。主管說，你不改也會有人改。她說，那你們找別人改吧。

第二天，她主動提了離職。

電話裡母親還在嘮叨隔壁老張家的女兒

去了銀行，穩穩當當，每個月七千多。她把手機放在茶几上，開了免提，自己坐在沙發裡剝橘子。母親問：“你現在到底在哪兒？”她說在找工作，跑了不少地方，訊號不好，先掛了。

她沒回家，也沒告訴任何人自己窩在東莞石碣鎮，租了一間月租八百的小單間，窗外正對著東江的一條支流。白天出門亂走，晚上回來刷招聘軟體。直到第六天早晨下起雨來，她在巷口買了一把十塊錢的透明雨傘，漫無目的地沿著江邊走。

東江上有人在划龍舟。鼓聲從水面飄過來，咚、咚、咚，穩穩的，隔著雨幕聽起來有些悶。她站了一會兒，看著那條船上二十幾個人槳起槳落，整齊得像一個人在划。她不太懂龍舟的規矩，只覺得那鼓聲一直沒有停過。

然後她看見了那座園子——“東莞市袁崇煥紀念園”。門票免費。她買了瓶水，走了進去。

雨很大，園子裡幾乎沒有人。她走過牌坊，走過袁督師祠，走過傳記浮雕長廊，最後停在衣冠塚前。雨水把青石板澆得透亮，幾株矮柏被淋得低垂著頭。墓塚攏在雨幕裡，

安安靜靜的。她站在那兒看碑文，“有明袁大將軍墓”，落款寫著“東莞市人民政府立”。

她蹲下來，忽然看見石階縫隙間伏滿了蝸牛。

太多了。大大小小，淺褐色的殼在雨裡泛著濕潤的光，螺紋一圈一圈向內收攏。牠們伏在墓碑基座上，伏在臺階轉角處，伏在石欄底座旁，觸角微微伸縮，像在探聽什麼。雨水順著牠們的殼滑下，在身後拖出一道道銀亮的痕跡。

她慢慢蹲低，傘歪到一邊。她在大學裡學的是史前考古，主要跟骨頭和石器打交道，但選修過一門墓葬制度史。課上講過明清墓葬形制，也講過守墓人的來歷。她記得教授說，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守墓家族有兩支，一支是守孔子墓的孔氏旁支，一支是守袁崇煥墓的余氏。余家守了三百九十年，十七代人。

三百九十年。

她數了數地上的蝸牛。第七隻正緩緩爬過墓碑基座上雕刻的蓮花紋，走得太慢，慢到如果不盯著看，幾乎察覺不出牠在移動。

她想起小時候外婆說，蝸牛是帶著房子趕路的，走到哪裡，家就背到哪裡，所以牠們才走得慢。

她站起來，腿蹲麻了，靠著石欄緩了一會兒。旁邊立著一尊銅像，底座上刻著名字——余焦平。她湊近去看說明文字：余幼芝之子。第十七代守墓人余幼芝原計畫來東莞守衣冠塚，因年邁未能成行，其子焦平主動請纓前往，臨行前車禍身亡，年僅二十八歲。其母將其改姓“余”，骨灰安放於此。

二十八歲。比她大三歲。

她站在銅像前。雨打在銅鑄的花束上，一顆一顆往下墜。她盯著那張平和的臉，看了很久。

那天下午她沒再刷招聘軟體。她在紀念園旁邊的舊書店買了一本《袁崇煥傳》。付錢時瞥見櫃檯上擱著一本《東莞可園誌》，封面是綠瓦飛簷的水彩畫。她隨手翻了翻，裡面印著可園的建築圖稿——三畝三分地，亭台樓閣、山水橋榭擠得滿滿當當，卻不顯侷促。園主張敬修是個武將，打完仗回來就躲在園子裡畫畫，邀文人雅士賞花聽曲。她把書放回去，只買了《袁崇煥傳》就走了。

回到出租屋，她從頭看到尾。看到崇禎三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煥被凌遲處死，首級懸於廣渠門示眾。看到余姓部下趁夜偷顛，埋於自家後院，臨終前留下祖訓：世代守墓，永不離京；世代不為官；世代讀書。

她把書闔上，關了燈。窗外的雨還在下，東江的水聲悶悶的，像從很深的地方湧上來。隔著雨幕，遠遠地好像又有龍舟的鼓聲，咚、咚、咚，不知道是誰在夜裡划船。她在黑暗裡睜著眼，腦子裡反覆轉著幾個詞：守護。承諾。慢。一釐米一釐米地挪。

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睡著的。

二

半夢半醒之間，雨聲忽然變了調。不再是噼噼啪啪敲打玻璃的動靜，而是一種更悶、更沉的聲響，像雨水落在泥土地上。她聞到一股不一樣的氣味——泥土、青草，還有某種腥甜的味道。

她睜開眼。窗戶開著，雨絲飄進來，打濕

了窗臺。窗臺上爬滿了蝸牛，密密麻麻排成一線，朝著同一個方向緩緩移動，黏液在木質窗框上留下閃亮的軌跡。

她順著牠們的指向望出去。

窗外不是東江了。

她認得那種格局——低矮的土牆、泥濘的巷子、遠處隱約的城門輪廓，是明代的北京城。她學過明代都城制度，一眼就認出了城牆的包磚方式和城樓的形制。

門被拍響了。

急促、發啞的拍門聲，伴著一個帶廣東口音的男聲：“開門！”

她穿著睡衣去開門。門外站著一個渾身濕透的年輕人，短褐洗得發白，雨水順著額髮往下淌。他看見她，愣了一下，目光在她那件印著貓頭的棉布睡衣上停了半秒。

“你是誰？”他問。

“過路的。”她說，“你呢？”

“余明。”他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我是袁督師的親兵。”

她的心猛地一跳。

史書上那個“余義士”，史料裡只留下姓，名早已失傳。她讀的《袁崇煥傳》裡寫的是“余某”。可這個人剛才親口說，他叫余明。

原來他叫余明。

三百九十年的守墓，從這個人開始。

“你是來偷袁督師的頭的，”她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發抖，“需要有人幫你望風。”

余明瞪著她，像見了鬼。遠處的馬蹄聲漸漸逼近，他沒時間再問，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跟我走。”

她跟著他穿過雨夜的小巷，泥水濺到睡褲上也沒感覺。她在學校田野實習時，曾在黃土高坡蹲過三個月，早習慣灰頭土臉。可此刻跟在余明身後，踩在明代北京的泥濘裡，她忽然覺得自己的考古學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她看出城門在內城東南角方向，木籠懸掛高度約兩丈，城牆包磚的縫隙足以搭手攀爬；城門口四個兵卒的站位，有三個死角。腦子裡自動彈出探方記錄時的觀察習慣：層位、疊壓關係、遺跡開口線。

現在，每一樣都在告訴她，該怎麼把一顆人頭取下來。

余明引開了兩個兵卒。她貼著牆根攀上濕滑的城牆，手指摳進磚縫裡的青苔，一節一節往上爬。摸到木籠時，鐵絲擰得很緊。她從頭髮上拔下一根髮卡，用當年在實驗室清理骨片的手勁，一點一點撬開鐵絲，伸手進去，捧住那顆頭顱。

後頸的斷面觸感，她太熟悉了。她在實驗室摸過太多人骨。

但這一顆是熱的。

餘溫未散，雨水混著血水從她指縫裡往下滴。她用余明給的布裹住，揣進懷裡，滑下城牆，跑回城隍廟後面那間破屋。

余明已經在那裡。胳膊上劃了一道口子，血水混著雨水往下淌。

她把人頭放在桌上。

余明跪下磕頭，一下，兩下，三下。額頭磕破了皮。

她靠著牆站著，渾身發抖，手指縫裡全是泥和血。

三

余明把人頭用棉被包好，塞進床底的木箱裡，直起身看著她。

“你是幹哪一行的？”他問，“攀牆那麼俐落，手上還有繭。你是挖土的？還是盜墓的？”

她愣了一下，忽然想笑。挖土的——田野考古在老百姓嘴裡，可不就是挖土的。

“我是考古的，”她說，“專門挖地底下的老東西，看土，看骨頭，看罐子。”

余明盯著她，目光有些複雜。“你認得督師的骨頭？”

她沉默了一會兒才說：“認得出。”她在大學裡辨認過宋墓出土的人骨碎片，也分辨過不同時代的創傷痕跡，磔刑留下的骨面刻痕，她大概一眼就能看出來。

余明沒再說什麼。他從屋角翻出一塊破布遞給她，讓她擦手。

她接過來，忽然看見窗臺上爬著一隻蝸牛，淺褐色的殼，小小的，正緩慢地爬過一塊青瓦。她指給余明看。

余明順著她的手指望過去，說：“督師以前說過一句話，他說天下事，不是快就能成，有時候慢，才能守得住。”

她盯著那隻蝸牛。慢到幾乎看不見，慢到每一代人都覺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件小事，可三百九十年後，那些蝸牛的後代還伏在東莞紀念園的墓碑上。

余明在木箱旁坐下，背靠著箱子闔上眼。她也在另一面牆邊坐下，懷裡似乎硌著什麼。她伸手摸出來，是一枚蝸牛殼的碎片，

淺褐色，螺紋清晰，邊緣被磨得光滑，不知道什麼時候沾在她睡衣上，被帶了過來。

她攥著那枚碎片，靠在牆上，聽雨水從破屋頂漏下來，一滴一滴打在地上。

天亮了。

她睜開眼，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手機螢幕亮著，凌晨五點十七分。窗外的雨不知什麼時候停了，東江的水聲悶悶地響著。

她攤開手掌，那枚蝸牛殼碎片還在手心，小小的，溫的。

四

她起床洗了臉，換好衣服，把那枚碎片用紙巾包好，放進背包夾層，出了門。紀念園還沒開門，她從側面的矮牆翻進去，走到衣冠塚前。晨光剛亮，石階上的雨水還沒乾透，苔蘚綠得發亮。

那些蝸牛又出來了，伏在墓碑基座上，伏在臺階轉角處，伏在余焦平的銅像腳邊。一隻淺褐色的大蝸牛正爬過“有明袁大將軍墓”那幾個字，觸角伸得長長的，走得極慢極慢。

她在旁邊蹲下來。太陽從東江方向升起，打在那尊十五米高的袁崇煥石雕像上，雕像披著鎧甲握劍而立，威風凜凜，但她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那隻蝸牛。

余家守墓三百九十年，十七代人。每一代都像這隻蝸牛一樣，背著自己的承諾一寸一寸往前挪，慢到幾乎看不見移動，但從來沒有人停下來。

而她呢？一個學了七年考古、因為不肯改一份評估報告就賭氣離職、躲在小城裡不

敢告訴父母的年輕人。她覺得自己像一隻找不到殼的蝸牛，光著身子趴在原地，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可此刻她蹲在衣冠塚前，看著那隻蝸牛馱著自己的房子一步一挪地爬過墓碑，忽然明白，殼不是別人給的，殼是自己長出來的。

她伸出手，輕輕碰了一下那隻蝸牛的觸角。觸角縮了一下，又慢慢伸出來，試探著碰了碰她的指尖，涼的，軟的，帶著早晨的露水。

她從背包夾層裡取出那枚蝸牛殼碎片，握在手心，站起來。太陽完全升起，紀念園門口傳來保全開鎖的聲音，新的一天開始了。

她掏出手機，對著那隻已經爬到墓碑頂端的蝸牛拍了一張照片，然後把手機收好，轉身往外走。

她要回去寫一封郵件，給三個月前她離職的那家公司——第三十八家，也是唯一錄取過她的那一家。不是去求他們讓她回去，而是告訴那個主管：那份報告她仍然不同意改。不改就是不改，人不能把自己專業裡最要緊的東

西當橘子皮一樣剝了扔掉。

她知道這封信寄出去，大概再也不會收到那家公司的任何通知，但她不在乎。

如果因此找不到工作，那就找不到。她可以來東莞，來這個紀念園，來守這座衣冠塚。余焦平二十八歲死在了來的路上，可她今年二十五，還活著。

東江的水聲遠遠地響著，悶悶的，像從很深的地方湧上來。她的掌心裡，那枚蝸牛殼碎片被攥得溫熱，螺紋的紋路硌著掌紋，嚴絲合縫。

她走出紀念園大門，陽光打在後背上，影子長長地拖在石階上。石階縫隙裡，那些蝸牛還在慢慢地、幾乎察覺不到地移動著，馱著自己的家，一寸一寸往前走，替所有人守著一些快要被忘記的東西。

守得很慢，但一直沒有停。

她也是。

觀海戰博物館

◎玥

故事從珠江口拉出
一條既定軌跡，任我們細讀
那些釜破舟沉的舊事

巨大方盒在無聲吶喊：
1840、1842、1856、1860
這些神秘數字強行地
為一個時代的黃昏劃開序章——
林氏。試圖守着一個民族安危
只憑木板、鐵鍊和肉軀
終究無法跨過科技溝壑
可惜……抑或可恨
都如一節節舊夢
安放櫥窗裡。百多年後
不斷敘述着銷煙；硝煙。

大砲被時光沖洗滿身鏽漬
早已不再咆哮了
它們，靜靜看守曾經的咽喉
幾萬次日出日落

如佇立老人遠望、回首
那年海風如何悲壯地
重複沒入虎門大橋，日以繼夜地
捶擊、
敲打我們的心。

初見東莞

◎李俊文

參加筆會採風前，我從未去過東莞。原以為會是一趟長途奔波，沒想到在車上打了個盹，醒來就已經到了東莞。半夢半醒之際，聽見導遊介紹起這座城市名字：“東，是因為它在廣州東邊；莞，是指當地的三寶——莞草、莞香、莞鹽。”

我隨手查了一下手機，古書裡《東莞縣志》確實寫著：“縣名，莞草名，可以為席，邑在廣州之東，海傍多產莞草，故名。”只是隨城市的發展，野生的莞草已經不太常見了，倒是編織的手藝卻被民間保留下來。至於莞香，卻讓我想起家來了。以前澳門也是製香的地方，兩者是否有關聯，我不太確定。莞香和莞草不同，它最初並非專指東莞產的沉香，而是涵括了香港、深圳、惠州一帶所產的沉香，據說是因為明代商人之間流傳的一句話：“莞諸物俱不異他邑，惟香奇特。”所以，漸漸地莞香成為東莞的別名，特別是現在寮步鎮聞名的牙香街，更是當時的交易中心。看到這裡，我忍不住想，澳門舊稱“香山澳”，會不會

也跟莞香有些淵源？至於第三寶“莞鹽”，其實不用查書也能明白。東莞位在珠江口東岸，靠著獅子洋和伶仃洋，古時近海邊本就是天然產鹽的地方。這點和澳門很像，早在南宋時，香山縣南邊（也就是今天的澳門）就設有鹽區，路環村從前叫“鹽灶灣”，而天后古廟的古鐘上至今還刻著這個名字。

看著車窗外的風景，我總感覺這兩座城市的歷史，好像冥冥之中綁在一起。雖然這次沒能體驗沉香的氣味，但按原定的行程，大伙還是去了鴉片戰爭博物館。展館裡除了回顧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之外，更多篇幅其實是環繞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鴉片戰爭。眾多展品中，最令人神往的，莫過於是林則徐寫給維多利亞女王的那封信。那是虎門銷煙後不久，林則徐透過翻譯致信英方，痛陳鴉片禍害，同時，也表明清廷禁煙的決心，希望英方能配合。至於女王到底有沒有看過這封信，已經無從考證。而根據林則徐的日記記載，這封信當年在廣州民間流傳很廣，甚至還

有書商因為私下印製而被處罰。

從博物館向外步行約兩三公里便是虎門砲台舊址了。史料記載“明洪武年間，倭夷入犯屢為所擾”可見自明朝初年起，虎門就是廣東海防要地。現存的砲台規模，主要是在清代康熙、嘉慶、道光年間陸續擴建完成的。幾百年過去，當年嚴峻的海防前線，如今變成了觀光景點，看著小朋友們毫無顧慮地在砲台上跑來跑去，我想，這大概是林則徐當年心裡最想守護的東西吧。

東莞的風景確實讓人印象深刻，但這次採風不只看見風景，更可貴的是文友之間的交流。聽東莞的前輩說，改革開放後，東莞迎來了各地來打工的人潮，人來人往之間，反而讓東莞寫出了自己的特色——來自不同地方的打工人，都各自寫出了屬於自己的文學，也共同寫出了屬於東莞的文學，像是這次交流的年輕素人作家北缺，他本是工廠裡的打工人，但利用閒餘也寫了好幾部小說，就像那部“十八歲的列車”，就以一段從東莞開往

甘肅的春運綠皮火車作背景，寫了屬於東莞人的初戀故事。這一點和澳門很像，就像理事長廖子馨常說的，澳門好多人都要“搵食”，很多人都是業餘作家，他們也是利用生活的縫隙間不斷書寫，同行的沈老師就是這樣，一輩子讀文學，更寫文學。我相信，這些從生活縫隙裡長出來的字，集少成多，終有一天會成為屬於澳門的文學。

不開心的傍晚

◎馬益林

我的電瓶車壞了。前幾天的中午，喝了兩杯阿南泡的酒，到了晚上下班時心跳加速，頭腦發脹，我以為是感冒了，就騎著電瓶車去買藥，結果走到一半，鑰匙孔那裏升起一縷青煙，車就壞了。之後我放棄了買藥，把車推回廠裏，回家睡了一覺，第二天早上就好了。現在想來，哪是感冒，絕對是中毒了。因為阿南的酒是用成千上萬只特別毒的胡蜂泡的。那是一種殺人蜂，是他國慶回家時，半夜三更從他們村後的山上捉來的，裝在一個圓柱形的鐵網裏。當時他發了視頻在朋友圈，我點開看時，他身邊圍著幾個人，在嘖嘖喳喳說著些什麼。阿南推開他們激動地說，好料哇好料，兄弟們，好料來了。說著就將鐵網套在一個大玻璃瓶口，使勁地把那些胡蜂拍進去，然後往瓶內灌上高度白酒。胡蜂一受到刺激，就挺起螫針瘋狂釋放毒液，這些毒液與酒一混合，再放些時日，就會產生些祛除風濕、活血化瘀、滋陰補陽等神奇功效，所以當阿南打開瓶蓋的時候，我就迫不及待地喝了

兩大杯。沒想到“陽”沒補到，差點把小命搭上了。可這種泡法代代相傳，是我們老祖宗的智慧，所以我認為問題應該出在日期上面，就對阿南說他太心急了，起碼還得再等兩個月。可阿南不聽勸，說他喝了就沒事。我說那是他喝得少。他說我鬼扯，還說我身體不行賴他的酒。我懶得再跟他爭論了，跟他這種人是講不通道理的，於是吃完飯我就下到樓去修我的電瓶車。

它被放在車間外面的屋簷下，因為烈日的暴曬，爛得起皮的座椅滾燙。我將它往出抬了抬，然後蹲下身去理電線。這輛車是我在五年前買的，雖說二手，卻跟新的沒什麼區別，八成是哪個倒楣的傢伙，買來沒幾天就被偷走，轉手賣到二手車行，被我撿了便宜。現在它出了問題，滿格電，不論怎麼擰轉把，輪子都紋絲不動，我斷定是控制器壞了，就在網上買了個新的。另外電機線也磨損破皮，就一併買來換了。昨晚下班捫飭到十點半，仍然沒分清那一大把電線哪根對應哪根。問客服，一下

讓拍這個照，一下讓拍那個照，煩個半死問題依然存在，早知道花點錢叫別人修了，現在錢也沒少花，還弄得亂七八糟。昨晚用了廠裏的扳手和螺絲刀，聽阿南說阿勇好像不樂意，叫他下了班把工具鎖好，別讓人家用。天啦！居然有這麼小氣的人，那又不會損耗，再說大家都這麼熟了，有必要嗎？我真想買一套放在這裏用，等他說我，再噙回去。不過也是氣頭上這樣想，等氣一消，又覺得沒必要，得罪那人幹嗎，人家真要找起茬來，弄死我的方法不下一百種。再說老婆孩子全靠我這點微薄的工資過活，一月不上班，鍋都揭不開，有什麼辦法，人生就是隱忍的過程。

不過修電瓶車確實是個技術活，我到現在仍然沒有理出頭緒，線的顏色對不上，我剛把一根藍線剪斷連在了黑線上，沒一會兒就冒煙了，嚇了我一跳，趕緊拔了電源線。我不敢再修了，我怕電瓶爆炸，危及旁邊的車輛，到時候准會被別人笑死，說我為了省幾十塊錢而損失了幾個月工資，他們會以此來羞辱我，使我在這個鬼地方永遠都抬不起頭來。權衡利弊之後，我把散落在地上的零部件收集到一起，裝進一個黑塑膠袋放在了車筐裏，對著車輪踢了一腳，就去外面小店買飲料了。店老闆正光著膀子露出滾圓的肚皮坐在收銀臺後玩著手機，身後的牆上掛著一排精緻的小木格，裏面擺放著各種牌子的假煙。我走到他跟前說，嗨！哥兒們，在看什麼？他把手機遞到我跟前，螢幕上一個胖女人正在扭動著腰肢。怎麼樣？他問。太胖了，我說。他收回手機一邊欣賞一邊對我說，你不懂，到我這個年紀你就懂了。他接著說，她

在前面路口的足浴店上班，上個禮拜我找過她。我說，你吹牛皮。他說，真的，不信你可以去試試，就說我介紹的。我說，拿瓶可樂。他說，三塊。

走出小店，一個穿開襠褲的小孩正蹲在路中間拉屎，不遠處的陰影裏，一只黑狗趴在地上，吐出猩紅的舌頭喘著粗氣。我穿過兩棟樓的間隙，後面是一口池塘，上面漂著幾尾腐爛的魚屍。池塘邊上是一條用青磚鋪成的小路，路旁栽著柳樹、夾竹桃、三角梅，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植物。樹下放著一座用來乘涼的石椅，我坐在石椅上喝著可樂，熱風從我臉上拂過。旁邊柳樹上有鳥群在嘰喳叫著。這讓我想起小時候，一天放學，在村口的柳樹上停著一群麻雀。黑叔將肩上挑的一擔糞水卸下，對我說，小孩等一下，我送你個東西。說完撿起石頭，朝著柳樹盲砸過去，驚飛的麻雀中一只落到地上。我拿著死鳥跑回家，把它喂給了一只瘸了腿的橘貓。

我扭緊瓶蓋，將瓶子倒插進褲兜裏，彎著腰撿起幾塊石頭，用力向樹砸去，鳥兒驚飛了，一只也沒打到。石頭落在了人家用彩鋼搭的廠房上，砰的一聲響。我從容不迫地繞到另外一邊往回走，路邊有家做毛織的小作坊，機器嗒嗒響著。外面屋簷下放著個狹長的籠子，裏面關著幾只母雞，籠子的寬度只夠它們打個轉身，逼仄得叫人失落。去年它們就被關在那裏，現在還被關在那裏，不出意外的話它們此生將被永遠關在那裏，直到生不了蛋，被人一刀砍死，丟進鍋裏熬成鮮美的湯。我站在那裏看了一會兒，喝光了可樂，將空瓶子砸向雞籠，冷不防從旁邊一株植物後面竄出條

黃狗，拴著鏈條，因為慣性，在我面前猛地一掙，露出獠牙，兇惡地吠叫著。作坊主人聞聲跑出來。大黃，他厲聲喝道，不要叫了！見狗沒反應，他抄起旁邊的掃把，做了個要打的動作。狗夾起尾巴重新躲回了植物後面。作坊主人露出黃牙笑著說，嘿嘿，不咬人。我說，什麼時候養的，以前沒看到。作坊主人說，我老鄉的，不想養了，我兒子喜歡養，媽的，又髒又臭，你們今天還上班啊？是啊，我說，忙死了。忙了好，作坊主人說，有活幹就有錢賺。你們當老闆才有得賺，我說，我們賺個雞毛。作坊主人說，話不是這樣說的。我懶得聽他鬼扯，就說，走了。快上班了。

回到廠裏，阿南正蹲在電瓶車前觀察著，時不時用手指撥動著輪子。修好沒？他問我。修個屁。我說。這時，樓梯間傳來鑰匙碰撞的金屬聲，阿勇下來了。他說，你們他媽的，上班多長時間了，還在吹水。我摟著阿南的肩膀，鑽進了光線暗淡的車間。打開風扇，坐在工作臺前的膠凳上。看阿勇沒有進來，我就和阿南低著頭刷抖音，只有學徒阿茂在賣力幹活。我將手機裝進褲兜順著窗外看了看，中午沒睡，有點困，就打了兩個哈欠，阿勇進來看了看，知道我們在摸魚，臉色很難看，但不好發作，站了會兒就走了。我伸了伸懶腰，不情願地走到機器跟前，想起作坊主人的話，就對阿南說，趕緊搞吧，“有活幹，就有錢賺。”

我們開始幹活，吸塵器隆隆地響著，我們臉上全是汗水，看上去油油的。最近廠裏忙得厲害，接了幾套大模，我正磨一個圓形的鋼柱，腳後跟疼得厲害。我一天要站十個

小時，已經連著上了一個月的班，今天是這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本以為會放假，還說帶老婆孩子去濕地公園逛一下，再去買點東西，誰知道又要加班，好在我在這廠做了八年，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現在想想，時間過得可是真快，我來這廠之前，還是一個小青年，現在已經淪為了兩個孩子的父親。這些年來，我一直不停地幹活，用力操持著機器，試圖搞到很多錢，但這根本搞不到錢。打工多年，我的儲蓄甚至不足三萬。三萬這個數字對我來講，像是過不去的坎，曾經有過幾次，我的存款差點就突破了三萬，但每到關鍵時刻，生活中總會發生一些事，一些得用錢才能擺平的事。我就像外國神話中的那位推著巨石，即將接近山頂的倒楣蛋一樣，跌回原地。我懷疑自己被哪個婊子養的下了詛咒，這種懷疑在我看著外面那些遍地林立的商品房時，尤為強烈。我不知道他們是從哪里搞來那麼多錢的，那些昂貴的樓盤裏都住滿了人，屋裏亮著暖黃色的光，陽臺上晾曬著衣裳，有大人的，有小孩的，看著真幸福。但這一切與我無關，我的存款不足三萬。

早上我爸打電話過來，說我爺爺在住院。這我知道，我爺爺感冒，捨不得花錢看大夫，自己亂配藥，中毒了。我們家人永遠都在幹這種蠢事，我爸也是，東西壞了捨不得丟，好的放一邊，先吃壞的，壞的吃完後好的又壞了，就這樣惡性循環。我想到了我的電瓶車，突然意識到我跟他們一樣，車壞了嫌修理店貴，自己買來材料瞎搗鼓，耗時耗力，最後還得花錢給人家修。一種深刻的羞恥感襲擊了我。

我爸讓我轉一萬塊給他，我說再看吧。他說你什麼意思。我把電話掛了。他兩天前就給我發過資訊，我沒回應。原因是他們兩父子都比我有錢，這我是知道的，我翻出過我爺爺的存摺，我媽也給我透露過我爸的存款。但就是這樣，我們一家都是守財奴，遇事總是推來推去，我爺爺推我爸，我爸推我，我回頭看了看，兒子還在小，於是我打算不理他們。

突然砰的一聲響，我們都被嚇了一跳，學徒阿茂將砂輪撞爆了。聽聲音有一半還夾在機台上飛速運轉著，殘輪隨時可能脫離機器，砸向他的腦袋。快關機器！我回過神來，沖他吼道。可他已經嚇傻，神經系統僵住了。像只膽小的老鼠，抱著頭等待厄運的降臨。我又沖他吼了幾聲，他仍然無動於衷。我沖過去將他推到一邊，一腳踹在了開關上，機器緩緩停了下來。去你大爺的，我說話你聽不到嗎？我沖他吼道，砂輪的碎屑會飛瞎你的眼睛的，你知不知道？學徒阿茂的神經鬆弛下來，垂著手臂耷拉著頭，像個犯了錯的孩子，媽的，他才十六歲，是我們老闆從他們村裏帶出來的。

阿南看我訓斥學徒，嘿嘿笑著，說，怕什麼，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然後轉過頭用他們的方言對阿茂說，茂哥，我說得對不對！學徒阿茂尷尬地咧嘴笑了笑。我說，要是真發生意外，阿茂受不受傷先不說，你大哥今年也得白搞。白搞就白搞了，阿南說，他掙了錢又不會分給我。

阿南的大哥就是我們老闆，他們兄弟三人，阿南老二，阿勇是他的弟弟，也是我們的副總，平時總把手插在褲兜裏，嘴上叨著支

煙在車間裏轉來轉去。他以前可不這樣，那時候廠裏規模小，沒設管理層，我們好得就像兄弟一樣，經常一起喝酒，互相謾罵。可現在他根本不屑與我們在一起，經常跟老闆進進出出，打交道的也都是些暴發戶。我們還好，畢竟是來務工的外人，頂多羨慕一下。可阿南就不一樣了，同樣是兄弟，看著人家逍遙自在，風光體面，他卻整天和我們幹著最髒最累的活，時間一長，心裏難免積怨。

只要把我爺爺的墓碑砸缺一個角，阿南說，我大哥的運數就盡了。那搞不好你也會混得更差，我說，畢竟你也是嫡系。嫡系有什麼用，阿南說，他從來都沒保佑過我。這些年你交了那麼多女朋友，這很有可能也是你爺爺保佑的結果，我說，他並非偏心，只是保佑的方向不一樣，你大哥是財運，而你是桃花運。阿南咯咯笑著，他認為我的說法不無道理。我接著說，不過追究下去的話，還是偏心的，畢竟有錢了誰還愁桃花，是不是你祭祖的時候不夠虔誠？哪里！阿南說，他死的時候我哭得最狠，我大哥都沒掉眼淚，阿勇乾脆沒回家。那老傢伙確實不仗義，我說，你應該把他挖出來重新埋一下。阿南咯咯笑著，罵我是個畜生。

後來，他大嫂下來了，踩著高跟鞋，身著一襲旗袍，臀部渾圓，腰部纖細，我倆站在玻璃窗前怔怔地看著，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他也知道我在想什麼，但我們什麼都不說，就那樣看著，廠門口的自動閘門吱嘎吱嘎打開了，他大嫂鑽進了那輛紅色的大眾車裏，隨著車緩緩地駛出廠門，我們的靈魂也回到了身體。

怎麼搞？阿南說。是啊！我附和著，說，

怎麼搞？

我們說的是搞錢，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搞錢，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將這種日子一天天地過下去，守住這份朝八晚九，動輒全月無休的工作，雖然每個月就那麼點薪水，但這已是我們能掙到的最多的錢了。我們誰也不說話，一邊在細密的灰塵和隆隆的雜訊中操持著機器，一邊在心裏默默盤算著自己的生活。我想到了我那逼仄的堆滿雜物的出租房，因為曬不到太陽，換洗下來的衣物常年都是陰乾的。廁所和廚房連在一起，小得連個洗衣機都放不下，衣服都是妻子手洗出來的，每次做飯，妻子都會拿出那塊該死的破木板放在膠凳上切菜，然後拿到那烏都打不過身的鬼地方去烹炒，油煙飄到剛晾曬的衣服上，這讓我感覺我們就像是生活在潮濕陰暗的縫隙裏的蟑螂，像是那群關在籠子裏的雞。不由得我就想起了多年前的農村老家，那是個春天，微風輕柔，萬物復蘇，蜜蜂忙碌地採集花粉，我騎著摩托車，後面坐著剛與我訂婚的妻子，我們行駛在寂靜的鄉道上，不遠處的油菜花田的地埂上站著一排小學生，他們是被老師帶出來春遊的，一個個抬著腦袋攬著線，天空飄著許多風箏。那時我們已經買好了去往外地的火車票，少不更事的我們正幻想著美好的未來，以為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像看過的偶像劇裏演的那樣。

阿南說，我有個老表，在厚街那個廠幹衝床。我說，那又怎樣？阿南說，那些產品都要卯銀釘的，他和一個同學，偷廢料，多年下來，搞了好多錢。我老表在我們市里買了間商鋪，現在租給人家賣水果，每個月都有租

收。我說，那廠子給他們搞倒了吧！阿南說，哪那麼容易，幾百人的大廠，台資的，都是毛毛雨。他那個同學長得肥頭大耳，小時候身上被開水燙傷一大片，看著很噁心，但人家搞到了錢，找了個很靚的女人，以前是在KTV陪酒的，媽的，我很想搞她。那胖子在那女的老家買了房，還買了車，還給那女的投資，開了家美容店。阿南說，像我們這樣，一輩子都掙不到那麼多錢。我說，哪天我請你老表吃飯，讓他把我介紹進去吧！阿南說，哪有那麼容易，他們一個管生產，一個管倉庫的，不然我早去了，還待在這裏幹什麼？我說，跟你大哥混不好嗎？阿南說，就拿一點死工資，別的他又不會給，你以為有多好。我說，年底掙了錢他不會給你和阿勇分紅嗎？阿南說，分個毛錢，親兄弟明算賬，我爸媽的生活費還是我們三兄弟平攤的。我說，有多少？阿南說，每個月三千，剛好一人一千。以前是我哥一個人出的，後來我嫂子不願意。阿南說，有時候我真想偷些廢料去賣，可我哥這廠太小了，一斤一兩算得清清楚楚。

吸塵器仍在轟鳴，灰塵卻像懂得了什麼似的不讓被吸走，正密集地簇擁在空氣中，我從口袋裏掏出一只口罩，可口罩也是無用的，反而裹住了自己濕熱的氣息。天實在太熱了，頭頂的吊扇正慢條斯理地轉動著，像一位不久於人世的病人。學徒阿茂用工衣揩了把臉，那些晶瑩的汗珠便消失了，他的頭髮濕濕的，像用啫喱水定的造型。阿南拉過了紅膠凳，佯裝成觀看圖紙的樣子，低頭玩手機，衝壓車間有人五音不全地唱著汪峰的《春天裏》。我腳後跟疼得厲害，看廁所沒人就逕進

去了，不知道哪個傢伙往廁所裏倒機油，地板上一層黑色的油污，為了節約空間，廁所是修在樓梯底下的，狹窄還不通風，現在又瀰漫著濃烈且刺激的機油味。我取下了掛在牆上的幾把拖把，並列排在便池旁邊，舒服地坐在了上面。我黑色的T恤佈滿灰塵，破了洞且洗得發白的牛仔褲上沾著一塊一塊的油污，頭髮也兩個月沒剪了，睡得跟雞窩一樣。我脫掉了鞋子舒展了一會兒腿腳，然後掏出手機點開網上銀行查看我的餘額，我幾乎每天都會查看餘額，就像菜農每天都會小心打理他的菜地那樣。

兩萬八千五，只要這個月一發工資，就會突破三萬這道關卡，哪怕是把所有的生活開銷都除去，也起碼能守住三萬大關。我知道的，我有預感，只要守住這道關卡，我的存款就會順利地累積起來，直到碰上下一道關卡，可能是五萬，也可能是八萬，我不知道，總之，我有信心。

回到車間時，那張唯一的紅膠凳是空著的，阿南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學徒阿茂一個人在幹活，時不時地摸摸膝蓋，看得出來，他也累得夠嗆，我就叫他坐下來休息一會兒，阿茂在這裏幹了一個來月，我極少跟他講話。我說，幹嗎不讀書了？他說，不讀了就是不讀了。我說，讀到幾年級？他說，初中畢業。我說，在學校有沒有談過戀愛？他說，沒有。我說，那你肯定有暗戀的女生。他咧了咧嘴，扣著臉上的青春痘。我說，你平時一天手淫幾次，他臉蛋黑黑的，咧嘴笑了笑，牙齒很白。我說，這沒什麼好害羞的，就像吃飯睡覺一樣，很正常的，晚上下班在幹嗎？打遊戲？

他說，嗯。我說，什麼遊戲？他說，王者榮耀。我說，再沒別的愛好？他說，沒有。我說，你可以看看書。他說，我也看書，電子書，修仙的那種。我說，不是那種，你要看看文學作品，魯迅寫的那種。他有點懵。算了，我說，你不要學這個了。你以為能靠這個掙到錢？你看到我和阿南了嗎？我搞了十多年，阿南搞了二十多年，我們還在幹這種活，你看看我的衣服，你看看我的褲子，這是你想要的嗎？他說，那我總得要學點什麼？我說，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是怎麼回事，你爸讓你來學你就學了，你爸也不知道這些是怎麼回事，他看到我們老闆做這個發財了，他就覺得做這個能發財，這根本就他媽不是那麼回事。你應該找個不用這麼辛苦的，體面一點的工種去學，好過你在這裏吃灰，誰知道這些灰塵以後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什麼影響。趁你現在還小，什麼都來得及，等你結婚生子，那時候就晚了，你就會像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那樣被釘死在生活上。

阿南回來了，他問我跟阿茂鬼扯些什麼。我問他跑哪里去了，他說去前面小店喝了瓶冰水。我就跟阿南說，小店老闆找了個相好的，在前面足浴店上班。阿南問我怎麼知道的，我說今天中午他給我看了照片，是個肥婆。阿南說他也找了一個，我說我不信，他打開手機給我看圖片，一個瘦瘦高高皮膚很白的女孩。我說，鬼哦！隨便找張圖片就來忽悠我，人家女孩那麼年輕。阿南又給我看了他們的聊天內容。我看著身高不到一米六的阿南，說，天哪，這怎麼可能，那女孩多大？他說94年的。我說那跟我同歲，你是82年的，

整整大人家一輪。我說她是做什麼的？他說是廠妹。我說那你怎麼認識的，他說在酒吧認識的，她跟一個玩得很瘋的老鄉去過酒吧幾次，他請她喝過酒。我說發生關係了嗎？他說，這還要問？！我說，你怎麼做到的？他說，裝逼唄，我開我哥車去的，我假裝得很大方，我跟他們講我是開工廠的，說我在貴園裏有套房子。我說，你真能吹，我們這樣搞一輩子都買不起一套房子。他呵呵笑著。我說，你哥的車給你開啊？他說，晚上他們都睡了，鑰匙掛在飯廳，管他了，反正他也不知道。我說，你真是個人才。然後我又給他算了算，按現在的房價和我們的工資，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算了半天，阿南不為所動，把我給算絕望了。

妻子唯一的夢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有一個安定的家，這樣就不用經常搬家了。那些亂七八糟的傢俱物什放在街邊，等著貨車來拉，那個過程是非常煎熬的，過往的人們無一不把目光投到那堆雞零狗碎上，就像把自己扒光了示眾似的。在無數個日子裏，妻子常常一邊忙碌一邊隨口抱怨道，我們什麼時候能有一套房子呢！我說我們還年輕，好好拼，到時候什麼也都會有的。我不知道這話妻子信不信，總之我是不信的，我已經對這個世界祛魅了，我知道，自己這輩子算是完蛋了，現在每个月的工資基本上都補貼家用了，等再過幾年孩子們都上學了，我就只能作為一個掙錢的機器而存在了，而且一個家裏還得無病無災順順利利，稍微有點差錯，家庭就得崩潰。在這種境況中，一眨眼就老了，我知道的，這大體上就是我的人生，但我不能告

訴我的妻子，否則她會離開我的，所以我得欺騙她，假裝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許多時候看著妻子姣好的面容，良心也有所不安，她完全可以擁有更好的生活的，但她自己不知道。現在就好比我們倆都在一條船上，她會游泳，而我是個旱鴨子，她睡著了，我醒著，然後船漏了，開始往下沉，但我沒有叫醒她，我太愛她了，我要把她留在身邊，一起沉入水底。

阿南說，那女的有家庭，老公在電子廠上班，還有個孩子，在上幼稚園，夫妻感情不好，誰知道呢，說她想離婚。阿南說，這些廠妹很好泡的，沒見過什麼錢，都是年紀小，不懂事的時候跟男的談戀愛，結婚生孩子，現在回過神來了，想後悔，你只要給她畫個大餅，給些錢，帶她吃帶她玩，多關心一下，她就離不開你了。我說，你給了她多少錢？他說第一次兩千塊錢，後面每開一次房我都會給她發個五二零。我說，那也花了不少錢。阿南說，我這麼大年紀了，不花錢人家哪里肯跟我，你以為像你們年輕小夥子！再說，你去外面找別人也要花錢的，人家年輕，又嫩，還比外面那些女人乾淨，之後阿南又給我講了許多關於那個女孩的下流話，她的身體呀，床上的表現呀之類的等等，仿佛在炫耀他的戰利品，

聽完這個我心裏很沉重，仿佛我就是那個被戴了綠帽子的丈夫，畢竟我們都一樣窮，一樣深陷在生活的泥淖裏，我知道妻子早晚有天也會像那個女人一樣反應過來的，這是時間的問題，我無法騙她一輩子，當水浸到她身體的時候她就會醒過來，然後跳進水裏遊上岸去。

我看著頭髮稀疏個子矮小的阿南，他穿著一件藍色的工裝T恤，已經被洗得很薄了，衣擺上一圈黑黑的頑漬，下身穿著一條肥大的西褲，看著特別不舒服，碩大的勞保鞋裹在腳上，像是裹著一團渾濁泛綠的腳氣，柔軟肥碩慘白的肚臍裏裝滿了不停蠕動著的糞便，他露出發黃的牙齒打了個嗝，低著頭給那女的回著消息。但我知道的，他出去玩的時候會換上另一身行頭，那是他在海南之家買的一套特別合身的商務裝（很符合他大哥的衣品，我覺得在潛意識裏他一直在模仿他的大哥），皮鞋擦得銍亮，身上噴了香水，頭上潤了油，還真像那麼回事，氣質刷地就上來了。

我又想到那個和老色鬼阿南上床的可悲的年輕女人，她還以為自己碰上了大老闆，她現在肯定對過往的生活充滿了失望，就像她對以後的生活充滿了無限的希望那樣，她以為會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車子，房子，朋友圈裏令人豔羨的下午茶，總之，這一切阿南都會給她的，讓那些無休無止的雞零狗碎的生活都見鬼去吧！這樣想著她會愈發地迷戀那個駕駛著路虎，出手闊綽的開工廠的小個子男人了，雖然有些方面那個男人堅持不到兩分鐘。她不知道自己被騙得有多慘，那個男人除了和她年輕的丈夫一樣窮以外，還要老上許多。那個男人是個風月場上的老手，並且數十年如一日不停地四處買春，那個男人患過性病，中過仙人跳，還有過兩段婚姻，因為自私、負擔不起生活與無節制的欲望毀掉了兩個女人的人生。

上個禮拜我帶她來廠裏參觀過，我說是我跟我哥我合夥開的，阿南猥瑣地笑著，說，

我現在一直在攛掇她離婚，打官司的錢我都可以幫她出。只要她一離婚，我就想辦法把她肚子搞大。我說，你騙人家的，早晚都得露餡，人家直接墮胎了，你這屬於欺詐。阿南說，先穩住她，我哥都說了，那輛路虎隨便我開，反正他也嫌費油。我媽說只要把孩子生下來，她會幫我帶，還會給我幾萬塊。我娶了兩個老婆，生了四個女兒，只要能博個兒子，這輩子就值了。我兩個兄弟都有兒子，街坊鄰居的老是笑我，我要爭口氣給他們看一下。再說，以前家裏窮，我娶的兩個老婆都是二婚的，我又不喜歡，我媽逼我娶的，年紀也比我大。我要是把這個女的搞定，那帶出去絕對把他們的老婆比下去。我說，哪那麼容易，你要有套房多少有點可能，現在啥也沒有。阿南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你不敢做，總敢想吧！說完對著我哈哈笑著，好像我才是那個異想天開的白癡似的。也正因為如此，我特別喜歡阿南，我甚至不敢想像沒有他跟我一起上班的日子，那將是怎樣的黑暗。在這種看不到希望的掙扎在溫飽線上的死水般的生活裏，身邊存在著一個蠢貨，那簡直是上帝的恩賜，會給我一種生活並沒有那麼糟糕的錯覺，因為有人比我更差勁，而且就在我的身邊，年紀也要比我大上十幾歲，他才是那個完蛋了的傢伙，我不是，我的人生還有希望。阿南於我，就像是一劑嗎啡，我看他，就像是看一個笑話，尤其是當他對生活抱著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的時候。

廠門口的閘門開了，駛進來一輛黑色的奧迪，阿南像發現什麼新奇似的跼著腳向外看著，車裏下來兩位老闆，穿著西褲白襯衫，

邊走邊討論著手上拿的一份圖紙。阿南神采奕奕地沖過去嘴裏喊著“肖總”，那語調像是在喊一位經年不見的老友。但那位老闆只是抬頭看了他一眼，笑了笑就徑直往辦公室去了，阿南只好尷尬地站在飲水機旁喝起了水。阿南灰撲撲地走進來，說那個傢伙叫肖某某，以前和他在某個五金廠一起當學徒的，後來出來自己開廠了，還說以前他倆住上下鋪，肖某某假裝女的跟他聊QQ，把他騙得一愣一愣的，說他聊了半個月，直到有天晚上肖某某忍不住大笑起來他才察覺，還說肖某某把他的聊天記錄給所有人看，大家都拿他說的那些騷話笑話他。

阿南說，他腦子一直比我好用，要不人家能當老闆。阿南說，他前兩年都接不到單快倒閉了，當時經常打電話要我介紹我以前幹的那個廠的經理給他認識。但這兩年另一個大廠的老闆幫他，賺了不少錢。媽的，就是這麼現實，沒有錢誰都看不起你。這時，阿勇和那兩個老闆出來站在廠院裏一邊抽煙，一邊激烈地交流著，時不時地笑一陣。我就故意打擊阿南，說，人家阿勇也沒什麼錢，你看人家聊得多嗨。阿南說，那不一樣，人家是領導。我繼續拱火，你這當哥的為什麼不是領導，還要被弟弟管著。阿南說，我讀書太少了，小學都沒畢業，許多字都不認識，也不會電腦，不然還有阿勇什麼事，我搞也要把他搞下馬，到那個時候誰還管你什麼兄弟。

那兩個老闆談完事情走了，臨上車時還朝阿南這邊看了看。我說，你的老朋友走了，不去送一下？阿南說，媽的，他看不起我，我也不屑他，算什麼東西，有錢又能怎麼樣，又

不會給我。

阿南沮喪地站在大玻璃窗前看著外面，我的心情也莫名的有點失落，好像除了我們之外，所有的人都過得很好。我知道，阿南感受比我更加深刻，心裏也比我更難受。那一刻，我感覺我跟阿南特別親近，就好像我倆是被遺棄在茫茫雪野裏的一對孤兒一樣，相互依存，抱團取暖。

怎麼搞？這次換我問他。

他懶得理我，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又給那女的發消息去了，好像在商量著什麼事。過了半天，他突然語重心長地跟我說，你還年輕，還有機會，出去隨便幹個啥都比上班強。他就像我勸學徒阿茂那樣地勸我，他這麼不靠譜的人突然這樣，讓我很不習慣。我說，年輕有什麼用，出去兩眼一抹黑，也不知道幹啥，再說也沒有本錢啊！阿南說，你不是會寫作嗎？我說，沒用，寫的那些鬼東西，一年也發表不了兩篇，哪里靠得住。他說，在哪里發表？我就跟他講了一些雜誌，什麼省級的市級的國家級的，還有那些多的少的稿費，什麼一審二審三審之類的。他好像被這些東西搞煩了，沒在聽，低著頭看手機。後來他說，人家網上那些電子書很掙錢的，還有的拍成了電影。我說，那是網路文學，我寫的不是那種。他說，那你寫的是哪種？我說，嚴肅文學，就是魯迅寫的那種。他撲哧一下，沒笑出聲來，出於禮貌忍住了，但面部肌肉不停地抽搐著。我知道的，他會趁我不在的時候把這當成笑話講給別人聽。別人聽了也會忍著笑，面部表情抽搐著，等碰到我時，臉上會不自然地浮現一絲笑意。

後來我又和阿南說起了他的大哥，也就是我們老闆的發家史，我們總是不厭其煩地說起這些，說起初他也很窮，曾經為了一副撲克把阿南摠在地上捶了一頓拳頭。說他中專畢業後被學校安排到了東莞的五金廠做學徒，他肯學，兩年之後做了組長，後來一根手指被衝床給壓斷了，廠裏為了安撫他，就叫他學了些工程設計方面的，再後來就被那個廠的客戶，一個臺灣佬挖走，做了經理。那是一家台資企業，有一項技術是很高端的，連技術工都是從德國請過來的，後來他大哥就把那項技術掌握了，之後他就離職自己開了廠，威脅老東家給他發訂單，不然就把技術外泄。於是老東家與他簽署了協議，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當初開廠還是他的兩個同學投資的，後來掙了錢老是做假賬不給人家分紅，兩位老同學沒辦法，氣得退了股。

之後我們還順帶著聊起了小店老闆，就是那位賣假煙的利慾薰心的胖子。他掙錢可比我們輕鬆得多，他承包下了附近的幾棟公寓，將租金提高了許多，水電費也是翻倍收的，而且在那些公寓裏頭設了棋牌室。他以前還倒賣摩托車，就是人家偷來的那種，低價收過來再高價賣出去。有一次我帶朋友去他那裏買過車，都藏得很隱秘，在他小店後面的院子裏，整整齊齊的一排，一看就知道是他老婆擺的，上面蓋著雨布，用木板擋著。

說完阿南的電話響了，於是他接起電話走開了。

我掏出手機看了看，快五點了，天上的太陽也乏了，我停下工作拿起口杯喝水，一邊擰蓋子一邊朝窗玻璃外看。我看到老闆的幾個

小孩正在車間外的院子裏玩滑滑車，我還看到一只黃狗耷拉著猩紅的長舌在廠門外一溜而過。學徒阿茂躲在最後面的機器跟前玩著手機，看著他那稚嫩的樣子，我就想起了剛出來打工時，同樣稚嫩的我，時間過得真快啊，他很快就會變得像我這樣。我說，阿茂，把你手機裝進褲兜裏，搞一下衛生吧！阿茂順從地去幹了。

廠門口的閘門又吱嘎吱嘎打開了，進來一輛卡羅拉，車上下來一個穿著西服西褲黑皮鞋的小夥子，阿勇熱情地跑過去迎接了他，他把手上提的禮盒遞給了阿勇，之後相互寒暄著往辦公室去了。過了有那麼十分鐘，阿勇叼著一支煙往我車間走了過來，慌忙中我隨便拿了塊鐵塊佯裝幹活。阿勇進來沖我點了下頭，就好像我們又恢復了當初那種親密的友誼似的。阿勇說，阿茂，媽的，給你發信息看不到啊？阿茂說，我剛才一直在搞衛生。阿勇說，搞個屁，上去洗個澡換身衣服出去吃飯了。阿茂丟下掃把走了。

阿勇拿著一盒中華遞到我跟前，說，搞一支。我說，我戒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阿勇說，戒個屁，啥都戒了活著還有什麼意思！我懶得理他，就說，剛才進來那個是誰，你小舅子啊？阿勇說，開卡羅拉那個啊？我說，是啊！阿勇說，我老鄉，做房地產銷售的，你要不要買房子，貴園裏新樓盤，八千一平。當時正是二〇一九年，我說，兩千一平也不關我事，哪有錢啊！你倒是可以買一套。阿勇吸了口煙，說，我肯定搞了一套啊，媽的，那麼便宜，不買傻逼啊。我才明白過來，他是跑來炫耀的，就說，什麼時候買的？阿勇說，上

個月就買了，我二哥也搞了一套。我說，誰，哪個二哥，阿南啊？他不大樂意跟我講話似的，細品著香煙點了點頭。我說，他不是沒錢嗎？老出去泡妞還欠一屁股債呢！阿勇說，你聽他鬼扯，他是不是又說我們壞話了？我說，沒有沒有。阿勇說，我大哥給我和我二哥一人五十萬的首付，不然我們也買不起。說完抬頭一臉驕傲地看了看我。之後又跟我說，你也可以買一套，跟家裏要點，親戚朋友跟前借一點，現在房子漲得很快的，人家阿茂都搞了一套。我說，阿茂？阿勇說，是啊，他老爸有存款，家裏種百香果的，一年十來萬收入。是我哥跟他老爸講的，投資嘛！房子寫在阿茂名下的，媽的，老爸有錢就是屌！我說，媽的，你們口風真嚴實，都買了一個來月了，你二哥還天天跟我哭窮。阿勇說，他那種人哪里會知足，真的，你要能湊夠錢真的可以買一套，比打工強，一個月前我們八千買的，現在已經漲到九千了。然後他拿出手機算著，我的九十五平，一平一千，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說，現在要賣出去的話，一個月我就賺了九萬五，要有商業頭腦，錢是這樣掙來的，你媽的你天天上班幹到死你也存不下錢。他還問我有沒有道理。我說，那誰知道呢，搞不好開發商騙你們的，你得賣出去才算，光說數字有什麼用。阿勇知道我酸了，打開群聊，懟到我跟前，說，你看，都是要房子的，現在一套都沒了，只要我願意，立馬有人接盤。我知道他說的都是真的，但我無法接受，我吞了吞口水，底氣不足地說，沒了你還叫我買一套。阿勇看我膽敢揭穿他虛偽的炫耀，惱羞成怒地說，媽的，跟你這種人講不通的，去把那個衛生

搞一下就下班，說完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的頭暈暈的，身體有些難受，也不知道怎麼了，就去飲水機那兒接水。剛好阿南穿著他那一身“海南之家”下來了，像個老闆一樣，邊走邊打電話。我說，南哥，南哥。他沒理我。我又說，南哥，南哥。好像他根本不屑理我似的，從我身邊匆匆走過，出了廠門，莫名的我就覺得他很有氣質，莫名的我就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我很尷尬，只能拿起口杯不停地喝水。我灰撲撲地回到車間，關了所有的電源，打完卡，去二樓飯廳吃飯，飯廳空蕩蕩的，老闆一家人都出去吃大餐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很沮喪，也很難過，胡亂扒拉了幾口缺油少肉的工作餐就下了樓去（飯菜是老闆他媽負責給我們做的，每天她都會早早地拉著個小拉車，去菜市場和那些老太婆們爭吵半天，搞些最便宜的東西煮給我們吃）。

廠院裏，他們正準備出發，阿勇帶著阿茂坐上那個銷售的車先出去了。老闆娘啟動了紅色大眾，後備廂打開著，老闆正在往裏面裝著酒水和禮品。孩子們還在院子裏打鬧著，老闆時不時呵斥兩聲。那輛路虎也從車庫開出來了，阿南腰裏掛著車鑰匙，他旁邊站著一位苗條的姑娘，臉上塗了粉，眉毛描得細細的，看得出來，是今天他給我看的那個姑娘，人沒照片那麼好看，但也不遜色（怪不得一個下午阿南都在和那個姑娘聊天，原來是叫她過來吃飯的）。阿南的媽媽捏著什麼東西往那姑娘兜裏塞著，那姑娘不好意思地閃躲著，最後阿南的媽媽還是把東西塞到了姑娘兜裏，然後拉著她的手上了路虎。孩子們在大人的驅趕下也都上了車，一切就畢，他

們開動汽車，出了廠門遠去了，只留下了滿院飛揚的塵土。

我又蹲在我那輛被拆的七零八落的電瓶車前搗鼓了一會兒，本來想著趁晚上不加班推出去修修的，現在什麼心情也沒了，突然覺得走路也很好，還可以鍛煉身體，幹嗎一定要騎車，再說，現在我莫名地很想走路，一直走，走出一身汗。這時手機震了震，掏出來一看，是我爸發的消息，看來硬的不行他來軟的了，他說我爺爺把我帶大也不容易，說他的錢都存成定期了，取不出來。說他知道我爺爺有錢，說我們不能跟老人要，說人老了容易起心病，說我們不能讓老人傷心，那種事我們不能幹等等。媽的，我沒看完就給刪掉了，我可以想得見，他們彼此抓著他們那點該死的存款，互相打著對方的主意，最後僵持不下，只得將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他們窮酸得令我蒙羞。這時手機像催命鬼似的響了起來，是我爸打來的，好哇，正是時候，我感到無比憤怒，我準備接通電話對他吼道，去你大爺的傻逼，都他媽見鬼去吧。然後掛斷電話，拉黑，與他們斷絕關係。

可電話那頭傳來的是我爺爺的聲音，顫顫巍巍地喊了聲我的小名。那聲音就像是有魔力似的，我的憤怒瞬間煙消雲散了。我溫和地問了問爺爺的病情，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問的，可我太窮了，怕他們跟我要錢。也不是我沒良心不給，主要是我想鉆足勁兒衝破那道狗娘養的三萬的關卡，但現在我知道沖不破了，我真的是被詛咒了，這樣想著心裏的那股勁兒突然就一松。你手上現在方不方便？爺爺尷尬地笑了笑，語氣中帶著慚愧。我的眼淚嘩

啦啦就流下來了，我說，方便著爺，還差多少錢你跟我講。爺爺也哭了，顫著聲說，五千塊錢有沒有？我說，有的爺，你放心我馬上給你轉過來。然後我又安慰了一會兒爺爺，爺爺也操心地問著我的生活，還有妻子和孩子。掛了電話，擦幹眼淚，我坐在廠院裏的水泥臺階上，轉了五千塊錢到我爸提供的卡號上。

住在廠裏的同事洗完澡下來，問我坐在那裏幹什麼，問我車修好沒。我说不修了，問他去哪裏瀟灑。他說瀟灑個鬼喔，去超市買瓶洗發水。

走在回家的路上，風吹動道路兩旁綠化芒的葉子，行人三三兩兩，都是廠裏幹活的工人，有的騎著破單車，有的步行，而那些穿著大褲衩踩著人字拖的都是今天放假，從外面逛完回來的。宵夜店也都拉起卷閘門開始營業了，路邊擺燒烤攤的小夥正在擺放著桌椅，而理髮店旁邊的那塊空地上，開著小貨車賣西瓜的中年男人，已經在他那張躺椅上守了一天了，半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我路過那裏，本來想買塊西瓜給孩子吃的，結果看到他躲在車後面撒尿，手上淋了些，他嫌棄地甩了甩，然後走過來抓起半個西瓜就要給我切，無奈中我又詢問了一遍價錢，說太貴了，他當時瞪了我半天，我怕他罵我，就匆匆走開了，到現在路過那裏，我都不敢朝他那邊看，放快腳步轉個彎，從一棟新建的公寓樓旁走過去了。我邊走邊看著公寓樓，邊豔羨著本地人，只要建起一棟房子，就可以靠著收租度日，將自己從勞碌的人世間解放出來，那是一種怎樣的人生，簡直不可思議。走著走著大老遠我就看到了我的妻子，她推著手推車，後面

跟著正在上幼稚園的兒子，他用小小的手抓著他媽媽的衣襟。他們在左邊走，我在右邊走，我不打招呼看他們能不能發現我，結果只有推車裏吃手指的女兒看到了我，但她不會說話，朝我笑著，嘴裏流著口水阿巴阿巴地叫著。我走到妻子身後拍了一巴掌，她嚇了一跳，轉過身來，說，你有病啊。我把兒子抱起來親了一下，然後跟妻子講著女兒如何聰明，只有她看到了我，我又親了一下女兒，她臉蛋糙糙的，那是因為妻子給她喂米糊忘了擦臉的緣故（奶粉確實太貴了，於是每天我們都會用米糊來代替一餐）。我問妻子吃飯沒？她說沒吃。我知道她沒吃，她時常帶著孩子來廠裏接我，為的就是我能帶著他們去外面吃，妻子嘴饞，像螺螄粉呀，麻辣燙呀，烤活魚呀之類的都是她的最愛。可接二連三的我就有點受不了，雖然這都是因為我的無能造成的，我就跟妻子講外面吃這些東西很貴，還不衛生，並且跟她做對比，一百塊錢可以買多少斤米，買多少斤肉、多少斤油、多少斤面、多少斤菜等等。可妻子從來都不願意聽我講這些，他覺得我就是太小氣，太吝嗇了。

我手搭在妻子肩上，說，那走吧，我們回家做飯吧。妻子說，我不想回去，在家裏待了一天，都快悶死了，我們走走吧。我說，要不你帶著他倆轉轉吧，我回去躺著看看書，站了一天了，腳後跟都疼，感覺我的靜脈曲張越來越嚴重了。妻子面露不悅，說，天天上班，好不容易不加班，你陪孩子走走嘛！兒子抓著我的褲腿說，爸爸，我要買水槍，我要拿到幼稚園去射黃梓然。我說，你不能欺負小朋友，老師說了，不能拿水槍去學校。兒子說，那我不

拿去學校，在家裏玩，可以給我買嗎？我說，可以寶貝，但是要在網上買，店裏太貴了。兒子想了一會兒，說，那什麼時候能買回來？我說，要三天，快的話兩天就到了。兒子說，那兩天是什麼時候？我說，就是天黑兩次，等你上兩天學就到了。兒子說，耶！我有水槍嘍！我有水槍嘍！兒子說，爸爸，我愛你。我說，寶貝，我也愛你。

妻子一直在拿手機敲字，嘴角掛著一絲笑意。我說，跟誰聊呢？妻子說，張小軍。我說，不是叫你別跟他聊嗎！妻子說，他先發的消息，人家以前給我們借過錢，我哪里好意思不回。我說，聊些啥？我看看。妻子說，沒啥，說以前讀書時候的事。我說，別跟那種人聊，他不是什麼好人。妻子瞪著我，說，你這人怎麼這樣？人家以前好歹幫過我們。我說，又不是沒還給他，誰不知道他在打什麼主意，不就仗著他爸開個破沙場有幾個臭錢嗎！我說，當初我都叫你別跟他借，你還是背著我去借了，你總是不聽我的。妻子的臉冷得像一把刀似的，說，你說這種話你他媽有沒有良心，我是為自己借的嗎？你他媽要是有一點本事……她說，我就沒有自尊心，我就不嫌丟人嗎？她將推車死命地往前推了一下，左邊一個軋轆掉了下來，女兒一顛簸哭了起來，妻子就把她抱在了懷裏。我撿起軋轆蹲下身去試著往上裝著，發現支架上的鐵皮變形了，得拿老虎鉗扳回來。

路過我們租屋樓下時，我將推車藏在了樓道底下，然後帶著老婆孩子往市場方向走了。我和妻子都在平復著彼此的心情，爭吵不是我們想要的。我說，你拉著兒子吧，把小寶

給我抱，妻子順從地同意了。我說，我們去哪裏逛？妻子說，隨便你。兒子說，爸爸，我有點餓，我要吃東西。路上人來人往，車也開始堵起來了，喇叭滴滴響著。道路兩旁店鋪的招牌燈都亮起來了，水果店、服裝店、雜貨店、理髮店、重慶小面店，賣鹵肉周黑鴨的、賣炭烤生蠔炸串串的，等等，好不熱鬧，空氣裏瀰漫著食物的香氣，兒子將手指含在嘴裏，妻子拉著我的胳膊往前走著，我知道她饞壞了，我就問這個吃不吃，那個吃不吃，她要麼說不吃，要麼說太貴了。路過一家新疆烤肉店的時候，我就放快了腳步，因為那消費實在是太高了，負擔不起，又怕兒子哭鬧。遠處一家平民漢堡店正在搞促銷活動，門口放著個大音響，不停地招徠顧客，聽價格，確實挺划算。我看到妻子眼睛亮亮的，就說，要不我們去吃漢堡吧。妻子假裝成很平淡的樣子，說，你問你兒子吃不吃，於是我們就推開玻璃門走了進去。妻子點了份套餐，有雞肉卷，牛肉堡和冰可樂。兒子點的是雞塊薯條和雞肉堡還有一杯牛奶。妻子問我吃什麼，我說我在廠裏吃過了，不要。店裏空蕩蕩的，只有我們一家人。等食物上來之後我就抱著女兒在靠近門的那張桌子前坐著了，因為女兒現在還不能吃這些東西，不能讓她看到，否則會哭鬧。埋單總共花了三十八塊錢，真的很划算。妻子打開食物拿著手機在拍照，漢堡店的老闆娘很不屑地瞥了她一眼，這讓我感到很不舒服，想到她等一下還會將圖片發到朋友圈，就更加羞愧了。但我沒辦法的，我也不敢說她，說了就得爭吵。為了分散女兒的注意力，我就一直不停地說著外面的事物，什麼小汽

車呀，小皮球呀、過去了個叔叔，過去了個姐姐之類的。兒子時不時跑過來說，爸爸吃一口。我說，不吃，寶貝你吃。他就又跑過去。妻子不知道怎麼回事兒，像個小資似的拿腔作調地跟兒子講著話，這個不衛生，那個不乾淨。老闆娘時不時地朝她剝一眼，我真的特別尷尬。兒子又不合時宜地跑過來，爸爸吃一口。我說，我不吃。老闆娘用異樣的眼神瞥了我們一眼。兒子以為我捨不得吃給他留著，就一副特別懂事的樣子說，爸爸你吃，一定要吃一口。老闆娘又瞥了一眼，我很憤怒，就大聲說，你煩不煩，快點給我滾過去，把你妹妹惹哭了我就揍死你。妻子大聲喊著兒子，說，過來，愛吃不吃，你管他幹嗎！我很生氣，抱著女兒出了門去。

後來我們就在公園走了一圈，妻子還是時不時地跟她老同學發著資訊，這讓我很不舒服。我抱著女兒熱得滿身是汗，就停下來換了下胳膊，跟後面的妻子說，走快點呀。妻子牽著兒子的小手走了過來，前面是一棟十層左右的公寓樓，除了最高層之外，全都是格子間，裝著結實的防盜網，像是排列整齊的籠子。最高層是房東自己住的，裝修得特別漂亮，大陽臺上擺放著許多植物，牆上掛著彩燈，屋內亮著溫馨的燈光，大玻璃幕牆後面掛著考究的窗簾。妻子說，哇！好漂亮啊！我也覺得很漂亮，可我保持著沉默。妻子說，以後我有了房子也要搞這麼漂亮。我心裏知道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嘴裏卻說，好啊，以後有房子了就按你喜歡的風格裝修。妻子回頭看了我一眼，說，到時候我可不要你媽，什麼東西都往家裏撿。我說，她又不會跟我們生活，

最多也是偶爾來住兩天。妻子說，你自己看著辦，反正別把我的房子弄亂，還有，我不伺候她。她說話的樣子就好像我們已經有了一套漂亮的房子。我說，八字還沒一撇，說這些幹嗎！妻子說，我事先跟你講清楚。之後又開始囉囉嗦嗦地數落起我媽的不是跟壞習慣了，雖然那些不是跟壞習慣都是客觀存在的，可我不由得還是有些憤怒，就說，你有完沒完，老是說這些幹什麼，誰的媽就那麼完美？妻子的臉瞬間就冷下來了，我知道她也很憤怒，只是忍著不想跟我吵而已。我也在極力克制著，體內有股情緒不斷地試圖衝破防線。現在，我們站在一條雙行道前等著過馬路，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的車特別多，等了半天終於有一位好心的司機主動為我們讓路，後面的車不停地摠著喇叭，我抱著女兒跑了兩步，回頭看妻子，她還站在那兒發信息，我就很惱火，說，快點呀，在等什麼？妻子煩躁地說，你要過你過，管我幹什麼？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了，等她一過來我就沖她吼道！你他媽的惡不噁心，一天到晚跟別的男人聊天！妻子也無法忍下去了，她吼著說，你他媽不噁心，你看一天到晚寫的那些東西，嫖娼，出軌，打飛機，她咬牙切齒地說，你他媽不噁心？旁邊的行人聽到，像看怪物一樣地看著我，我感到窘迫，我真的被妻子打擊到了，我從來都沒有那樣的羞愧過。我甩過頭抱著女兒就往前走，後面兒子喊著，我妹妹的鞋子，妹妹的鞋子。女兒的一只腳上光光的，我回頭一看，鞋子掉在了馬路中間靠著對面的地方，車流正不停地快速疾馳著。妻子使勁拉著兒子往前走，兒子哭喊著，我要等爸爸，我要等爸爸，

小小的身體使勁往後拖拽著。妻子沒辦法，一把將兒子拉起來，使勁地將手甩開，一個人氣呼呼地向前走了，留下兒子一個人站在那兒張大嘴巴哭著。當時我瞬間就崩潰了，不管不顧地抱著女兒，在一輛車速較慢的轎車前截斷了車流，然後自顧自地彎下腰去撿鞋子，憤怒的汽笛不停地震動著我的耳膜，女兒被嚇得哇哇大哭。我撿起鞋子快速地跳到路旁，然後轉過身來瞪著司機大聲吼著髒話，司機目光堅毅，當我不存在似的望著前方。旁邊站著的一位妝容精緻的女人一臉不屑地瞥了我一眼。馬路對面，兒子仍在號啕，妻子已經不見了蹤影，我看著沒完沒了的車流，真的很想往路上撒把釘子。

筆會東莞採風關注素人寫作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基金會資助的“澳門筆會東莞採風團”於六月廿七至廿八日前往東莞採風，並與東莞作家舉行座談會，圍繞近年備受關注的“素人寫作”現象，探討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的新生態與新方向。

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會長湯梅笑、理事長廖子馨、副理事長楊穎虹、秘書長鄭國偉等一行近二十人參與活動，與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文學評論家胡磊，知名作家林漢筠、葉偉強、謝蓮秀、素人作家代表馬益林等交流，分享創作歷程與心得。雙方互贈文學期刊及作品。

胡磊介紹東莞文學發展歷程，並重點闡述近年引起全國關注的“素人寫作”現象。他指出，東莞的素人寫作者來自社會各階層，他們以文字書寫個人經歷與城市變遷，經作協發掘與扶持後，不僅鼓勵投稿發表，亦開辦寫作培

訓班。去年夏天組織三十名東莞素人作家到魯迅文學院進修，《不一樣的文學天空》是該次研修學習的實錄。東莞的素人作家逐步形成具地方特色的創作群體，“素人寫作”文學現象成為全國典型示範。

廖子馨則介紹澳門筆會及澳門文學現況，分享筆會舉辦“第一屆青年文學營”、文學沙龍，以及澳門唯一定期出版的文學季刊《澳門筆匯》的出版成果。澳門文學同樣蘊含豐富的素人創作力量，期望透過區域交流互鑑經驗，鼓勵更多青少年投身文學創作。

除文學座談交流外，採風團參訪愛國教育基地海戰博物館、威遠炮台、袁崇煥紀念公園，以及具嶺南文化特色的四大名園可園，並走進下壩坊，感受傳統底蘊與現代創意交融的文化風貌。

澳門文學沙龍討論小說創作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的第十期澳門文學沙龍七月三日晚上七時在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舉行。本期以“一個故事一場夢”為主題，邀請澳門作家太皮、李懿及安好分享作品，並由澳門閱讀寫作促進會會長、澳門資深小說家沈尚青進行導讀及評論。澳門筆會理事長兼青協會長廖子馨等四十多名文學愛好者出席活動。



沈尚青指出，三位本地作者的作品富有哲

理性，太皮的作品滿含澳門元素，情節跌宕讓人想一口氣讀完，文中体味人情冷暖，思考家庭關係經營；李懿很擅長刻劃場景、時空與複雜心理狀態；安好的作品情節充滿張力，每個



細節環環相扣。

太皮分享了近年寫作感受，希望用平凡但荒誕的故事來回應及抵抗日常枯燥的生活，他認為沙龍活動有助拉近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



李懿表示，在活動中得以從閱讀者的角度，重新看待和理解自己創作的故事，對創作帶來新的啟發。

安好則認為平時很難當面聽到讀者的聲音，活動給她最大的意義是能夠聽到讀者對



作品產生的不同聲音，而這些聲音，是支撐作者繼續創作的動力，是滋養下一部作品誕生的養分。

在作者分享後，一眾文學愛好者就小說的創作繼續展開討論。



筆會舉辦古詩詞叢書朗讀會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三代同聲·詩韻濠江”——《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新書朗讀會，於七月十一日下午三點在第二十九屆澳門書市嘉年華展場內舉行。活動匯聚學者、作家、學生、親子家庭共二十人同台朗讀，除普通話、粵語外，更融入多種中國方言演繹，近百名市民圍觀表演，充分展現古詩詞的魅力以及澳門文學的承傳力。活動上，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理事長廖子馨向澳門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白冰贈書。

參與朗讀的學者、作家黃文輝、黃翊、湯翠蘭、周江明、鄭汶高、吳一怡、黃藝梅等嘉賓，以及濠江中學朗誦隊指導老師陳奇川、勞校中學朗誦隊領隊老師鄭軼亦獲致贈。

《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收錄冬春軒、李烈聲、譚任傑、陳浩星、譚健鋤五位作者的作品，按年齡橫跨三代，充分體現澳門筆會自1987年由梁披雲、李成俊、李鵬翥、佟立章等前輩創立以來“廣泛團結寫作人”的宗旨



與薪火相傳的精神。

朗讀會上，朗讀嘉賓演繹作者冬春軒、李烈聲的作品，展現了兩位文壇壽星詩詞功力和藝術特色。譚任傑分享其古詩創作歷程。陳浩星談及以創作古詩為“遊戲”，在過程中體悟

古典文學的精髓。身為醫生的譚健楸則暢談堅持古詩詞創作的意義與情懷。年齡段不同的朗讀者體現了“三代同聲”。

壓軸環節由多位老師以不同方言示範經典詩詞朗誦，包括上海話、閩南話、新會話及莆田話，多元語音的交織演繹，充分展現中華詩詞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聲韻魅力。

活動最後由鄧景濱教授作總結發言，介紹“詩詞的朗誦與吟誦”之別，展示多位作者為本叢書創作的對聯佳作，為活動畫上圓滿句號。

《澳門筆會叢書·古典詩詞》叢書由澳門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出版。叢書從編輯理念到書籍設計均融入現代元素，並選擇在書市嘉年華舉辦新書朗讀會，呼應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文化不能脫離民生”的理念。筆會期望在未來以更多社區活動，將中華傳統文化深入社群，讓新一代體會中國古典詩詞之美。



譚健鏵新作《致我的草堆街》7月亮相香港書展



作為“港澳青年作家獅山出版計劃”系列作品之一，譚健鏵新作散文集《致我的草堆街》於7月亮相2026香港貿發局香港書展，且獲邀出席7月19日書展分享會。

本書以澳門草堆街為書寫載體，交織作者

移居小城後的異鄉惶惑、個體掙扎與逐步扎根的心路，將自身精神成長，與老街破舊、沉靜而包容的氣息相融。書展分享會上，譚健鏵分享這部以澳門老城為核心的散文創作心得，與現場讀者零距離對話。

彭執中《悟空請回答》榮獲“上海好童書”特別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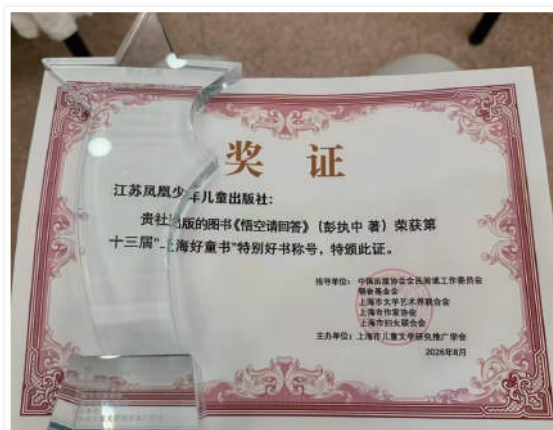
▲彭執中曾辦講座，從《西遊記》談親子教育

2026年8月12日，上海書展首日，第十三屆“上海好童書”揭曉慶典在上海展覽中心友誼會堂隆重舉行。

本屆評選共收到56家出版社239種童書參評，經讀者評議與專家嚴謹審核，最終選出30種入選“上海好童書”，並評定4種“特別好書”。

澳門兒童文學協會監事長彭執中著作《悟空請回答》脫穎而出，榮膺“上海好童書”特別好書殊榮，大會高度評價該書“給通俗童書作了示範”。

作為資深教育工作者，彭執中透過解讀經典，剖析《西遊記》的文化底蘊與創作手法，幫助青少年提升讀寫素養。同時，書中結合兒童心理、親子教育視角，深挖傳統經典的現代價值，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厚內涵，助力孩童塑造正向品格、建立強健的心理素質。



司徒子榆登TEDx演講 以創作解讀“看不見的真實”



澳門詩人、澳門筆會監事司徒子榆於八月二十六日登陸深圳TEDx舞台，帶來主題為《看不見的》（The Unseen）的公開演講。

TED是全球知名思想分享平台，匯集各界人士分享理念，司徒子榆從日常感知出發，探討資訊時代下人們容易被表象包裹、忽略細節與真實的困境。她結合自身詩歌書寫與影視表演經歷表示，無論文字創作或是鏡頭演繹，本質都是捕捉生活裡難以被看見的情緒、細節與內在脈絡，以創作穿透表象、抵達真實。

她提到，大眾對城市的印象常固化於單一標籤，而青年創作者的價值，在於以自身成長與生活積澱為基底，記錄在地溫度、講述真實的城市樣貌。

司徒子榆認為，本地創作者對外交流、登上公共平台，並非向外趨同，而是以更開闊的視野反照本土，以跨媒介的創作方式，搭建澳門與外界的文化對話橋樑，讓細膩、真實的小城人文氣質被更多人看見。本次演講氛圍沉靜真摯，以簡潔有力的思辨，展現澳門新生代創作者的視野與態度。



南國書香節羊城書展開幕 澳門館亮相廣州



2026南國書香節暨羊城書展於8月27日至31日在廣州廣交會展館舉行。由文化局設立、澳門文教出版協會承辦的“澳門館”同步啟幕，澳門出版協會、文化公所、澳門啟元出版社參與協辦，向內地及國際業界展示澳門出版成果，推動粵澳文化交流。

澳門館以“澳門多元文化與出版創新”為主題，佔地逾三百平方米，現場展銷澳門圖書與文創產品。展區匯集文化局、市政署、澳門基金會、澳門日報等多個機構，展出逾兩千冊圖書及兩百件文創，題材涵蓋歷史、文學、藝術、教育、科普等領域，呈現澳門多元出版生態。本屆展館以澳門建築、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呈現中西交融的蓮城人文風貌。

澳門館開幕儀式於上午十一時，在廣交會展館B館舉行。儀式由澳門文化局代副局長蘇建明、澳門立法議員暨澳門文教出版協會會長林發欽、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穆欣欣、澳門啟元出版社總經理趙香玲、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理事長王國強主禮，數十位澳門文化出版界代表出席活動。



粵港澳文學周三地作家對談 座談文化異同創作體會



第六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周於9月6日圓滿收官，重點活動“文脈同根·三江匯流”粵港澳作家對談活動在廣州市廣東文學館順利舉行。本會成員鄭國偉、呂志鵬赴會參與交流。是次活動由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兼作家專委會主任穆欣欣、香港女作家協會秘書長吳燕青、廣東一級作家黃禮孩出席，圍繞“共同文化記憶的文學書寫”主題展開深度對談。

活動以紅線女經典粵劇唱段《昭君出塞》拉開序幕。三位作家從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五感”維度出發，分享三地共通的嶺南文化記憶。眾人坦言，粵港澳三地雖地域各異，文學發展與城市變遷各自形成獨特創作風貌，惟嶺南文化根脈一脈相承、緊密相連。

穆欣欣談及，粵劇為三地聯合申報的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涼茶則為三地共有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項文化載體沉澱粵港澳獨特的人文韻味。黃禮孩以粵劇為切入點，延伸探討粵語歌曲的文學價值；吳燕青則透過“過大海”俗語、兩地飲茶習俗，闡釋港澳深厚的人文

情誼與情感紐帶。

三位作家亦談及各地在地寫作生態與創作感悟。穆欣欣介紹，澳門鮮有專職寫作從業者，多為素人創作，本地創作不帶功利屬性，是創作者梳理思緒、安放內心的重要方式。

與會者一致認為，書寫共同文化記憶，並非單純緬懷過往或堆砌素材，而是將真實的生命經歷、細膩的感官體悟，轉化為具個人風格與辨識度的文學表達。

此外，穆欣欣以澳門“土生菜”為喻，深入探討大灣區文學的主體性特質。她表示，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的美食之都，澳門“土生菜”承載本土核心靈魂，映照大灣區文化兼具土地血緣的“土性”與跨境流動的“水性”。大灣區文學始終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在堅守文化根基的同時尊重地域差異、包容多元發展。針對AI對文學原創領域的衝擊，三位作家均認為，人工智能無法替代創作者獨特的五感體驗與真實生命積澱，原創文學的溫度與深度無可取代。

澳門文學沙龍討論三創作人作品



由澳門筆會主辦，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贊助的第十一期澳門文學沙龍，於九月五日晚七時半假澳門筆會會址舉行。活動以“筆下小城”為主題，邀請本地創作人莊志豪、以馬、路諾分享作品，並由文學點評人曾浩倫作深度評賞。

活動由筆會青協理事李嘉瑤主持，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理事長廖子馨、秘書長賀綾聲、灣區詩人步緣等嘉賓，與四十多名文學愛好者齊聚一堂，共同探索澳門文學書寫。

曾浩倫在點評三位作者的作品時指出，“澳門書寫”不應止於地標宣傳，更要將在地經驗提升為解讀他人、反思自身的視角。其中，莊志豪從監獄內外探討記憶與當下的交錯；以馬透過平順表象看見隱痛；路諾則由日常生活詰問尊嚴，細緻呈現生活情趣。

曾浩倫〈日常、隱痛與記憶：論路諾、以馬和莊志豪的澳門書寫〉

活動上，莊志豪介紹其新書《亞馬喇前地

與黃昏》並分享寫作歷程，指出本地新聞與身邊軼事可成為寫作題材，藉小事塑造人物。

以馬講述創作契機與靈感來源，關注弱勢社群與失語群體，盼以此書寫並反映現實。

路諾深情談及創作歷程，期望藉寫作記錄生命點滴，認為寫作需多留意、多分析，不可擺出居高臨下的說教姿態，方能彰顯真實。

作者分享後，一眾文學愛好者就本土文學創作繼續展開討論。主辦方表示，活動推出以來，觀眾反應熱烈，筆會將繼續透過定期的沙龍活動，為澳門文學愛好者提供優質的品讀空間。



澳門筆會代表團到哈爾濱開展采風交流



▲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席、著名女作家遲子建陪同澳門筆會會員參觀黑龍江文學館

9月9日，澳門筆會采風團到訪黑龍江文學館，中國作協副主席、省作協主席遲子建，省作協黨組書記陳文遠陪同代表團參觀展館，實地瞭解黑龍江文學發展脈絡與黑土地文學積澱。參觀結束後召開兩地文學交流座談會，省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趙儒軍、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理事長廖子馨及兩地作家代表共20余人參會，開展跨地域文學對話。

座談會上，兩地作家各抒己見、踴躍發言。黑龍江作家結合創作經歷，分享扎根黑土地的寫作感悟，圍繞抗聯文化、北大荒文化、冰雪文化、邊疆多民族文化等本土資源，交流如何從現實生活中萃取素材，打造彰顯北疆精神的文

學作品。澳門作家立足濠江獨特的城市歷史與市井煙火，分享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下的文學觀察。雙方還圍繞文學精品打造、青年作家培養、活動品牌建設、中國文學“出海”等議題深入研討，對比兩地文學發展的優勢與特點，互相分享交流觀點經驗，氛圍務實熱烈。



▲筆會作家與哈爾濱作家開展文學座談交流

文總塔石會址啟幕 打造文化社團服務平台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塔石會址暨澳門文化社團服務中心於9月19日啟幕，中聯辦副主任楊偉群等嘉賓主持開幕儀式。新址標誌文總由“聯絡平台”升級為“服務站”，為澳門文化社團搭建資訊共享、資源對接的公共服務空間。

啟幕儀式於9月19日舉行。楊偉群，社會文化司司長代表、文化局長梁惠敏，社會文化司司長辦主任林媛，旅遊局代局長程衛東，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吳志良、理事長李自松、監事長陸曦，澳門文化藝術界社團與青年代表等出席。活動同步舉行文總2026年度會員大會和“文化澳門名家談”講座。

文總會長吳志良致辭稱，組織成立三年，會員由百餘人增至逾七百人，實現從流動聯絡到扎根服務的轉變。梁惠敏肯定文總成果，期望其把握灣區機遇，推動跨界藝術合作，助力澳門“一基地”建設。

楊偉群在講座上表示，文總須堅持愛國愛澳，肩負骨幹社團職責，助力澳門文化高質量發展。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工作報告與第二屆理事架構，同場澳科大人文藝術學院特聘教授吳衛鳴主持“澳門人的自豪：世界文化遺產與大三巴”文化講座。

澳門筆會舉辦《時間屬性——黃文輝詩·相展》

以詩與相片思考時間悖論與倫理

由澳門筆會主辦，陳顯耀策展的《時間屬性——黃文輝詩·相展》於九月二十日下午四時在十月初五日街德生大按開幕，展出澳門詩人、攝影師黃文輝攝影及相關配圖詩作品。

時間彷彿滾滾長河，無情向前。攝影的誕生，卻似一柄利器，刺破時間的定律，讓人類得以從奔騰不息的洪流中掬取一瞬，凝為永恆。攝影，既是對時間流動的抗爭，又是對時間靜止的捕捉——它以快門的眨眼，為人類抵擋時間對記憶的腐蝕。

黃文輝在澳門的大街小巷拍下自己的所見所感，發而為詩，探討時間屬性的悖論，思考時間倫理的抉擇。本次展覽是黃文輝在街頭十多年後，以詩和相（相片）邀請觀眾來共同思考：什麼是值得定格下來的？什麼是值得人們記住的？

澳門著名攝影師兼本次展覽策展人陳顯耀指出，今年適逢攝影術發明二百周年，而澳門是中國第一張照片的誕生地。在這座中國攝影的起點城市，黃文輝以多年在澳門街頭的行走與凝視，延續了這場跨越兩百年的視覺實驗。

展覽場地的選擇，本身也是一種時間的呼應——十月初五日街的德生大按，這棟從清末佇立至今的古老建築，見證了街區的繁華與寧靜。讓文輝多年來關於時間的作品在此展出，老建築的歷史、攝影的瞬間、觀者的感受，在此刻交織在一起。

展覽共分四個單元：黑白道、快慢思辨、非人間、斷牆層，展品嵌入澳門歷史和現實的脈絡：影像彷彿一棵參天大樹，堆起層層疊疊

的年輪，讓過去迴光返照，以現在啟發未來。這場詩歌與攝影交織的展覽，以澳門的街頭瞬間、宗教信仰、老舊建築為對象，邀請觀眾一同凝視時間的臉龐，體會其在詩行中的呢喃，在磚瓦間的低語。

展覽獲澳門著名藝術團體“一孖”藝術小組支持、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



“時光·月光——中秋讀詩會”德生大按圓滿舉行

適逢中秋，由澳門筆會、澳門筆會青年協會及別有天詩社合辦的“時光·月光——中秋讀詩會”，於德生大按順利舉行。活動屬“時間屬性——黃文輝詩·相展”系列節目，在中秋月色之下，帶領現場觀眾走進澳門二十世紀詩歌的文學世界。

讀詩會於9月26日（星期六）晚上8時至9時30分舉辦。活動邀請澳門本地作者，現場朗讀澳門詩人寫於20世紀的詩篇，伴隨秋風明月，一同品味澳門詩歌承載的文學意境。

現場以詩會友，一眾詩文愛好者齊聚於此，在中秋月光之中，共享詩歌與時光。



主辦單位：澳門筆會、澳門筆會青年協會、別有天詩社

文學館字在生活讀書會圓滿舉行



文化局主辦、澳門筆會承辦的“字在生活：文學館與你閱讀當下”系列讀書會已順利舉行。活動透過問題導向的分享形式，引導青年連結文學與日常生命經驗，思辨書本與現實生活的關係，藉由交流對話梳理情緒、調整認知，從閱讀中重建生活節奏與方向感。

是次系列讀書會分兩個周末開展四場主題活動，內容多元且貼近青年身心需求。9月5日上午，鳴弦以“職業·詩人——我的未來是否有詩人空間”為題，探討文學創作的職業路徑與個人發展可能；同日下午，陳家朗主講“城的連作——淺談地域文學分界”，梳理地域書寫的文化脈絡與文學特色。

9月19日上午，甘遠來帶領公眾深度解讀史鐵生經典《我與地壇》，從生命困境中挖掘“有



限中的無限可能性”；下午由瑋嵐主持“繪本療癒之旅”，聚焦成人繪本的溫柔力量，以輕鬆治愈的文本撫慰身心。

四場活動涵蓋創作職業、地域文學、經典解讀與療癒閱讀，多角度讓青年走進文學、觀照自我，在文字裡安放情緒、看見生活。

